

恩格斯等著 何封等譯

卡爾·馬克思

——人·思想家·革命者——



· 新中國書局發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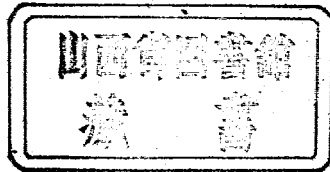
02.7
09/2

斯克馬·爾卡

者命革·家想思·人



021



行發局書國中 新

春長·月四年九四九一

213795

目錄

卡爾·馬克思	（恩格斯著）	何封譯	一一—一五
關於馬克思之死致索爾格的信	（恩格斯著）	何封譯	一六—一九
馬克思安葬演說詞	（恩格斯著）	何封譯	二〇—二二
卡爾·馬克思	（伊里諾·馬克思著）	封譯	二三—三一
六月事變	（馬克思著）	何封譯	三二—三七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與無產階級	（馬克思著）	何封譯	三八—四〇
卡爾·馬克思	（普列哈諾夫著）	何封譯	四一—五一
卡爾·馬克思	（列甯著）	董秋斯譯	五二—一九
憶馬克思	（拉伐格著）	董秋斯譯	二〇—二四
星期日在荒原上的遊蕩	（李卜克內西著）	董秋斯譯	一四三—一四九

馬克思與小孩子·····	(李卜克內西著	董秋斯譯)·····	一五〇——一五五
馬克思主義之停滯與進展·····	(盧 森 堡 著	蔣天佐譯)·····	一五六——一六四
一個工人對於卡爾·馬克思的回憶·····	(萊 斯 奈 爾 著	林淡秋譯)·····	一六五——一七六
馬克思與達爾文主義·····	(K. 普米里亞崔夫著	克 士 譯)·····	一七七——一八九
馬克思與隱喻法·····	(梅 林 著	羅獲南譯)·····	一九〇——一九四

卡爾·馬克思

恩格斯
何封譯

對於社會主義，因而並對於整個近代勞工運動，首先給以科學基礎的卡爾·馬克思，生於一八一八年的特里佛斯（Trier）。當他在波恩（Bonn）和柏林求學的時候，他所專攻的，最初是法學，但不久即離開這一領域而致力於歷史和哲學。一八四二年，當他就要充當哲學講師的時候，他曾爲威廉第三死後即已發生的那種政治運動所牽涉，因而也就轉入於另一種不相同的生活。他曾和萊因自由資產階級底領袖們（坎普浩生 Camphausen 漢賽曼 Hansmann 等等）協力在科倫（Cologne）創設了萊因報（*Rheinische Zeitung*），而在一八四二年底秋季，因爲馬克思對於萊因省議會之議案的批評曾惹起廣泛的注意，他遂成爲這新辦報紙底總編輯。不用說，萊因報是要遭受當時的檢查的，不過那種檢查還不足以控制這個報紙。（註一）萊因報差不多始終都能夠設法發表牠所要發表的東西。有時，無關重要的論文，寫來本是準備被檢查掉的，那麼就送將進去作爲一個引子。有時，爲要使檢查者感覺棘手，特告訴他說：「假如你

（註一）

萊因報底第一個檢查員是警務參事傑來夏爾（Dollerschall）。這位忠於其職守的檢查員有一次曾在科倫報中塗去一個但丁神曲之譯本（譯者爲斐洛萊提斯 Philolettas，即已去世的撒克遜王約翰）底廣告，並附加按語道：「不准用神來作曲。」

把這一篇論文檢查掉，明天我們底報紙就無法出版了。」當時，假如有十家報紙像萊因報那樣地大膽，有十家報紙底編者能夠在排字上再各浪費去幾百塔來（Thaler）（註二），那麼，就在二八四三年間，德國的報紙檢查辦法也就行不通了。但德國的報紙主人們是些怯懦的人兒，是些志趣不大而資力有限的平庸的傢伙，因而萊因報便祇好單獨作戰。牠底活動會使好幾個檢查員都知難而退。後來，竟施行了一種雙重的檢查制度，準備發表的稿件，在普通的檢查員許可之後，還須送呈省長廳候最後的核准，就是這種辦法也還是不能十分奏效。在一八四三年之初，政府看到這報紙實在是太厲害了，那麼萊因報便老實不客氣地被封閉。

馬克思在那年底夏天曾和耶尼·豐·威斯特發倫（Jenny von Westphalen）結婚，這時便遷居巴黎。在巴黎，他聯合着魯格（A. Ruge）發行了德法年刊（*Deutsche-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並由批評黑格爾底法律哲學着手，開始其一系列的社會主義的寫作。他還和本文作者共同出版了一本書，名叫神聖家庭；反布魯諾·包埃爾等人（*Die heilige Familie; gegen Bruno Bauer und Konsorten*），這是對於德意志觀念論哲學所取新近形態之一的一種諷刺的批判。

一方面從事於此等活動並從事於政治經濟學及法蘭西大革命底研究，同時，馬克思也還能分出時間來，偶而對普魯士政府施以攻擊。在一八四五年春間，普魯士當局為報復起見，便從

（註二）德國底一種銀幣——譯者。

恩紀左(Guizot)內閣下令驅逐這位犯者出法蘭西(據說在這一事件上從中謀孽的是豐·洪博爾特 Alexander von Humboldt)這時馬克思安家在布魯舍爾而在這裏他於一八四六年出版了他底論自由貿易(*Discours sur le libre échange*)並於一八四七年出版了哲學底貧乏(*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這是對蒲魯東底貧乏底哲學(*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的一種批評。一方面作着這些事體他同時還在布魯舍爾建立了一個德國工人協會(*Arbeiterverein*)從而對於實際鼓動工作作第一次的參加。「共產主義者同盟」本是一個秘密的會社已存在有數年之久了而在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及其政治的契合者相率加入這時他對於革命運動的參加便愈發積極了。「共產主義者同盟」這一團體也因此改變了牠底全般的性質。在這之前牠在規模及方法上多少總還是帶陰謀性質的一個集團。現在爲時勢所迫牠固然也還是秘密的但却成了共產主義者的一個宣傳組織也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一個最初的組織。凡是德國工人協會所在的地方牠都打下了基礎。所有英比法瑞諸國底工人協會以及德國底許多工人協會其份子也就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底份子而這一「同盟」在德國勞工運動底策略上曾發揮出顯著的作用而且也就是我們底這個「同盟」牠首先強調了我們底整個運動底國際性首先把英國人比利時人匈牙利人波蘭人等等聯合在一個工人階級的組織中而使他們成爲積極的參加者首先號召工人舉行國際的集會(特別是在倫敦舉行的那一次)。

依據着一八四七年間所舉行的兩次代表大會，這「同盟」發生了蛻化。在那第二次的大會上，大家約定要確立黨底原則，並把這些原則由馬克思及恩格斯起草爲宣言發表出去。這便是共產黨宣言底來源，而這個宣言也就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之前的不久和世人相見，且此後還被翻譯成爲差不多歐洲的每一種文字。

在布魯舍爾，有一家德文報紙叫作德文布魯舍爾報 (*Deutsche Brüsseler Zeitung*)，牠盡情地暴露了「祖國」之警察製造的樂園。這裏又有馬克思底手筆在其中發生作用，所以普魯士政府又施展手腕想要把馬克思驅逐出比利時，不過這回並未能收得效果。但在巴黎的二月革命之後，布魯舍爾也接着發生了一種民衆運動，弄得比利時好像也受到了革命底威脅，那麼比利時政府就對馬克思下手了，牠不由分辯地把他驅逐出比利時。在這期間，法國的臨時政府曾已通過佛洛孔 (*Flocon*) 邀請馬克思回巴黎，而馬克思也就接受了這次的邀請。

在法國的首都馬克思底主要事項是阻止當地德國工人那種狂亂的計劃，因爲他們曾打算把自己組織成武裝的隊伍，造成德國國內的革命，並建立起一個德意志共和國。馬克思曾指出第一，造成德國革命，這是德國自身底任務；第二，臨時政府中的拉馬爾丁 (*Lamartine*) 等人必然地會把在法蘭西地面上組成的任何外國革命隊伍出賣給敵人——像實際上在比利時及巴登 (*Baden*) 發生的那樣。

三月革命之後，馬克思赴科倫，他在那裏建立了新萊茵報 (*Neue Rheinische Zeitung*)。這

報紙從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起，發行到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爲止，牠是當時代表無產階級立場的、唯一的、民主運動底機關報。特別顯出這種作用的是牠對於巴黎六月革命（一八四八年）曾與以無條件的支持——這差不多是受到該報股東全體反對的一種政策。克魯茲報（*Kreuz Zeitung*）曾指斥新萊因報，說牠「喫了豹子膽」，竟敢對於上自國王、總督，下至普通警士，所有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切，無不肆意攻擊——而且這種攻擊竟發生在駐有八千軍隊的一個要塞的市鎮中——但這種指斥是無效的。已經突然變成反動份子的萊因自由主義者，瘋狂地咆哮起來了，而這種咆哮也是無效的。業經宣佈戒嚴的科倫地方當局，對於這份越軌的報紙，曾在一八四八年秋間與以停刊多日的處分，而這種處分也是無效的。佛郎克孚的「司法部」曾訓令科倫的檢察官根據本報所發表的文字逐篇提起公訴，但這也還是無效的。新萊因報之編輯和印刷的工作不受阻難的進行着；而且，隨着牠對政府及資產階級之日益猛烈的進攻，本報底銷路和聲譽也增大了。當一八四八年十一月普魯士政變發生的時候，萊因在每一期底開首都發出拒納捐稅和以暴力對暴力底呼籲。在一八四九年春間，牠曾被檢舉過兩次，一次是因爲這種過犯，另一次是因爲一篇專論；但在這兩次事件中，審判員都作了無罪的宣告。不過，後來，當一八四九年得勒斯登（*Dresden*）及萊因普魯士底五月暴動已經被鎮壓下去的時候，當普魯士反革命運動已經憑大量兵力底集中和動員來開始行進的時候，政府覺得有力量可以強迫新萊因報停辦了。五月十九日，該報用紅色印出了牠底最後的一期。

馬克思這時又回到巴黎了，但在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示威運動後的若干禮拜內，法政府向他提出了兩個條件，讓他選擇，要麼到布利塔尼 (Britany) 去居住，要麼完全離開法蘭西。他選取了後一條件，走往倫敦，此後他就一直在那裏居住。

在一八五〇年間，曾打算要用一種評論底形式把新萊因報在漢堡恢復起來；但由於反動底暴力增大，這種計劃不久也就擱下了。在巴黎政變（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之後的不久，馬克思寫出了路易·波拿巴爾底霧月十八 (*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一八五三年，他寫出了關於科倫共產黨人案件的揭露 (*Erhebungen über den kölnen Kommunistenprozess*)。本文最先是在美國波士頓出版的，後來在巴斯爾 (Basle) 更後又在萊比錫，都有再版出現。

在科倫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底份子被判刑之後，接着有十年之久，馬克斯退出了政治鼓動的工作。在這個期間，他主要地是專心去研究在大英博物院閱覽室中所可發見的那些經濟文獻底寶藏。在這個期間底前一段（直到美國內戰爆發為止），他始終是紐約論壇 (*New York Tribune*) 底一個經常的撰稿者，因而，除馬克思署名的稿件之外，這報還發表過出自馬克思手筆的論歐亞事件的一些重要的論文。他以英國官方文件之詳密的探討為根據而施與巴麥斯登動爵的攻擊，曾重新作為小冊子在倫敦發行過。

他底經濟研究底最初的成果定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Veconomie*) (一八五九年由柏林敦克爾 *Dunker* 出版)

這一作品裏，含有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以及貨幣理論之第一次的、有條理的說明。在意大利戰爭中，馬克思（撰文於在倫敦出版的一家德文報紙 *Das Volk* 中）忙着排斥那假裝爲解放被壓迫民族之自由運動的波拿巴爾特主義，而且還忙着痛擊當時的普魯士政策，表明普魯士是怎樣地藉口於中立而企圖趁火打劫。在這一牽涉上，還不能不對佛克特先生（*Karl Vogt*）加以攻擊，因爲他受了拿破崙親王（即「波隆波隆」*Plon-Plon*）底差使，正在下功夫爭取德國的「中立」（其意義是「同情」）受着佛克特之最可厭恨的及最有計謀的污蔑。馬克思在其所作佛克特先生一文（一八六〇年倫敦出版）中與以答覆。在這裏面，打着民主政治幌子的佛克特及其他幾位先生底詭計給揭穿了，而且，根據着內外兩方的證明，佛克特被指出是接受了「第二帝國」底賄賂。這一指責底正當，曾於十年後被證實，因爲在付給波拿巴爾特主義受僱者的賬目單（一八七〇年在杜伊賴利 *Tuileries* 發現，並由十月政府公佈）中，諸「佛」之中有一項是：「佛克特，一八五九年八月交給他了四〇・〇〇〇法郎。」

後來，一八六七年，在漢堡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這是馬克思底主要著作，是關於他底社會主義的經濟學。關於現社會制度之批評底要義，及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後果的一種說明。這一劃時代的書籍

在一八七二年出現了牠底第二版。現在，本文作者正在整理牠底第二卷。

在這個期間，歐洲各國的勞工運動也已經重新蓬勃起來了，因而馬克思在這時能夠用工作去爭取其久經鍾愛的一種志願底實現。這就是說，去設法建立歐美最進步的諸地方的工人協會，使牠能夠把社會主義運動底國際性具體地顯示給工人們並顯示給資產階級份子及諸政府，使牠能夠給無產階級以勇氣和力量，使牠能夠把恐怖打入其敵人們底心中。原本是爲了波蘭人（當時他們在俄羅斯政府手中又重新受到了壓迫）才召集的一個公共集會，在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倫敦聖·馬丁堂（St. Martin's Hall）舉行了，這裏便是一個機會。建立「國際工人協會」底提議，很熱烈地被通過，而一個駐倫敦的臨時的「總委員會」也被選出了。在這個「總委員會」中，而且在此後到「海牙代表大會」爲止的各屆「總委員會」中，馬克思都是其中的領導人。差不多所有「總委員會」發出的文件，由開幕演講詞（一八六四年）起，一直到法蘭西內戰（一八七一年）爲止，都是由他來起稿的。把馬克思在這個「國際」中的活動敘述起來，也許就是這「協會」底一部歷史，牠至今尙生存於歐洲的工人底記憶中。

「巴黎公社」底傾覆，曾把這「國際」底地位弄得站不牢了。在所有能成功的實際行動底門路都已被杜絕的一個關頭，牠竟被推進到歐洲歷史底前台上。把牠提高到第七種偉大勢力的那些事變，曾把牠底戰鬥力底動員及其在戰場上的運用弄得都談不到了——因爲失敗

該已經是無可避免的了，而工人階級運動也許會因此而遭受幾十年的停頓。而且，這個「協會」突然獲得的聲名曾已逗引上了一些爲個人虛榮所驅使的份子以及亟欲利用這組織來滿足其野心的一些個人，他們對於這「國際」底真正地位並不明白或並不關顧。非常的步驟是必須要採取的了，而這些步驟，又是由馬克思來想出的，並由他使其在「海牙代表大會」上見之實施。這「國際」在一個正式的決議中，曾聲明對於巴枯寧底行爲不負任何責任，而巴枯寧也就是上述那些愚蠢的和可憎的份子中的最活動的一個。當時（在一般反動底黯影之下）既然不能夠應付那向「國際」提出的更大的要求，既然除拚着犧牲消耗勞工運動之生命的血液而外不能夠積極地繼續活動，那麼大家就同意把這個組織暫時從舞台上撤退，而改以美國爲「總委員會」底駐在地。這一決定常爲人所批評，但結果曾已證明牠是正確的。一方面，這個辦法免除了「國際」在無效益的暴動上所被加給的責任。另一方面，各國社會主義工人政黨間那種繼續而親密的結合曾證明，利益底共同性及情感底融洽性（由於這「國際」底形成而在各地工人間喚醒起來的）能夠離開一種正式的「國際工人協會」底存在——牠在一時間間曾已成爲進步底障礙——而獲得積極的表現。

在「海牙代表大會」之後，馬克思終於能夠獲得了休閒而重新進行他底理論方面的研究；現在我們很可以希望，資本論第二卷能夠不久準備好付印。

在使馬克思之名將顯耀於科學史中的那許多的、重要的發現中間，這裏我們祇能舉出兩

種。

第一是他在我們對於普通歷史的一般認識中所造成的變革。到今日爲止，流行的見解是，歷史變動底終極原因應於人類之變動不居的觀念中求之；而且，在一切的歷史變動中，政治的變動是最重要的——是在歷史中佔主導地位的。人們不會費心去追問，觀念是從哪裏走入人們底頭腦中，也不肯去探討，政治變動底基本原因是什麼。祇有較新的法國歷史學派，以及，就某種程度而言，最近的英國歷史學者，才被迫而不得不相信，至少自「中世紀」以來，歐洲歷史底主要動力是新興資產階級向封建貴族奪取社會政治權力的那種鬥爭。但馬克思已經指明，到今日爲止的一切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底歷史；他並指明，在一切繁複的政治鬥爭中，真正的爭點僅在於社會諸階級之社會上的和政治上的優勢——是久已在位的某一階級要保持權力的，一種鬥爭，也是居於下面的某一階級要起而獲得權力的一種鬥爭。但這些階級是怎樣發生的，以及牠們底生存所依靠的是什麼呢？階級所由發生的，而且牠們底生存所依靠的，是社會在任何時生產生活資料及交換生活資料所稟受的物質條件。

「中世紀」底封建制度所根據的是小農社團底自足自給經濟，而這些社團底本身差不多會生產出牠們所需要的每一種東西，因而實際上也就沒有交換制度。但隨着城市底興起，曾發生了一種手工業制度，而且商業也發展起來了——起初是一國的，而接着是國際的。因而也就發生了城市的資產階級；而且，即在「中世紀」結束之前，這一個新的階級，在其與貴族鬥

爭之後，本也已經在社會底封建秩序中取得了被許與的地位。接着，從十五世紀中葉起，特別是在歐洲以外的世界被發現之後，資產階級開始看到有一個較前此廣闊得多的地面可供其作商業活動，因而對於其工業感覺到一種新的興奮。在大多數生產領域中，手工業讓位於工廠的製造制度。於是，由於十八世紀底發明（特別是由於蒸汽機底發明），大規模工業底發展就成爲可能的了；而這又反轉來發生了對於商業的作用，因爲，在較落後的國土中，牠排除了舊式的手工業，而在較進步的地帶，牠招來了新的交通手段——汽機轉運、鐵路及電報。這樣，資產階級便越來越能夠把社會的財富和社會的勢力集中在牠底手中，而政治的勢力却仍然專屬於貴族以及以貴族爲基礎的君主國家。但在某一階段上，資產階級也同樣地能夠奪得政治的勢力（這事在法國會由於大革命而發生過），那麼由此牠就可成爲統治階級，統治着無產階級及較微弱的農民階級。

依照這種看法，我們對於一切歷史的事變，就可以找到一種最簡單的、可能的解釋，祇要關於當時的經濟社會條件我們能夠有充分的認識——但我們底職業的歷史學者們却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一種認識！而且，這樣，對於流行於任何歷史時代的諸觀念，我們也就能夠馬上給以解釋，而認出牠們是當時的重要經濟條件以及由這些條件發生出來的社會政治關係底一種產物。馬克思底發現是第一次把歷史安放在牠底真正基礎之上。人類必須喫、喝、穿、住，總之必須工作，然後才能爭取統治或作政治學、宗教及哲學底修養——這一明顯的事實（雖然明顯，

但前此却被人忽略了。總算是能夠進入於牠底歷史的應有的地位了。

這種新的歷史哲學，對於社會主義的理論，曾具有非常的重要性。牠曾指明，到當時為止，一切歷史曾已是階級對立及階級鬥爭底歷史，又，向來都存有統治的和被統治的，剝削的和被剝削的諸階級；又，大多數人曾始終是被判與以艱苦的勞動和微乎其微的享受。爲什麼會是這樣呢？理由很簡單，不過是因爲，在所有社會演進底早先諸階段中，生產是不大發展的，因而歷史的進步確曾依靠着很少數的具有特權者底活動，而留給絕大多數人的任務却是生產他們自己底僅可謀生的生活資料，並給少數擁有特權者生產出一個日益優厚的份額。這樣的一種歷史分析，對於前此好像僅能用人類怨毒來解釋的階級統治，提供了一個自然的和合理的解釋。但牠底效用還不以此爲限，因爲，牠使我們能夠認出，近來，由於生產力底大增，把人類分爲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那種最後的藉口已經失去了——至少在世界較進步的諸國土中是這樣。牠給我們指明，那佔優勢的偉大的資產階級已經完成了牠底歷史的任務，已經不再能領導社會前進，而實際上已成爲發展生產底障礙了（這我們是可以看得出的，由於商業危機底發生，尤其是由於上一次的崩潰和由於一切地方底工業不景氣狀況）。同樣地，牠還指明，歷史的領導任務現在已擺放在無產階級底肩上了，而這一階級，憑着牠底社會的地位，却祇有一舉而廓清了階級的統治、壓迫及剝削，才可以使牠自身獲得解放。未後，牠指明，增長得爲資產階級所不能管制的社會生產力，祇是在等候着爲結合起來的無產階級所奪取，以便造成

一種事態，使社會每一份子在其中不僅都能參與社會財富底生產，而且還能在這財富底分配和管理上都各獲有相等的一份；牠並指明，憑着有意組織的全生產底管制，生產力和社會產物會大大地深化並擴大起來，乃至保證每一個人底合理的需要，都能獲得其進步無止境的滿足。

馬克思底第二個劃時代的發現是他對於資本與勞動的關係所下的明確的解釋；換句話說也就是對於在現社會之內以及在當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支配之下資本家剝削工人所循的方式，他所給與的說明。當經濟科學已證明勞動爲一切財富及一切價值之源泉的時候，人們當然一定會馬上接着要問：「事實上工資勞動者並未獲得由其勞動所造成的全都價值，而是不得不分去一份給資本家，那麼這種事實怎能和這種說明相協調呢？」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和社會主義者都極力想找到一種有科學效力的答覆，但他們底一切努力都是不成功的，一直到馬克思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看，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解答。現有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係以兩個社會階級底存在爲前提：一方面是佔有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的資本家；另一方面是被弄得一無所有而祇有勞動力可供出賣且亦不能不出賣以換取生活資料的無產者。但商品底價值，是由其在生產上所體現的，或在再生產上所應有的，社會必需勞動之時間底長短來決定的；而通常一個人之一日間、一月間、或一年間的勞動力底價值，則係由維持這一日間、一月間、或一年間的勞動力所應有的那一份生活必需品中所體現的勞動底多寡來決定的。我們且假定在一個工作日間維持一個工人底

生活所應有的必需品在生產上所需的工作時間是六小時，或假定（這也是一樣的）體現於這些必需品中的勞動代表着一個六小時的勞動量；那麼，在這種場合，這一日間的勞動力底價值，就會用體現六個工作小時的一個貨幣額來表現。我們更假定，僱用工人的資本家把這一個貨幣額付給工人了，因為這是這工人底勞動力底十足的價值。那麼，當這工人已經給那個資本家工作了六個小時的時候，他同時也就已經十足地償清了那個資本家底費用——已經用六小時的勞動償還了六小時的勞動。這樣也就沒有什麼剩餘給那個資本家了，所以那個資本家要從一種很不相同的觀點來看這一件事體。那個資本家要說：「關於這個工人底勞動力，我所買的不祇是六小時，而是一個整日；因而他要這個工人非作上八個、十個、十二個、十四個、或更多的（按當時的情形而定）一些個小時的工作不可，這樣就可以使那第七個、第八個、以及此後的一些個工作小時底產物成爲無報償的勞動底成果而落入那個資本家底荷包中。這就是說，這個受僱於資本家的工人所生產的不僅是他底勞動力底價值（他從他底工資上接受到的價值），而且還有一份剩餘價值，這剩餘價值首先是被劃歸那個資本家，而以後則按照一定的經濟規律分配給資本家階級全體，形成了地租、利潤、資本蓄積——總之，有閒階級所消費的或所囤藏的一切財富——底來源。」

這一說明指示出，近代資本家之財富底獲得無非是對於別人之勞動的掠取，對於別人之無報償的勞動底掠取，這和向奴隸或農奴強迫勞動的奴隸主人或封建貴族之財富底獲得是

一樣的；牠指示出，這些不相同的剝削形式，其區別僅在於掠取無報償勞動之方法上的差異。牠簡直是拆了佔有階級底台，使牠們無從再作虛偽的辯解，說法律和正義在支配着現有的社會秩序，說在這種秩序中已經建立了權利和義務底平等以及全般利益底一致。當代的資產階級社會，和前此的社會相同，看來也還是既少而又不斷減少的少數人用以剝削絕大多數民衆的一個巨大的組織。

近代的科學社會主義即係以這兩個顯著的事實為根據，以及其他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差不多同樣主要的發現，將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被與以進一步的發展；而第一卷中所不會提及的政治經濟學底某幾方面也將在其中被與以改革。我們可希望馬克思不久能把牠付印。

關於馬克思之死恩格斯致索爾格（註二）的信

何 封譯

親愛的索爾格：

你底電報於今晚收到了。

感謝之至。

關於馬克思底健康情狀，我未能向你按時報告，不斷的起落竟使此爲全然不可能。但這事底梗概却是這樣的。

一八八一年十月，在其夫人死後的不久，他曾受到了肋膜炎底侵襲。當稍稍痊癒的時候，他

（註一）Friedrich Anton Sorge (1828-1908)——是一個撒克遜 (Saxony) 傳教師底兒，曾因在巴登

加一八四八年關於憲法問題的鬥爭而被德國判處徒刑，後亡命瑞士，轉赴美國。他在美國很盡力於工人運動，並首先引導美國工人組織加入「第一國際」，後者曾因此而擴大影響並獲得經濟的支持。一八七二年九月，他代表美國工人組織出席「第一國際」海牙代表大會，曾充任該會主席。在這次會議中，他對抗着無政府主義派，極力贊助「國際」首腦部「總委員會」權力提高底議案而使牠獲得通過。同年「第一國際」總部遷紐約，索爾格任書記。直至其在一九〇六年死去爲止，他始終是國際工人運動底一個活躍份子。馬克思底一個忠實的戰友——譯者。

於一八八二年二月間被送至阿爾日埃 (Algiers) 當其旅行往該地的時候，氣候是寒冷的和潮濕的，而在其到達目的地的時候，他又害了一次肋膜炎。氣候仍然是很壞，但有一個時期，他底病狀顯得好些了，而因為熱季臨近，他於是又被送至蒙特·卡羅 (Monte Carlo)。到了這裏，他竟是在受着肋膜炎底第三次的侵襲，這算是比較緩和的一次。氣候是和先前一樣地惱人。當他後來搏鬥過他底復發的病症的時候，他曾去到巴黎附近的阿剛宋依 (Argenteuil) 和他底女兒朗格夫人 (Madame Languet) 在一起居住。鄰近有昂幾安 (Englien) 底硫磺泉，他經常到那裏去洗浴，藉以緩和他那歷久未愈的氣管支炎——效力還好，雖然苦惱的天氣始終未見改變。後來，他在維費 (Vevay) 過了六個禮拜，而當他在九月間回到倫敦的時候，他看來差不多是和先前完全一樣的了。醫生們都認為他可以到英吉利南部沿海的地方去過冬。事實是他非常討厭無目的的遊蕩，而重新來一次南歐的流放，大概會在精神上給他以更多的壞處，比之於在身體上所給他的好處。當秋日的霧開始在倫敦展佈的時候，他曾被送到懷特島 (the Isle of Wight) 上去居住。那裏，雨下個不休，而他又重新着了涼。在新年時節，當我和朔賴邁爾 (註二) 打算去看他的時候，消息來了，這消息使杜西 (Tussy) (註三) 不得不立時到那裏去和他同住。此後不久，耶尼 (朗格夫人) 去世——而他又重新為氣管支炎所侵襲。以他那樣的

(註二) Karl Schorlemmer (1834-1892) 德國的共產主義者。曼徹斯特的化學教授。恩格斯底一個朋友。

(註三) 伊利諾·馬克恩 (Eleanor Marx 1858-1898) 底小名。

年紀，而且看到經過的一切情形，這本是會使人覺得危險的了。而這時又現出一些複雜的情狀，最壞的是肺上生了潰瘍和氣力消失。但就大體說來，這病底經過還好，而直至上禮拜五，他底醫生中的主診者（倫敦的後起的名醫之一，是雷·朗開斯特 Ray Lankester 向他特別推薦的一個人）還覺得極有希望。但凡在顯微鏡下看過肺組織的人都知道，當一種潰爛過程在肺上蔓延的時候，很易於有出血底危險。所以，在過去六個禮拜中，每日早晨當我轉灣走進那一條街的時候，我心中總不免惴惴，惟恐看到那百葉窗下閉。昨日下午（下午是最宜於看他的時間）當我在二點三十分鐘到了那裏的時候，我看到大家都含着眼淚，因為終局好像是臨近了。我曾問及情形怎麼樣，並極力使他們向有希望的方面着眼。他僅祇有了一種輕微的出血症狀，但却發生了很嚴重的虛脫。我們底老朋友倫勤，曾已像母親關心病孩子似地很辛苦地照看着他，這時上樓去了，回來告訴我，他正在小睡，但我不妨到上面去。我看到他躺在那裏的，確是睡了，但是却永不再復醒地睡了。他停止了脈搏和呼吸。在倫勤不在身旁的兩分鐘間，他已經靜悄悄地，不感痛苦地與世長辭了。

自然界所必不可免的一切事體，無論是如何地可怕，都隨帶有其自身底安慰。現在也是這樣。醫術也許可以替他再爭取若干年的草木般的生存，也許可以——作為醫生底更大的光榮——使他成爲點點滴滴地死去的一個人而不至於使醫生們於突然間感覺到束手無策。但我們底馬克思，對於這，却斷乎是不能忍受的。活在世上，看到有許多未告竣的工作，但又爲欲使其

完成的一種無效的企望所煩惱——這比之於安然而迅速的死去要痛苦得多。他曾喜好伊壁鳩魯所說的那句話：「死亡僅對於後死者爲一種不幸，而對於死者則並不然。」我們怎能指望這位有能力的人，這位有天才的人，過着一種殘存的生活，去充當醫學底成績品，但也充當了他在氣力強盛時會已盡情打擊的那些庸俗小子們底輕侮底資料？不，現在這樣的情形該是千倍之好的了；千倍之好的情形該是，兩日後，我們把他送入他底夫人在其中永眠的那個墓中。

的確，在經過了先前的那一切情形（關於那些經過，我比之醫生們知道得更清楚）之後，我相信所可選擇的祇是死亡，抑或殘廢的生活。

就算是這樣罷，但人類畢竟是短了一個頭，失去了當代底一個最偉大的頭。

無產階級的運動，仍將繼續推進，但我們却再也找不到一個中心人物，讓法國人、俄國人、美國人和德國人能夠在緊要關頭自發地向他請教，並常常能從他接受到僅祇天才和美滿的知識才能提供得出的那一種清晰的和無可非議的指示。

當地的有財有勢的人們，那些小有才的人們——騙子們是不必說的了——今後該可以便宜行事了。最後的勝利是有把握的，但方向的偏差，暫時的和局部的迷離（勢已無可避免），今後將比之已往更爲常見耳。

好吧，好吧，我們必須要盡我們底能力苦鬥下去。否則我們在這裏作什麼？當然，我們是不會灰心的。

F·恩格斯 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五日下午十一時四十五分於倫敦

馬克思安葬演說詞

恩格斯
封譯

——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七日，海格特（Highgate）墓場——

三月十四日下午二時三刻，這位當代的最偉大的思想家停止了他在思想。他獨處了剛祇兩分鐘的時光；而當我們走進他底房間的時候，我們看到他，坐在椅子上，安安地睡去了——永遠地睡去了。

由於他底死亡，戰鬥中的歐美無產階級及歷史科學所受的損失，是不可以數量計的。這一巨人底死亡所造成的缺陷，不久就會被感覺到。

正如達爾文曾發現有機自然界的進化規律一樣，馬克思也發現了人類社會的進化規律。他發現這樣的一種簡單的事實（這事實向來總潛藏在那些意識形態的分泌物之下）即人類必須先有喫、喝、穿、住，然後才能留心到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這就是說，直接需要的物質生活資料底生產，連同着一時代或一民族之當前的經濟發展狀況，便是構成了的一種基礎，而在這基礎之上，建立了所說的國家、法律、藝術、宗教的諸觀念。這就是說，後者必須從前者中求解釋，雖然通常是把前者解釋作係由後者發出。

不僅是這。馬克思還發現了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以及這種生產方法所造成的資產階級社會之固有的、特殊的運動規律。剩餘價值底發現在這裏突然投放了光明，而先前的一切研究者（社會主義的批評者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一樣）却祇是在暗中摸索。

對於一個人底一生，像這樣的兩種發現不也就夠了嗎？一個人即使能作出一種如此其卓越的發現，也就是幸運的了。但馬克思在其所研究的每一方面（方面是不算少的，而其研究也是很詳盡的）都有獨立的發現——即在數學方面也是如此。

我已經描摹了這位科學家。但科學家却祇是這個人底一半。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歷史底動力，是一種革命的力。在一種純理論的發現中，在不曾有或竟永不會有實踐用場的一種發現中，他雖然也常能領略到一種純然的樂趣，但在其涉及對工業或對一般歷史進化能發生革命影響的一種發現的時候，他却常感到另一種大不相同的歡悅。例如，對於電學底進步以及近年來對於馬席爾·德布雷（Marcel Deprez）底發現，他曾付與以密切的注意。

因為，馬克思畢竟是一個革命者。協同以某種方法推翻資本主義社會並推翻這社會所造成的國家組織；協同解放出近代的無產階級（他曾首先給這個階級以啓發，使其意識到自身底需要，並明瞭其解放所必需的條件）——這是他一生一世的真正使命。戰鬥是他底本質。向來沒有幾多人能夠這樣熱烈地堅持地、和收得成功地進行着戰鬥。一八四二年的萊因報，一八四四年的巴黎前進報，一八四七年的德文布魯舍爾報，一八四八及一八四九年的新萊因報，一

八五二到一八六一年的紐約論壇報——他在這些報紙方面的工作；許多論政治的小冊子；在巴黎、布魯舍爾、及倫敦的多方面的活動；最後，作為其最冠冕的勞作，那「國際工人協會」底建立；在這些事業中你都可以看到他底紀錄。即使馬克思不曾作出別的什麼而僅僅建立了這個「國際」這也就是他大可以引以自豪的一種成就呵。

因為馬克思是一個活躍的革命者，所以他就成了當時最遭忌恨及最受污蔑的一個人。各政府，無論是共和的或專制的，都對他下逐客令。資產階級份子，無論是極端的民主黨人或保守黨人，都爭着散佈些關於他的謠言。他像對付蜘蛛網似地把這些都掃開在一邊，全然不理睬牠們，而僅祇在積極的意義上認為有必要的時候，才不憚煩地給牠們以答覆。但他一直到死去，却也還是在受着全世界——在歐亞方面東至西伯利亞礦場，在美洲方面西至加利福尼亞——千百萬革命工人底愛慕、崇敬和悲悼。我可以大膽地說，他也許至今還有許多的對頭，但他差不多沒有一個私人的仇敵。

他底聲名和勞作是會永垂不朽的。

卡爾·馬克思

伊利諾·馬克思
何封譯

在一個偉大的人物剛死後而立即給他作傳記，這在時間上是最不適宜的了，而況擔負這種工作的是一個熟知他和愛慕他的人，那就會有着加倍的困難。目前，在我，最多也不過僅能把我父親底生活作一種極簡略的描敘。我所陳述的將以單純的事實爲限，至於闡明他那偉大的理論和發現——逕成爲近代社會主義之基礎的那些理論，使全般政治經濟學起變革的那些發現——我則全然沒有這樣的企圖。但是希望，在將來的一期進步中，我能夠對於我父親底主要作品資本論並對於其中所揭示的真理加以分析。

卡爾·馬克思於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於特里佛斯，其父母均猶太人。他底父親是一個有大才具的人——是一個律師，很爲十八世紀法國的宗教、科學及藝術底思想所濡染；他底母親係匈牙利的猶太人之後，其先代曾於十七世紀間徙居荷蘭。在他底最先的小朋友中，有威斯特發命家的耶尼（後來成了他底妻）及埃得加（Edgar）。卡爾·馬克思即從他們底父親威斯特發命男爵（他本人有一半是屬於蘇格蘭族）那裏養成了最初的對於「羅曼派」的愛好；一方面他底父親向他讀弗爾泰（Voltaire）和拉辛（Racine）而同時威斯特發命却向他讀荷馬及莎士比亞。後來，這些都成了他所愛好的作家。在他受例有的學校教育的時候，他底

同學們對於他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他常好鬧玩笑，懼的是他隨時都可以寫諷刺詩去挖苦他們——在完畢這一段教育之後，他曾到了波恩和柏林去進大學，這時爲了他父親底歡悅，他在某一時期內研究法律，但爲了自己底喜好，他却又研究了歷史和哲學。一八四二年，他就要在波恩大學中充當講師（Privatdozent）了，但自一八四〇年威廉第三死後即已開始的那種政治運動却把他引入於另一種生活中。萊因之主要的自由主義者，坎普浩生和漢塞曼，曾協同馬克思在科倫建立了萊因報。由於馬克思之對於省議會的鮮明而勇敢的批評，很動人聽聞，於是，他，當時雖祇二十四歲，便被推爲該報底總編輯。他接受了這種職位，並藉此開始其對一切專制主義的，而尤其是對普魯士專制主義的，長期的鬥爭。不用說，這報紙是在一個檢查員底監視之下出現的——但那個不幸的檢查員却感到無從措手。萊因報總歸能設法把牠底一切重要文字都發表出來；而那個檢查員却毫無辦法。於是，從柏林派來了第二個「特別的一」檢查員；但就是這雙重的檢查也還是不能收效。後來，一八四三年，政府索性把這個報紙封閉了。就在這一年，馬克思和他自幼在一起的老朋友（已訂婚七年了）耶尼·豐·威斯特發命結了婚，並偕同他底年青的夫人走往巴黎。在這裏，他和魯格在一起出版德法年刊，並在這刊物中開始其一長系列的社會主義的寫作。他底第一個供獻是黑格爾法律哲學底批判；第二是關於猶太人問題的一篇論文。當年刊停辦的時候，馬克思曾給前進報撰稿，因而常有人說他是該報底編輯。事實上該報雖有淘淫，奧佛貝克（Overbeck）、恩格斯等人撰稿，但編輯工作却似

乎飄忽無定，從不曾有過一個真正負責的編輯者。嗣後，馬克思更出版了他和恩格斯合著的神聖家庭，這是針對着包埃爾及其黑格爾派唯心論者的一種諷刺的批判。

當時，馬克思一方面把大部分時間用去研究政治經濟學和法國革命，但同時却也繼續向普魯士政府進行猛烈的戰鬥，結果，普政府便要求紀左先生（據說，豐·洪博爾特這時適在巴黎，而此事即係由他經手辦理）把馬克思驅逐出法蘭西。紀左慨然地履行了這一要求，那麼馬克思便祇好離開巴黎。他走往布魯舍爾，並於一八四六年在該地出版了用法文寫作的論自由貿易。這時，蒲魯東曾出版了他底貧乏底哲學，而且還寫信給馬克思說，他在等候着他底「批評的笞杖（*ferule oritique*）」他並不會等候好久，因為，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出版了他底哲學底貧乏，答蒲魯東先生底貧乏底哲學，這「笞杖」打得真夠痛，也許不是蒲魯東所準備挨受的吧。就在這一年，馬克思在布魯舍爾建立了「德國工人俱樂部」，而更重要的是，他聯同着他底政治的友人們，加入了「共產主義者同盟」。這「同盟」底整個組織都被他改變了；原本是一個暗中活動的陰謀團體，現在却變成了宣傳共產主義原則的一個機關，假如仍保守秘密的話，那也不過是因為當時的環境使其不得不罷了。凡是「德國工人俱樂部」存在的地方，也都這「同盟」底存在，而且這是第一次具國際性的社會主義運動，因為有英國人、比利時人、匈牙利人、波蘭人及斯坎的那維亞人作牠底成員——這是「社會民主黨」之最初的組織。一八四七年，這「同盟」在倫敦開了一次代表大會，馬克思和恩格斯曾以代表資格出席該會；他們

並被派撰寫那有名的共產黨宣言——初次發表適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前，後來更翻譯爲差不多歐洲的一切文字。這宣言開首是檢討當時的社會情況。牠接着指出，舊的封建階級底區分是怎樣地逐漸消滅了，而近代社會是怎樣地逕直分成了兩個階級——資本家階級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剝奪階級和被剝奪階級佔有財富和權勢而並不生產什麼的資產階級，和生產財富但無所佔有的勞動階級。資產階級在其利用無產階級替牠向封建主義作政治鬥爭之後，已經在利用着這樣得到的權力來奴役無產階級。對於說共產主義目的在於「廢除財產」的指責，這宣言答覆道，共產主義者底目的僅在於廢除資產階級的財產制度，廢除那社會人口十分之九的財產已經被其廢除的一種財產制度；對於說共產主義者目的在於「廢除婚姻和家庭」的非難，這宣言反詰道，有什麼樣的「家庭」和「婚姻」對於工人們是可能的？這些字在他們全體看來還會有什麼真正的意義？資產階級已經在歷史上造成了偉大的革命，牠已經革命了整個的生產制度。在牠底指揮之下，已經發展出了當代的蒸汽機、自動紡紗機、汽錘、鐵路及海洋汽船。但其最革命的生產却在於牠生產出了無產階級，生產出那生存條件逼使其不得不推翻整個現有社會的一個階級。這宣言底結語是：

「共產主義者不屑隱匿他們底見解和目的。他們公開宣佈，祇有強權力推翻整個的現有社會秩序，才能够實現他們底宗旨。讓統治階級望着共產主義革命發抖吧。無產者檢不去什麼東西，不過是他們底鎖鍊。他們却有一個世界可贏取。聯合起來呵，一切國土中的無產者！」

在這期間，馬克思曾在布魯舍爾報中繼續進行其對於普魯士政府的攻擊，因而普政府又提出了驅逐他的要求，但未能收效。祇是二月革命在比利時工人中間引起了一種運動，這時馬克思才順便爲比政府所驅逐。但法國底臨時政府曾已通過佛洛伊德邀請他回到巴黎去，而這一邀請也就被他接收了。在巴黎，他住了些時，直到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之後，他才又回到科倫，並在那裏建立了新萊因報——這是代表工人階級的唯一的一報紙，牠會給巴黎底六月叛變者以勇敢的擁護。因爲這報紙毫無忌憚地攻擊着那些神聖的事物並蔑視一切權威——而且是在一個要塞中作這樣的事體——所以反動的和自由主義的各報紙便對牠加以排斥，但這種排斥是無效的。當局者曾藉口於戒嚴給這報紙以停刊六個禮拜的處分，但這種處分也是無效的。當着警察底面，這報紙居然又出現了，而且牠底聲譽和銷路反因着牠受人攻擊而更加增大起來。在普魯士的十一月政變之後，萊因報在每一期底首要處都號召人民拒絕繳納捐稅並以暴力對付暴力，爲了這，而且還爲了某幾篇文章，牠曾被檢舉過兩次——但都被宣告無罪。臨了，在得勒斯登、萊因諸省及南德意志的五月（一八四九年）暴動之後，萊因報終於被強迫停閉。最後的一期——用紅色印的——出現於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

這時，馬克思又回到巴黎，但在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示威運動之後，法國政府提出退居布利塔尼抑或離開法蘭西這兩途讓他選擇。他選取了後者，於是走往倫敦——在那裏他繼續着住居了三十多年。當時，他曾企圖把萊因報改作評論形式在漢堡出版，但沒有成功。緊接着拿

破倫政變，馬克思寫出了路易·波拿巴爾特底霧月十八，而在一八五三年，又寫出了科倫共產黨人案件底揭露——他在其中揭破了普魯士政府及警察之無恥的陰謀。

當共產黨人在科倫被判刑之後，馬克思在某一時期內曾從積極的政治生活中引退，而專心在大英博物院閱覽室中研究經濟學，爲紐約論壇報撰稿和作通訊，並撰寫攻擊巴麥斯登政府的小冊子和傳單，由大衛·烏爾夸特 (David Ure) 爲之作廣泛的分散。

在政治經濟學方面，他之長期的和懇切的研究，在一八五九年表現出了最初的收穫，即政治經濟學批判——這是最先闡明其價值理論的一種作品。

在意大利戰爭期間，馬克思在出版於倫敦的德文報紙民衆中，排斥那裝作給與被壓民族以廣大同情的波拿巴爾特主義，並排斥那伴爲中立而實欲趁火打劫的普魯士政策。在這個當兒，對於卡爾·佛克特的攻擊遂成爲不可少的了，因爲他受了「夜半刺客」(midnight assassin) 底賄賂，正在鼓動德國的中立，或甚至要德國同情。受着卡爾·佛克特之無恥的和有意的污蔑，馬克思曾在佛克特先生 (一八六〇年) 中給他及其同夥的紳士們以回答，指斥佛克特是在受着拿破倫底賄賂。恰恰是十年的光景，就在一八七〇年，這一指斥被證實了。法蘭西的「國防政府」曾發表了一個受僱用者底名單，而在「佛」字項下露出了「佛克特於一八五九年八月受到四〇,〇〇〇法郎。」(註一) 一八六七年，馬克思在漢堡出版了他底主要的作

(註一) 原文是“Vort—Il lui a été remis en argent, 1867……40,000 francs.”

品資本論(註三)關於牠我將在下一期進歩中另行論及。

在這期間，工人階級運動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因而馬克思便想到把那一種久經鍾愛的計劃實現出來——在歐美的前進諸國中建立「國際工人協會」。一八六四年四月間，有一個表同情於波蘭的公共集會，這便集攏了國籍不相同的一些工人，並決定建立「國際」。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這件事在舉行於聖·馬丁堂的一個集會(由比斯里教授 Doegly 主席)中照辦了。當時曾選出一個臨時的「總委員會」，並由馬克思起草就職演說詞及臨時規約。在那篇演說詞中，除把那甚至在商業旺盛年份中工人階級所受的困苦加以駭人的描摹之外，他還預言到一切國土中的工人們底團結，有如差不多二十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中一樣，他底結論是：「聯合起來呵，一切國土中的無產者！」那規約會說明建立「國際」的理由：

「看到，

「工人階級底解放必須由工人階級自身來爭取，這樣才可以使謀取工人階級解放的鬥爭不至於成爲一種謀取階級之特權和獨佔的鬥爭，而是一種謀取權利義務平等及廢除一切階級統治的鬥爭；

「勞動手段(即生活資源)獨佔者對於勞動者之經濟的壓制是社會困苦、智能衰退及政治依附等等奴役狀態底總根源；

「因而，工人階級之經濟的解放，是一個偉大的目標，而各種政治運動則應該作爲手段隸屬於這一目標之下；

(註二) 一八七二年出了第二版，而第三版亦翻騰印出。法文本及俄文本是在七十年代譯出的，而在大多數歐洲文

字中並已出現了縮本或節本。

「到現今爲止，一切趨向於這一目標的努力，其失敗都是由於每一國內的許多勞動區分開缺乏團結，並由於各工人階級間沒有友愛的聯繫。

「勞動底解放不是一個地方問題，也不是一個民族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牠把凡存有近代社會的一切國土都包括在內，而其解決則依附於最進步的諸國土之實踐的和理論的一致。

「現時歐洲之最工業的諸國中的工人階級底再起，一方面固然喚起新的希望，但同時也很莊重地警告人勿重蹈舊時的錯誤，並對於那仍屬渙散的一些運動要求其立即聯合。

「爲了這些原故，下方署名者已採取必要步驟從事於「國際工人協會」底建立。」

關於馬克思之「國際」中的工作，敘述起來會成爲這「協會」本身底一部歷史——因爲他雖然始終不過是德俄的通訊書記，但他却是歷屆「總委員會」底領導人。差不多沒有例外，那些「演說詞」——由就職演說詞以至最後的一篇——法蘭西內戰，都是由他來寫成的。在這最後的一篇演說詞中，他闡明了「公社」——使資產階級徒然感受苦惱的那個「史芬克司」(Sphinx)——之真正的意義。運用着既壯烈而又美麗的詞語，他在那腐敗的、出賣法蘭西給普魯士的「國賊政府」身上，加蓋了宣示其罪惡的烙印，他痛斥偽造犯茹爾·法凡(Jules Favre)高利貸者佛利(Ferry)及三倍之無恥的狄埃爾(Thiers)——「那個畸形的小鬼」拿破侖第一之「歷史的擦皮鞋者」——等人所組成的那個政府。把凡爾賽派所造成的兇殘情形和誓死保衛共和國（也就是現在佛利先生在其中充任內閣總理的那個共和國）的巴黎工人們底英勇不貳的氣概加以對比之後，馬克思結論道：

「工人們底巴黎連同着牠底「公社」將作為新社會之光榮而永遠被人稱頌。牠底烈士們已經在工人階級之偉大的心地上奪得了他們底神龕。牠底掃蕩者已經被歷史釘在那萬古不磨的枷鎖上，就是他們底祭司們要盡一切的禱告也是救贖不去的了。」

「公社」底顛覆，使「國際」陷於一種無法自存的地位。「總委員會」由倫敦遷紐約，遂成為必然的了，而這一措施，依據着馬克斯底授意，便在一八七三年的「海牙代表大會」上被決定。自此以後，這運動採用着另一種形式：一切國土中無產者間的不斷往來——這是「國際協會」底收穫之一——會表明一種正式組織底存在已經是不必要的了。但不管形式怎樣，工作却還是在進行着的，而且一定會繼續地進行，祇要當前的社會條件仍然存在。

自一八七三年以後，馬克思差不多以全部精力從事於他底著作，雖然中間因身體不好的原故而被延緩了幾年。他底主要作品底第二卷底手稿，將由他底最久的、最忠實的、和最親愛的朋友恩格斯與以編纂。還有別的手稿，或者也將被發表。

以上所說，是嚴格地以這個人底歷史的和傳記的節目為限。至於他底卓越的人格，他底淵博的學問，他底機智幽默一般的仁愛，和隨時隨地的同情，却都不是我所要說的了。總之：

那些素質在他底身上配合得應有盡有。

「這才是個人呵！自然大可向全世界誇口。」

六月事變

馬克思
何封譯

巴黎的工人們已經被優越的勢力擊潰了，是的，被擊潰了，但並未被消滅；他們已被戰敗，但真已被征服的却是他們底對方。野蠻勢力之暫時的勝利，牠所付的代價是滅絕了二月革命底一切失望和幻想，清除了舊有的一切共和黨派，把法蘭西人民劃分成了兩個民族——佔有者民族及工人民族。此後，三色的共和國將祇能有一色了，即戰敗者底一色，血色。牠已經成了一個紅色的共和國。

無論是從民族主義者底集團中，抑或從改良派底集團中並沒有哪一個確有共和聲名的人，站在人民方面！沒有其他的領導者，而且在暴動本身之外也沒有其他的手段，人民就是這樣地抵抗着資產階級及軍閥之聯合的勢力，其所經過的時間，較之充分具備軍事機構的任何法蘭西王朝對於資產階級所能作的抵抗，還要來得持久。法蘭西暴動之慣常的、狂熱的支持者——資產階級的青年、廣藝學校的學生、戴三角冠的人們——這回都站在壓迫者底一邊了，這是必要的，因為，祇有這樣，才可以排除人民之最後的幻想，才可以使其與以往完全斷絕。巴黎大學底醫科學生拒絕救助那些受傷的賤民，這也是必要的。科學之現時的存在，並不是爲的要幫助那些普通的人們，並不是爲的要幫助那些不爲路易·波拿巴爾特或馬拉先生（Marrast）

顯身手而却爲自己底人們作戰，因而也就犯了不名譽的，不可以言詞形容的罪惡的人們。

二月革命之最後的，官方的遺跡，「執行委員會」已經像霧之鬼影似地隱沒了。拉馬爾丁底地球已經變成了戰爭的火箭。

兩個對立階級（其中一階級剝削着另一階級）底同胞愛，二月間曾在巴黎底一切屋面上，在一切監牢上及一切營房上大書而特書的那種同胞愛——牠底真正的，質白的，平板的表現即是國內的戰爭，其形式最爲可怖的國內戰爭，資本與勞動間的戰爭。當六月二十五日黃昏時，這種同胞愛從巴黎底一切窗口放出了火箭，這時資產階級底巴黎光芒四射，而無產階級底巴黎却在燃燒，在流血，在悲傷。

同胞愛底拖延，祇以資產階級底利益能把無產階級底利益視若同胞而相愛的時候爲限。一七九三年舊式革命傳統底書獃子們；祈求資產階級施恩於人民的社會主義體系化者，僅在對無產者獅子有行催眠之必要時候才得自求妥協並滔滔說教的人們；需要舊有的整個資產階級制度減去一個戴王冠的傀儡的共和黨人；不願脫去制服而僅欲改變其剪裁式樣的王統主義者——這些人們在二月革命中都是人民底聯盟者，但人民在本能上所忌恨的却不是路易·腓力普，而是加了冕的一個階級底統治，御輦轂的資本。雖然是這樣，但也還是像往常一樣地恢宏，他們幻想着，他們已經是自己底敵人撲滅了，雖然他們僅是推翻了敵人的敵人，推翻了他們底共同仇人。

二月革命是一個很像樣子的革命是憑一般人喝采而成功的一個革命，因為向着君主政
治爆發的諸敵派在其中還不會發展起來，還可以和好地並排地睡在一起，因為，形成其真實背
景的社會鬥爭，還僅祇獲得一種稀薄的存在，僅祇有一種字句的存在。六月革命便是一種不像
樣的，是一種極可憎惡的革命了，因為，實質在其中已經代替了字句，因為，共和國底建立曾揭露
了那個怪物底頭臉，當牠撤除了那個燦爛的王冠之幌子的時候。

『秩序』是紀左底口頭禪。『秩序在華沙得勝了，紀左派的塞巴斯蒂亞尼 (Sebastiani)
曾這樣地說，當波蘭人被俄羅斯人削平的時候。『秩序呀！卡凡涅克 (Cavaignac) 也這樣地
叫着，這也就是法蘭西「國民會議」及共和派資產階級之兇惡的回聲。『秩序呀！』他底葡萄
彈這樣地拍拍地響着，當牠們掃射倒無產階級的時候。

自從一七八九年以來，在法蘭西資產階級所行的無數次革命中，沒有哪一次是對於秩序
的侵犯，因為，他們不會觸動階級統治，工人奴役制度，即不會觸動資產階級的秩序——雖然把
這種統治和這種奴役制度底形式變了又變。但六月却對資產階級的秩序下手了。所以，六月該
死！

在「臨時政府」之下，這是應作的事體，而且這也是必不可少的，這是既聰明而又妥適的，
即，告訴那些「心地寬宏的」工人們（根據官方千數次的揭示，說他們「曾甘於接受三個月底
貧困使這個共和國能夠便宜行事」）說，二月革命是為的他們底利益，或最主要的是為的他們

底利益。但在「國民會議」集會之後，可就有一種冷淡的聲調給人聽了。這時最關緊要的是——依照特列拉先生（Trelat）底說法——使勞動回歸於其舊有的條件。總之，工人們在二月間執刀弄杖，為的是把他們自己牽入於一個工業的危機中。

「國民會議」底職務在於把「二月」弄成沒有那回事，至少在與工人相關的處所是這樣，因為，這些人們是要被逼回到舊有的條件中去的。但「會議」却看到，這不是牠底權力所能辦得到的，因為，就是一個國王也不成功，難道一個國會還能向一個普遍的工業危機說，「到這裏為止，不准再厲害了！」就是這硬要消除那厭煩的二月間的輝煌詞句的「國民會議」也找不到根據於舊有的關係而可以行得通的辦法。牠曾把十七歲到二十五歲的成年工人徵為軍隊，或把他們投擲在路旁；牠曾命令外國人離開巴黎，把他們流徙到索洛尼（Solonia），甚至連到解雇之日止所應付的欠款也不給他們；牠對於壯年的巴黎人曾給以臨時的保障，使他們在軍事式組織的工藝內能夠勉強過活，但規定他們不得參加公共集會，換句話說，也就是規定他們不得復為共和政治底主張者。二月革命之後的動人的詞藻已經不夠用了，就是五月十五日之後的立法機關底變動也不行。問題是必須要從實際上決定的。「你們這一團糟的人們，你們做出二月革命來是為你們自己呢，抑還是為我們？」資產階級把這問題提出了，而且牠提出問題時所用的方式是祇有用葡萄彈和障礙物才能回答的。

雖然這樣，但如人民代表之一在六月二十五日所說，「國民會議」却也嚇呆了。當問題和

答案用血浸染着街道的時候，牠嚇呆了代表們也嚇呆了，有些是因為他們底幻想在砲火的煙霧中消散了，另一些是因為不能了解怎麼人民竟敢保衛其自身底最密切的利益。在後一種人看來，沒有什麼，這不過是因為有俄羅斯的金錢，英吉利的金錢，波拿巴爾特主義的鷹，君政主義者的百合，或其他某種護符，才會發生這樣的怪現象。但「會議」中這兩派人都覺得，在他們與人民之間的一道鴻溝是劃定了，誰也不敢代表人民說什麼。

當這種惶駭的情狀過了的時候，牠立即為暴怒所代替，而且對於那些犯着時代錯誤而繼續談同胞愛的、可憐的空想家和偽君子，大多數人都很合理地表示着深切的鄙棄。最要緊的是，我們不應該再聽受這種詞句或其曖昧的胸臆裏所含蓄的幻想了！當人們高呼“*Yae victis*”（被征服者該死）而其可恥的叫囂為拉·羅色雅格蘭（*La Rochejaquelein*）——王統主義者和俠義的熱情者——所唾罵的時候，「會議」中大多數人就好像給「打蘭吐拉（*Javan-tara*）」（註）咬了似地，都感染上了狂舞症。他大叫「工人該死」，以便遮掩這樣的事實：實在說來，被征服者並不是別人，而是他們自己；又要麼是他們自己滅亡，要麼是共和國滅亡。所以他們那樣拚死命地喊叫：「共和國萬歲！」

我們是否因為這種崩陷起於我們底脚下而就會被引入迷途呢？我們是否就會被那一種幻想所誘惑而認為關於國家形式的鬥爭是沒有內容和意義的呢？

（註） 雨歐的一種有毒的蜘蛛；受其咬者，發狂，會染上一種狂舞症。

祇有弱者和怯懦的人們才會提起這種問題。從資產階級的社會條件中自然發生出來的衝突，必將苦鬥到底；牠們不是耍把戲者所可耍消滅的。最好的國家形式是社會諸敵對在其中不被隱蔽的一種國家形式；是諸敵對在其中不被強力抑制，也就是說不被人工抑制，而最多也不過在表面上被抑制的一種國家形式。最好的國家形式是這些衝突在其中能獲得自由表現因而並獲得解決的一種國家形式。

有人會問我們：「對於因民衆狂暴而受害的人們，你們沒有眼淚，沒有喟嘆，沒有同情的話語嗎？」對於「國防軍」、「動員軍」、「共和軍」、「正規軍」所受的損失，你們都漠不關心嗎？」國家會關顧這些人們底寡婦和孤兒。他們會受到命令的表揚；他們會受到一種光榮的公葬；官方的報紙會宣揚其聲名不朽；反動底呵護者會很熱烈地把他們由東歐稱贊到西歐。

但那些賤民們，被饑餓煎迫着，被報紙辱罵着，被外科醫生漠視着，被一切「正直的」人們塗抹爲盜賊及放火者及罪犯，他們底妻子兒女們淪落到比向來都大的一個苦海中，活下的人們其最好者是遭受流徙——在他們底憂盛的額上，由民主的報紙加以桂冠，不也是十分應該的嗎？

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於科倫。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與無產階級

馬克思
何封譯

在人民報創辦四週年紀念日埃奈斯特·琼斯(Enrest Jones)邀請該報底排字工人及幹部人員進晚餐

「參加者有當時在倫敦的許多重要的英、法、德的民治主義者」晚餐後，主席琼斯提議向「歐洲無產者」致敬……

「當由馬克思博士致答如下：

「所謂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過是些微弱的事變，是歐洲社會之乾殼上的一些斷紋和裂痕。但牠們却預示了那一個無底的深淵。在那貌似堅固的表皮下面，牠們揭露了動盪的海洋，祇須擴展開來，便可把由堅硬的岩石所形成的諸大陸分裂成一些碎片。牠們在鬧噪和混亂中宣揚了無產者底解放，也就是宣揚了十九世紀底祕密，以及這一世紀之革命底祕密。不錯，社會革命並不是一八四八年間的新發明。蒸汽、電力及自動紡紗機都是具危險性的一些革命，甚至比巴爾白(Barbes)、拉斯巴義(Raspail)及布朗奇諸同志還要危險些，但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空氣，雖然以二萬磅的壓力壓在每一個人底身上，你們可曾覺得出嗎？同樣地，一八四八年以前的歐洲社會也覺不出有從一切方面包繞牠和壓迫牠的那一種革命的空氣。有一種重大的事實，有一種任何方面都不敢否認的事實，可作爲我們這個十九世紀底特徵。一方面，生活中已經發動了工業的和科學的勢力，這些勢力是前此任何人類歷史時代所猜想不到的。另一方面，却也有

了些腐爛底徵候，牠們遠過於關於羅馬帝國晚年所記載的那一些慘狀。在當代，每一件物事都好像是在孕育着牠底反對項。賦有特異力量的機器，本來是可以縮短人類勞動並增大其收穫的，但我們却看到牠使勞動挨餓並使牠工作過度。嶄新的財富底根源，憑着一種奇異的魔力，却變成了貧乏底根源。藝術底勝利似乎是以品格底喪失為代價。依照着人類控制自然之同一的步調，人好像是變成了別人底或自己底醜行底奴隸。就是單純的科學生活，除對於黑暗的愚蒙背景之外，似乎也放不出什麼光明來。所有我們底一切的發明和進步，其結果好像都不過是給與物質勢力以智慧的生命，並把人類生命蠢化為物質的力量。近代工業、科學與近代貧困、分崩，這二者間的敵對狀態；當代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這二者間的敵對狀態，是一種明顯不過的、敵抗不了的、和爭辯不得的事實。有些人也許會對着牠哭泣；另一些人也許想擺脫牠以便擺脫近代的衝突。他們也許會懸想，這樣顯著的一種工業上的進步需要由同樣顯著的一種政治上的退步來予以完成。至於我們呢，對於繼續標誌這一切矛盾的那一個惡毒的鬼影，我們是不會錯認的。我們知道，假如對於嶄新的社會力要想加以滿意的運用，那就祇須由嶄新的人物來掌管着牠們就好了——而工人們却正是這樣的人物。他們同機器本身一樣，也是近代的創製品。在那使中間階級、貴族及可憐的倒退預言家陷於惆恍迷離的諸迹象中，我們認出了我們底老朋友羅賓·古費婁（Robin Goodfellow）^(註)認出了那隻會在地下很迅速地打洞的老田鼠。

(註) 一種會捉弄人的小鬼——譯者。

那個有價值的先驅者——革命英國的工人是近代工業最先產生的一些哥兒。那麼，對於這種工業所造出的社會革命——意味着全世界工人階級解放而且和資本統治及工資奴役制度同樣普遍的一種革命——他們在協助上自然也不肯甘居人後。我知道英國工人階級自前世紀中葉以來所已經經過的那些英勇的鬥爭，那些並不因中間階級的史學家底掩蔽和抹殺而即減退其光榮的鬥爭。在中世紀的時候，日耳曼有一種祕密的法庭，叫作「反沒審判所（Verdämgericht）」爲的是要報復統治階級底罪行。假如某家房屋被記上一個紅色的十字，那麼人們就知道，這房主是被「反沒」定了死罪了。現在，所有歐洲底房屋都已經被記上了一個神祕的、紅色的十字，歷史是審判官；而無產者就是牠底行刑吏。」

卡爾·馬克思

G·普列哈諾夫
封 譯

火花第三十五號底出版期適逢馬克思逝世底第二十週年紀念日，所以在這裏要分給他一個首要的地位。假如偉大的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的確是十九世紀底一個最值得注意的社會現象，那麼「國際工人協會」底創立者自然也就是該世紀底一個最值得注意的人物。把戰鬥者和思想家融合爲一體，他不僅組織了國際工人隊伍底勢力，而且他（協同着他底摯友佛力得里赫·恩格斯）還給這一隊伍鎚鍊成了一種強有力的、精神的武器，使他們能夠藉着這種武器底幫助，把他們底敵人打敗過許多次，而且在不久的將來，還可以取得完全的勝利。假如社會主義已經是科學的了，這我們不能不歸功於卡爾·馬克思。又，假如覺醒起來的無產者現在充分明瞭社會革命是走向工人階級最後解放的一個基本的步驟。明瞭這種革命必須由工人自身來造成，假如他們表明他們自身是資產階級社會制度底一些不妥協的和不鬆懈的敵人——這些事體都要歸因於科學社會主義底影響。從實踐的觀點看來，科學社會主義與烏托邦社會主義不同之處在於前者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底基本矛盾，牠無情地指出此派或彼派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所提出的各種社會改良計劃（有時是很巧妙的，而且照例是極其仁厚的）——他們作爲消滅階級鬥爭及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建立和平的唯一的方

而提出的那些計劃——底無效。今天，已經採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而忠於其精神的工人們，在思想上及情感上總歸會是一些革命者，總歸會屬於最『危險』的那一類的革命者。

比之十九世紀底其他任何社會主義者，馬克思都更為資產階級所忌恨，這是馬克思底榮幸。另一方面，他在那同一時代中作了無產階級所最尊崇的導師，這是他底值得人忌妒的一個地位。正當剝削者把仇恨集中在他身上的時候，被剝削者却以最大的可能的榮耀稱道他底名字。現在，在二十世紀開首的這些年份中，全世界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們都把他看作他們底導師，都是很自豪地把他看作歷史中最廣博和最淵深的天才之一，最高尚和最能作自我犧牲的人格之一。

一八九〇年四月稍維也納的一個資本家的報紙曾寫道，『舉行「五·一」慶祝所要紀念的那個聖者叫作卡爾·馬克思。』一點也不錯，全世界工人們在每年所組成的那些盛大的「五·一」示威運動，雖然並非顯然有意地是為着要向卡爾·馬克思致敬，但對於紀念這一天才者——他底綱領曾把工人們為改善其出賣勞動力的條件的日常鬭爭和反對現存經濟制度的革命鬥爭聯結成一個融洽的整體——却是一個巨大的貢獻。但這種慶祝和宗教的祭典却沒有什麼共同的處所；因為當代的工人們尊崇他們底『聖者』是和他們把幸福的日子拉近一同情深的，而所謂幸福的日子，也就是到了那時，被解放的人類把天國建立在地上，至於天上的事，則讓那些安琪兒們和小鳥們去隨意處理去。

在那些流行的、關於馬克思的、惡意的傳說中，我們應該數出這樣的一種笑談來，即據說資本論底作者是敵視俄羅斯人的。但他對於俄羅斯的沙皇制度，的確是一個毫不隱瞞的仇敵，因為牠一向都是在扮演着一種國際警察底腳色，隨時都想碾碎被壓迫者底任何解放運動，不管牠在什麼地方開始發動。

馬克思曾很深切地注視着俄羅斯內部發展之每一真實的表現，而且，在這一點上，對於到手的事體，他曾顯出一種根本的認識，這差不多是在西歐與他同時代的任何人所不會有的。我們從德國工人萊斯奈爾（Lessner）底一個工人底馬克思回憶錄中可以知道，在資本論俄文譯本出版的時候，他是如何地高興，而且他是怎樣樂於知道，在俄羅斯也有人能夠了解並傳播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共產黨宣言俄譯底序文會表明，馬克思對於俄國革命者的同情以及其對於俄國革命迅速成功的熱望是怎樣地使他對於我們底當時的革命運動加以顯然的、重新考慮。他同羅巴丹（Lopatin）及哈特曼（Hartman）的關係曾證明俄羅斯的流亡者在他底待人優厚的家中總能夠受到如何熱誠的一種歡迎。（註一）他和赫爾深（Herzen）的爭論，一部分是由於偶然的參差，但一部分也是由於他很有根據地不相信「斯拉夫愛者的社會主義」（slavophil socialism）（註二）而我們這位大名鼎鼎的俄國同胞，不幸得很，在一八四八

（註一）萊斯奈爾寫道：「馬克思底房屋對於忠實的同志始終是公開的。」

（註二）由於在俄羅斯經濟落後的情形中農村公社廣泛存在之故，俄國於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間出了些對此持

——一八五一年之絕大失望影響之下，却恰恰成了這種主義在歐洲著作界中的傳達者。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中對於「斯拉夫愛者的社會主義」的痛擊，與其說是可責怪的，倒不如說是值得稱贊的，尤其是在近來，這種社會主義居然又在所謂社會革命者底黨綱中復活起來了。至於馬克思和巴枯寧在「國際工人協會」中的劇烈鬭爭，這倒和這位無政府主義戰士之俄羅斯的原產地沒有什麼關係，而其簡單得多的解釋要在於這二人間的見解相反。（註三）當「勞動解放社」開始在俄羅斯革命者中間傳播社會民主思想的時候，恩格斯在寫給費拉·沙蘇里奇（Vera Zassulich）的信中說，這事不發生在馬克思活着的時候，這是很可惋惜的，因為（恩格斯說）馬克思對於本社底文字功作會給以誠心的歡迎。假如這位卓越的資本論

沾自喜的知識份子，他們認為這是斯拉夫民族優異處，而且惟有斯拉夫民族可以不齊西歐資本主義的「風撻」而逕直以農村公社為基礎建立起自由、平等的社會。持這種見解的人們即所謂「斯拉夫愛者」——譯者。

（註三）時而為「馬克思主義者」但現在却是一個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杜干巴爾諾夫斯基先生（M. Fugan-Baranofsky）在他底最近經濟學史筆錄中（頁二九四）重述着無政府主義者的胡塗說，關於散佈諷文字攻擊巴枯寧的事，馬克思也有份。通常為支持這一捏造所援引的證據，這裏殊不便考察。關於這事，我將在曙光（Zarya）中與以充暢的論述，藉以使杜干巴爾諾夫斯基先生之輕心的論斷獲得其應有的估價。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底這位前馬克思主義者並未會費一番心思，用批判的態度去考察他所依的根據。他僅是重述着「一種指責，而這種指責，因為沒有任何證明可資援引，倒真地成了一種「誣謗」。

著者能夠活到現在，當着這麼多的俄國工人都已經成了他底信從者，他該說些什麼呢？假如他能聽到像新近發生於羅斯托夫（Ростов-о-н-Дону）者那樣的事變，他該是如何地高興呵。在馬克思生時，一個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可多得的，而這樣的一個俄羅斯人，對於他底國人，至多不過希望他們用愛惜的態度來看待他就是了。近來，馬克思底思想已經支配着了俄國的革命運動。至於那些依照着古老的習慣，全般地或部分地，排斥馬克思主義的俄國革命者，實在久已不是前衛中人，而且（雖然他們大多數也還是在繼續叫喊革命口號）他們已經不自覺地走進落伍者底那一個大的陣營中去了。

關於馬克思論戰底方法，關於他對敵人攻擊底頻繁和猛烈，曾已寫出過許多的胡說八道。和平而稍愚蠢的人們曾已把這些吵鬧解釋作係由於他之抑制不住的、好爭辯的熱情，而這種熱情，據說，則又依附於一種惡毒的心性。事實上，他所從事（特別是在其社會主義活動底前些時日）的那種差不多無休止的文字鬥爭並不是他底個人性格底表現，而是由於其思想堅持上的重要性。他是在實踐上及理論上無保留地持階級鬥爭見解的最先的社會主義者之一；他是在無產階級利益與小資產階級利益間首先作明顯判別者之一。所以，他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底擁護者（特別是當時在德國知識份子中間，這種人是很多的）常常發生猛烈的衝突，原是不足為奇的。假如避免和這些人鬥爭，那就等於放棄了這樣的一種思想，即團結工人使自成一政黨而不被束縛在小資產階級底尾巴上。『我們底任務』馬克思於一八五〇年

在新萊因報中寫道，「必須是，比起對着我們所公然宣稱的敵人來，特別是要對着我們底自命的朋友們，作不寬容的批評。我們底態度既然是這樣，那麼我們就應該欣然放棄那一種廉價的、民治的聲望底享受。」公認的敵人並不是怎樣很危險的，因為他們並不能蒙蔽無產者底階級意識；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憑着他們底所謂「超階級的」綱領，却不斷地把許多工人引入迷途。和這些盲目的嚮導們作鬥爭，是必不可免的，而馬克思便曾經用他那慣有的熱烈和不可仿效的技巧去進行這種鬥爭。我們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必不可失去他底範例所給與我們的利益；我們底工作環境，和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前的德國情形比來，是很相似的。我們現在爲一種特殊的「俄羅斯社會主義」底使徒們所包圍；我們決不可忘掉，工人利益所賦與我們的任務也是要不寬容地去批評我們底自命的友人們（去批評社會革命黨人，比方說）——無論這種爽直會使那些主張各革命黨派間和平及融洽的、用意雖善而究屬愚蠢的人們如何地感覺到不安。

馬克思底教訓是近代的「革命底代數學」。這種學問底了解，對於要向現有事物秩序作聰明鬥爭的一切人們，是必不可少。這道理真實得很，所以在有一個時期，俄羅斯資產階級底理論家會切實感覺到有成爲馬克思主義者底必要。他們看到，就其對民粹派之陳舊的理論（顯然與俄羅斯新經濟狀況相衝突的一些理論）作鬥爭而言，馬克思底思想是不容捨棄的。資產階級的青年理論家，對於這一點是認識得很清楚的，因為他們對於當代的社會學著述比較地

熟悉。他們曾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而且，在這旗幟下奮鬥着，曾得到了相當大的聲譽。但在民粹派已澈底被擊潰的時候，在其陳舊的理論已一敗塗地的時候，我們底新製的馬克思主義者却決定，馬克思主義已經替他們服務過了，現在該要遭受嚴厲的批判了。進行這種批判所藉口的是，社會學思想決不會是穩立不動的；但其真正的結局却是，我們底偶有的同盟者撤退而向西歐資產階級社會改良派所佔的陣地中走去了。看，關於這種大吹大擂的「批判的」運動，其結果是多麼地可憐！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人和這些藉「批判」轉變的人們採取共同行動，這已經是多麼行不通的。阿當初的確曾有過一種企圖，要和他們聯合作戰，反對共同的敵人；曾存着一種希望，覺得見解底接近或是可能的。但較熟的考慮曾指出，我們底新馬克思主義者之倒退入資產階級改良派底陣營中，不僅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而且也是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真理的一種象徵的實證。在一八九五及一八九六年間，馬克思主義的潮流在俄國掃除了與無產階級無共同之處而且對工人解放鬥爭不關心的人們——他們和工人運動是無緣的，一則由於其社會的地位，而同時也由於其精神的和道德的特徵。在有一個時期，在聖彼得堡政府官署中談一談馬克思主義，是很時髦的。假如這種情形繼續存在，那就不得不承認，科學社會主義建立者曾宣稱人們底思想方式係依附於其生活方式，以及上層階級不能成爲近代社會革命底戰士，那該是錯誤的了。但在對民粹派反動企圖戰勝之後不久即開始的那種「對於馬克思的批判」却又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是對的。「批判者底」思想方式係受決定於其社會的地

位。在他們對「教條狂熱」的反抗中，他們實在是反抗馬克思主義教訓之革命的內容。他們所需要的馬克思並不是畢生辛勞、貧困奮鬥而永不止地去栽培反資本主義剝削的神聖火苗的那個馬克思。作為革命無產階級之領袖的馬克思，在他們看來，是不順眼的，而且是「不科學的」。他們所能引用的馬克思，僅祇是在共產黨宣言中宣稱，祇要資產階級在反專制君主政體的鬥爭中表明其自身是革命的，那麼對於這一階級便願意加以支持，而且並願支持小資產階級的那個馬克思。他們對於馬克思底社會民主綱領，僅關心於其民主的半面。他們底態度是最自然不過的。但這些十分自然的發展却表明，要把這樣的人們看作社會主義者，是沒有什麼保證的。他們底地位在乎自由反對派諸勢力之間，他們（有如解放——*Osvobodzenie*——底編者斯特魯威——*Struve*——所表現的）給與後者以熱力、才能及文字的技巧。

將來是會要表明馬克思主義理論之真實的——還不僅在俄國是這樣。大家都知道，西方的科學家曾在一個很長的期間中不理睬馬克思主義，而僅祇把牠認作是革命狂熱底一種產物。但事情終於是越來越明白的了，即令是帶着資產階級的眼鏡的人們也會看出，這種革命狂熱底產物至少有一個大的優點——牠對於社會學研究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隨着原始文化、歷史、法律、文學及藝術之科學研究底進步，有着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看到，唯物史觀底理論，是不能不採用的；即令他們大多數嚮來都不會聽說過馬克思及其理論；而聽說過馬克思的人們則很害怕他底理論，因為這些理論是唯物的，因而（在資產階級看來）也就是不道德

的，而且是對社會安甯的一種威脅。雖然如此，但我們也還是看到，唯物主義的解說已經是在獲取其學術界中的居住權。去年（一九〇二）美國的經濟學教授塞里格曼（Elwin R. A. Seligman）出版了一本書，叫作經濟史觀（*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這足以證明官方的科學供奉們也漸次感覺到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之非同小可的科學的重要性。塞里格曼甚至還說明了資產階級科學界之所以至今未能採用並了解這種理論底原因。他直率而坦白地說，馬克思之社會主義的推斷已經嚇住了科學的人士；但他告訴他底科學的弟兄們說，這些社會主義的推斷是可以被屏棄的，因為所須保留的祇是牠們所根據的那種歷史的理論。這種聰明的想法（這裏我不妨順便提及，在一個較早的時期，這種見解曾已被斯特魯威在他底評語（註四）中彰明較著地，雖然是微弱無力地，提出過）又給我們證明了，駱駝攢過針孔比之於資產階級理論家達到無產階級的理論還容易些。馬克思由脚至頂都是一個革命家。他反抗「上帝」和資本，猶之乎普洛米修斯（Prometheus）反抗宙斯（Zeus）。像普洛米修斯一樣，他可以自道地說，他底任務是要教育那些知道人生悲歡因而不敬重一個敵視人類的神靈的人們。但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却服侍這位神靈。他們底任務是使用着情神的武器去保衛他底領域，而站立在他們背後的警察則使用着警棒，兵士們使用着來復槍和刺刀。資產階級科學家底業務在於僅祇使用那些對「上帝」或對資本不發生危險的理論。在法蘭西或在

（註四）一部俄國的著作，一八九四年聖彼得堡出版，其全名稱是俄國經濟發展問題評語。

其他講法國話的地方，關於這一點，科學家們較之在其他各處要坦白得多。例如那位名作家拉費賴伊（Laveleye）就說過，經濟科學是必須要全盤革新的，因為自從層級的巴斯提亞（Bastiat）在既定的秩序底保衛上取得妥協以來，牠已經不復能履行牠底任務了。新近不久，貝蘭（A. Béland）在他底論政治經濟學派別的一本書（註五）中，曾用一種有趣的尺度來估量各種經濟理論。他問道，「牠們中間哪一種能夠提供一種最有效的武器去打擊社會主義呢？」所以，很顯然，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在採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時候，是要「用着批判的精神」來進行的。他們對於馬克思之「批判」底嚴酷，足以表明那個大無畏的、不屈不撓的革命家底見解和統治階級底利益沒有可以妥協之處。又同樣顯然的，是一個自相一致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對於馬克思底歷史哲學，比之對於馬克思底經濟理論，要容易接受些，因為，唯物史觀之爲害底可能性，比起剩餘價值底理論來要小得多。（註六）後一理論——資產階級的最猛烈的馬克思

（註五） *Les Ecoles économiques au XIX^e siècle* 共三卷，一九〇二—一九一二年巴黎出版。

（註六） 正如在前面把馬克思底綱領分爲兩個「半面」一樣，普列哈諾夫在這裏又對馬克思主義底唯物史觀及剩餘價值理論與以機械的分割而未能很堅定地把握住二者間的統一性，雖然在五年後——一九〇八——他所發表的馬克思主義底基本問題中他曾說過「馬克思底經濟見解是和他底歷史見解密切地交織着的。」且更顯得錯誤的是，他自己竟不知怎地會看出「唯物史觀之爲害」對於資產階級——譯者「底可能性，比起剩餘價值底理論來要小得多！」假如剩餘價值理論「嚇住了」資產階級學者是因為牠是一種「剝削理論」，而唯物史觀又何嘗不是以歷史各發展階段中的各種經濟剝削方式（連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在

批評家中有一個人給了牠一個顯豁的名稱，叫作剝削理論——在資產階級的圈子內始終被稱爲是「無根據的」。現今資產階級的文化人所尚的是「主觀的」經濟理論，依照這種理論，經濟現象和生產條件——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係以這些條件爲其本源——並無任何關係。目前在工人階級意識正大踏步向前邁進的時候，任何關於這樣一個問題的提起，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看來，都好像是特別地不如願。

馬克思之經濟的、歷史的、及哲學的思想，就其可畏的完整而言，是不會被人接受的，祇有對於無產階級的理論家是例外，因爲他們底階級利益所相與聯關的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底保存，而是其傾覆——一言以蔽之，是社會革命。

內) 底探討爲其基本的內容。至於所說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對於馬克思底歷史哲學較易於接受些，這恐怕祇是普列哈諾夫底一種幻覺。即就他所舉出的塞里格曼底「經濟史觀」而言，現在我們並不難看出他和馬克思底唯物史觀是無緣的。在普列哈諾夫時代，資產階級的學者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果會分別地接受過嗎？還是可能的嗎？但我們在今日所看到的祇是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之一股腦兒的排斥——譯者。

卡爾·馬克思

列甯著
董秋斯譯

I 馬克思的生平

卡爾·馬克思，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于普魯士的萊因省，特里爾市 (city of Trier) 他的父親是一個律師——一個在一八二四年加入新教的猶太人。這家庭是小康的，開明的，但並非革命的。畢業于特里爾高等學校 (Gymnasium) 以後，馬克思先入波恩大學 (University at Bonn)，然後轉入柏林大學，他在校中習法學，但把大部分的時間用在歷史和哲學上。在一八四一年，修畢大學課程時，他提出了關於伊壁鳩魯哲學的博士論文。(註一) 馬克思在那時依

(註一) *Differenz der demokratischen und epikureischen Naturphilosophie* [德蘭克利圖的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間的歧異] 由梅林格發表于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 Marx, F. Engels, und F. Lassalle* [馬克思、恩格斯、拉薩爾的學術遺產] 本書共三卷，一九零二年在斯圖加特 (Stuttgart) 出版，包括由一八四一到一八五〇年的再版節本和散文選錄。這篇博士論文的全文載入一九二七年在弗蘭克福 (Frankfurt, a. M.) 出版的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馬—恩全集] 第一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這是由馬—恩學院編輯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著作的定本預定三十六卷的第一卷——編者。

然是黑格爾的觀念論的信從者。在柏林他屬於「左翼黑格爾派」(布魯諾·包爾(註二)等人)這一派人想從黑格爾的哲學中得出無神的和革命的結論。

大學畢業以後，馬克思移居波恩，想作一個教授。不過，德國政府的反動政策(曾於一八三二年奪去費爾巴哈的講座，又於一八三六年禁其講授，更於一八四二年禁止青年教授布魯諾·包爾在大學演講)迫使馬克思放棄度學院生活的想頭。那時左翼黑格爾主義的思想在德國的發展是很快的。特別是費爾巴哈，在一八三六年以後，便開始批評神學並轉向唯物論，到了一八四一年，唯物論在他的思想中佔了優勢(*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參考基督教的本質])在一八四三年，他的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將來哲學的原則]便出現了。關於費爾巴哈的這些著作，恩格斯後來寫道：「我們必已親自受到這些著作(註三)的解放影響。」「我們」(左翼黑格爾派，馬克思也在內)「即刻成爲費爾巴哈主義者了。」在那時，萊因省的急進資產階級分子(與左翼黑格爾派有多少共同之點)在科倫(Cologne)辦了一個反對派的報紙，名爲 *Rheinische Zeitung* [萊因報]，於一八四二年一月一日發刊。

(註二) Bruno Bauer——譯者。

(註三) 嚴格地說，是「這一部書」在他所著 *Indwie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英譯 改名爲費爾巴哈——社會主義哲學之祖，一九零三年在芝加哥出版] 中，恩格斯只提到基督教的本質——編者。

馬克思和布魯諾·包爾被邀作主要撰稿人，到一八四二年十月，馬克思便作了該報的編輯主任，遂由波恩移居科倫。在馬克思的主持下，該報革命的民主傾向愈來愈顯著，政府先施以再度和三度的檢查，終於在一八四三年四月一日下令封閉。(註四)這時馬克思被迫辭去編輯的職務，但他的辭職並不能挽救該報，終於在一八四三年三月被迫停刊。馬克思在萊茵報上發表的比較長的論文，在後面所列之外。(註五) 恩格斯更錄有關於摩塞爾流域 (Moselle Valley) 製酒業農民狀況的一篇。(註六) 馬克思的報紙工作，使他明瞭，他對於政治經濟學的修養不夠，於是他開始勤勉地研究。

在一八四三年，馬克思與燕尼·威斯法倫 (Jenny von Westphalen) 在克魯支拿哈 (Kreuznach) 結婚。燕尼是他童年的友伴，在他的學生時代便已訂了婚約。他的夫人出身於普魯士貴族的一個反動家庭。她的長兄是普魯士最反動的時期 (一八五零到一八五八年) 的內政部長。在一八四三年秋季，馬克思去巴黎，爲要在國外同魯格 (Arnold Ruge) 生於一八零二年，死於一八八零年，一個左翼黑格爾派，由一八二五到一八三零年在獄中，一八四三年後

(註四) 俄文原本製作一月一日。檢查局的通知于一八四三年一月未發出，而禁止的命令却于三月三十一日公佈。

馬克思于三月十七或十八日辭去編輯職務。——編者。

(註五) 見篇末參考書目。——編者。

(註六) 見馬克思全集。——編者。

作政治亡命者；由一八六六年到一八七零年成爲畢士麥主義者（合辦一個急進的刊物。這刊物名爲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德法年刊]，只出版了一期。因了在德國暗中發送的困難，也因了與魯格意見不一致，這刊物遂停刊。馬克思在這刊物上所發表的論文（註七）中，已經現身爲革命者，主張『對現存一切作無情的批評』，特別是『武器的批判』，並以大眾和無產階級爲申訴的對象。

在一八四四年九月，恩格斯來巴黎小住數日，從那時起，他便成了馬克思最親密的朋友。他們兩個十分積極地參加巴黎各革命團體的沸騰生活（那時蒲魯東的學說在巴黎最顯得重要；後來，在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在所著 *哲學之貧困* 中，斷然與那一種學說分途。）爲了與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各種學說從事尖銳的鬥爭，他們創立了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之理論和戰術，別名共產主義（即馬克思主義）。關於馬克思這一方面的活動，可參考一八四四年到一八四八年馬克思的著作。（註八）在一八四五年，由於普魯士政府的堅持，馬克思遂以危險的革命者的頭銜被逐出巴黎。他從巴黎遷居布魯塞爾。在一八四七年春季，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了一個祕密的宣傳團體，那團體的名字是 *Bund der Kommunisten* [共產主義者聯盟]，在它的第二次大會中（一八四七年十一月舉行於倫敦）他們佔了重要地位，遵照該會的委

（註七）見馬恩全集——編者。

（註八）見馬恩參考書目——編者。

託，他們寫成了著名的共產黨宣言，於一八四八年二月發表。那一篇作品，以天賦的聰明和優秀，描畫出一個新的世界觀；它傳寫了普及於社會生活中的一貫的唯物論；它把辯證法宣示作最廣博最深遠的發展學說；它推進了階級鬥爭的理論，也提高了作爲新共產主義社會創造者的無產階級之世界史的革命任務的理論。

在一八四八年二月，當革命爆發的時候，馬克思被逐出比國。他回到巴黎，在三月革命以後，又從巴黎回到德國的科倫。由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到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新萊因報] 在科倫發刊，由馬克思作編輯主任。這新的學說，在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年的革命事件的歷程中，得到非常的確證，猶如它在後來爲世界各國所有無產者的運動和民主的運動所證明。德國勝利的反革命派先對馬克思提起訴訟（於一八四九年二月九日獲釋），然後把他逐出德國（一八四九年五月十六日）。他先到巴黎，在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的示威以後，他又從那兒被逐。於是他去倫敦，在那兒一直住到死。

一個僑民的生活，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通信（發表於一九一三年）（註九）中，表示得最清楚，乃是十分艱苦的。貧困沉重地壓在馬克思和他的家人身上。假如沒有恩格斯的犧牲精神，予

（註九）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第一恩通信集] 第四

卷，一九一三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由勒恩斯坦 (Edward Bernstein) 和貝格爾 (August Bebel) 編輯。

——編者。

馬克思以財力的幫助，他不但不能完成資本論，且將不免在貧乏的壓迫下滅亡呢。並且，流行的小資產階級的和非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傾向，一致地強迫馬克思從事不斷的猛烈的鬥爭，有時還要擊退最野蠻最惡毒的人身攻擊（Herr Vogt [伏葛特先生]）（註一〇）孤立。在僑民團體之外，馬克思在一些歷史著作中發展了他的唯物論的學說，把大部分的時間用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上。這一門科學，經馬克思（參考後面『馬克思的學說』）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八五九年）和資本論（第一卷，一八六七年）中加以改革。

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民主運動的復興時期又把馬克思招回政治活動中。在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國際工人聯合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在倫敦建立——這便是著名的第一國際。馬克思乃是這個組織的靈魂，也是它的第一次『控訴』和許多決議案，佈告，宣言書的作者。在聯合各國的勞工運動上，在領導那非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各種社會主義的形式（瑪志尼，蒲魯東，巴枯寧，英國的自由工聯主義，德國右傾的拉薩爾派，等等）從事聯合的行動上，在抗拒所有這些宗派和學派的理論上，馬克思煅煉出工人階級（不分國界的）的無產階級鬥爭之共同的策略。在巴黎公社（經馬克思，以行動者和

（註一〇）伏葛特（Karl Vogt），（生于一八一七年，死于一八九五年），一個德國的民主黨員，馬克思會同他進行

猛烈的論戰，揭露了他同拿破崙第三的勾結。——編者。

革命者的身分，在他所著法國一八七一年的內戰（註一）中，加以非常透闢、切實而輝煌的分析，陷落（一八七一年）以後，在國際爲巴枯雷派分裂以後，那個組織的總部已經不能在歐洲存在下去了。在國際的海牙大會（一八七二年）以後，馬克思貫徹了把國際總委員會遷去紐約的主張（註二）第一國際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的任務，代之而起的是世界各國勞工運動之不斷加速發長的時代，正確地說，是勞工運動擴大範圍的時代，大衆社會主義工黨在各個民族國家分頭創立的時代。

在國際中奮勉的工作，以及在理論方面更奮勉的工作，完全傷損了馬克思的體力。他繼續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工作和資本論的完成，收集了大量的新材料，並且研究了幾種語文（例如俄文），但疾病不許他把資本論完成。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日，他的夫人死了。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馬克思在他常坐的椅子

（註一）這題目後來用作一篇演說的題目，這篇演說在國際工人聯合會總委員會的請求寫成的，在一八七一年五月三十日，巴黎公社剛陷落以後，由馬克思發表。

（註二）國際，在一八七六年七月十五日，在費拉德爾菲亞（Philadelphia）最後一次大會中，正式解散。關於第一國際的起源和工作之詳細情形，可參考斯德克羅夫（G. Steklorf）著的，一九二八年，在紐約和倫敦出版的，第一國際史（*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和斯西德（Hermann Schürer）著的，一九三零年在紐約和倫敦出版的第一國際在美國（*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n America*）。

編者。

上平靜地逝世。他被葬在倫敦的海格特墓地（Highgate Cemetery）他的夫人和海倫·狄摩斯（Helene Demuth，他們的忠誠的僕人，幾乎是家庭的一份子了）的墓側。

II 馬克思的學說

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的見解和學說之體系。十九世紀有三種主要的觀念形態的潮流，由人類中三個最進步的國家來代表，那便是古典的德國哲學；古典的英國政治經濟學；和與法國革命學說相結合的法國社會主義，而馬克思便是這三種潮流之天才的延續者和完成者。馬克思的見解是非常一貫而完整的，即使他的敵人也得加以承認。作為全世界各文明國家勞工運動之理論和政綱的現代唯物論和現代科學的社會主義，便是由馬克思這全部見解組成的。因此，在開始敘述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即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以前，我們必須把他那總的世界觀作一個簡短的提要。

一 哲學的唯物論

由一八四四到一八四五年開始，馬克思的見解便已確定地形成了，他是一個唯物論者，特別地是費爾巴哈的信從者；即使在後來，他所發見的費爾巴哈的弱點也不過是這樣：他的唯物

論未能充分地一貫和週密。在馬克思看來，費爾巴哈的世界史的和「劃時代」的價值，在於他斷然地脫離了黑格爾的觀念論，也在於他對於唯物論的宣揚，即使在十八世紀，特別是在法國，這樣一種宣揚已經成爲「一種鬥爭，不僅反對現存的政治制度，也反對……宗教和神學，更……反對一切玄學的形式」（猶如「昏醉的冥想」與「清醒的哲學」之不同）（見學術遺產中的 *Die Heilige Familie*（註一三））

在黑格爾看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的引言中寫道）思想的過程（他實際上把它改變成獨立的主體，給它以「觀念」的名字）是現實的創造者（*demiurge*）……依我的見解呢，正相反，觀念不過是在人類腦筋中移轉了的翻譯了的物質。「資本論第一卷」（註一四）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註一五）（馬克思讀過這書的稿本）完全依照馬克思唯物論的哲

（註一三）*Die Heilige Familie, Gegen Bruno Bauer und Konsorten*「神聖家庭，反布魯諾及其

同黨」一八四五年在弗蘭克福出版，收入學術遺產第二卷，第六五至三二六頁。——編者。

（註一四）德文本第二版引言，艾德（*Eden*）和保羅（*Gedar Paul*）譯本第八七三頁。此譯本於一九二九年在倫敦和紐約出版。

（註一五）這是恩格斯那部名著的簡稱，全名是 *Herr Eugen Dührings Unwissenschaftliche* *chafte*「杜林先生之科學革命」，先以分篇論文發表於一八七七到一八七八年在柏林出版的前進（*Vorträge*）在一八七八年以單行本出版。

學並加之以闡釋，他寫道：

世界之統一性不在於它的存在……世界之真實的統一性乃在於它是有實體的，這一點是……由哲學和自然科學之悠久而艱苦的發展證明的……（註一六）運動是物質之存在的形式……不拘何時地都不會有也不會有沒有運動的物質……沒有運動的物質與沒有物質的運動是同樣不可思議的……（註一七）假如我們追問……思想和意識是什麼，它們來自何處，我們便發見它們是人類腦筋的產物，而人類自身是大自然的產物，在他的環境以內並沿着他的環境發展起來的。所以，人類腦筋的產物（分析到最後也是大自然的產物）顯然不與大自然其他部分相矛盾，而與之相符合。（註一八）

復次：「黑格爾是一個觀念論者；那就是說，在他看來，他腦袋中的思想並非是實在事物和過程之或多或少地抽象的反映。」原文作 *Abbildung*，影子抄本有時恩格斯稱爲「印跡。」但在黑格爾看來，正相反，事物和它們的進化過程不過是觀念在現實中的反映，而觀念則存在於甚且先於世界的什麼地方。」（註一九）

〔註一六〕反杜林論，一九零九年斯圖加特版第三一頁。——編者。

〔註一七〕同書第四九至五零頁。——編者。

〔註一八〕同書第二二頁。——編者。

〔註一九〕反杜林論第九頁。——編者。

在他的費爾巴哈論中（在這部書中，恩格斯說明他自己和馬克思對於費爾巴哈的哲學的意見，恩格斯重讀過一番馬克思和他自己在一八四四到一八四五年所寫關於黑格爾、費爾巴哈和唯物史觀的一種舊稿本，然後才把這部書付印）（註二〇）恩格斯寫道：

一切哲學的根本大問題，特別是近代哲學的根本大問題，是思想與存在之間的關係的問題，精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的問題……精神與自然，兩者誰居先？哲學家們，按照他們用來解答這問題的方法，分作兩大營壘。凡說精神存在於自然以前的人們，以及分析到最後，終於或這樣或那樣地相信世界是被造出來的人們……已經形成了觀念論的營壘。其他承認自然是原始的底人們，則分屬於各種唯物論的學派。（註二一）

關於觀念論與唯物論這兩個名詞，任何別的（含有哲學意義的）用法只能增加混淆。馬克思不僅堅決地排斥那時常以不同方式與宗教結合的觀念論，也堅決地排斥目前格外流行的休謨（Hume）和康德的見解，以及各種形式的不可知論，批評論，實證論；他把這一類的哲學看作對觀念論一種「反動的」讓步，至多也不過是「一面在後門上羞怯地承認唯物論，一面在世界前公然地加以否認。」（註二二）（關於這問題，在上面所舉恩格斯和馬克思的著作以

（註二〇）見 *Marx und Engels über Feuerbach—der erste Teil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此文收入馬恩文庫第一卷，弗爾克德版第二零五至三零六頁。——編者。

（註二一）費爾巴哈論，一九二七年柏林版第二七頁以下。——編者。

（註二二）費爾巴哈論，一九二七年柏林版第三十頁。——編者。

外，可參看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一封信，在這一封信中，提到了著名博物學家赫胥黎（Huxley）的一句話，這人「以近年所表現的更多的唯物論的精神」說，「只要我們實際地觀察和思想，我們便不能脫離唯物論，」馬克思責備他又爲不可知主義和休謨主義留了一個新的「後門。」特別重要的是，我們應當注意馬克思在自由與必然之間的關係上的意見：「自由是對於必然的認識。必然，只有在不被瞭解的時候，才是盲目的。」（恩格斯著反杜林論）（註二三）這是說對於自然法則在客觀方面的統治之認識，以及對於那由必然向自由之辯證法的轉移之認識（同時，也是對於那由不知但可知的「物自體」向「爲我之物」之轉移之認識，由「物本體」向「物顯象」之轉移之認識。）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舊」唯物論的（連費爾巴哈的也在內，至若布克涅爾（註二四）伏葛特和毛里沙特（註二五）那種「庸俗的」唯物論，更不待言）主要缺點如下：（1）它是「偏於機械的，」不會顧到化學和生物學（在現代必須加上關於物質的電學理論）之最近的發展；（2）它是非歷史的，非辯證法的（在非辯證法的意義上，它所以是玄學的，並不會把進化的觀點作一貫地普遍地應用）；（3）它抽象地考慮「人類的性質，」不把它看作「確定的，具體歷史的，」「社會諸關係」之一種「綜

（註二三）費爾巴哈論，第一二頁——編者。

（註二四）Rühner ——譯者。

（註二五）Moleschott ——譯者。

合」——所以只能「解釋」世界，而實際上却是「改變」世界的問題，那便是說：它不會把握到「實際革命行動」的意義。

二 辯證法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黑格爾的辯證法（最廣博最豐富最高深的進化理論）看作古典的德國哲學之最偉大的成就。他們把一切別的關於發展關於進化的原則之公式，看作片面的，貧乏的，歪曲並割裂自然和社會之實際發展過程的（這一種過程時常在躍進，突變，革命中來完成）。

馬克思和我幾乎是僅有的人們，把意識的辯證法……「從黑格爾主義以次的觀念論的泥沼中」拯救出來，把它轉變成大自然之唯物觀。……（註二六）大自然是辯證法的徵驗，我們應當說，科學已經為這一種徵驗供給了廣大的逐日增多的材料，所以在最後的分析中，證明大自然的進行是辯證法的，並非玄學的（註二七）「這一段話是在錯，電子，原子變化，等等，發見以前寫的。」

恩格斯又寫道：

（註二六）反杜林論弁言第十四頁。——編者。
（註二七）同書第八頁。——編者。

這一偉大的根本的見解：不把世界看作一種完成的物體之集合體而只看作各種過程的集合體，其中貌似固定的物體，正如它們在我們腦袋中的影象（我們的觀念），是在進行不間斷的變化，由此處出現，在彼處消失，雖然具有一切明顯的意外，雖然具有一切暫時的退却，它終於造成一種向前的發展——這一偉大的根本的見解已經從黑格爾的時代起，深深地貫入一般的意識，現在幾乎沒有人敢對於它那一般的形式加以爭辯。不過在口頭上接受它是一件事，把它實施在一切行為上，把它實施在一切思考的領域內，是完全另外一件事。（註二八）

在辯證法的哲學的眼中，沒有永久不變的東西，沒有絕對的或神聖的東西。在一切東西上，在一切東西中，它看出衰謝的印記；沒有能拒絕這印記的東西，唯一的例外是那建設與破壞之不停歇的過程，那由低級到高級之無終止的上昇的過程——哲學自身不過是這過程在思維的腦筋中一種單純的反映。（註二九）

所以辯證法，依照馬克思的說法，乃是「外部世界的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總法則的科學。」（註三〇）

（註二八）費爾巴哈論第五二頁。——編者。

（註二九）同書第十八頁。——編者。

（註三〇）同書第五一頁。——編者。

黑格爾哲學這革命的方面爲馬克思所採取和發展，辯證法的唯物論「不需要任何立於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註三）至於過去各種哲學所留下的，不過是「思維及其法則的科學——形式邏輯和辯證法。」（註三）辯證法，照馬克思和黑格爾的用法，所包括的東西，在現代被稱爲認識論（Cognition, epistemology, or gnoseology）乃是一種應當以同一的方式（用歷史的眼光來研究和歸納認識論之起源和發展，以及由無意識到意識之過渡）來思考其主題的科學。在現代，發展的觀念，進化的觀念，已經幾乎完全貫入社會意識，不過這是經由別種途徑完成的，並非由黑格爾的哲學完成的。這同一觀念，由馬克思和恩格斯依據黑格爾的哲學建立的這同一觀念，較之流行的進化學說，也遠更廣博，遠更富有內容。一種宛若重複已往各階段，但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一個更高級的平面上（「否定的否定」）來重複它們的發展；一種螺旋形的並非成直線的發展；一種在躍進，突變，革命中的發展；「漸進性之間斷」；由量到質的轉變；由反動於某一物體之上，或某一現象之內，或某一社會之中的各種力量和趨勢之矛盾和衝突造成的要求發展的內部衝動；每一現象的各方面（歷史不斷地顯示新方面）之間的交互依存及其最密切的不可分解的結合，使統一的世界運動過程依法則進行的一種結合——這一切都是作爲一種進化學說的（比流行的進化學說更富有意義的）辯證法的一些特徵。

（註三）反杜林論第十一頁——編者。

（註三）愛爾巴哈論第三六頁——編者。

（參看一八六八年一月八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他在信中譏笑斯太恩（註三三）的『木三枝』（註三四）以爲把它與唯物論的辯證法混爲一談乃是荒謬的。）

三 唯物史觀

鑒於舊唯物論的不徹底，不完全，和片面性，馬克思覺悟，必須『把社會的科學與唯物論的基礎調和起來，並且按照這基礎把它改造過。』（註三五）假如一般地說來，唯物論把意識解釋作存在的產物，並非把存在解釋作意識的產物，那末，實施到人類的社會生活上，唯物論必然把社會意識解釋作社會存在的產物。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寫道，『技術學顯示了人與自然的交往，揭露了他的生活的直接生產活動，因而表明了社會關係和由以產生的精神概念。』（註三六）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引言中（註三七），馬克思對於實施在人類社會及其歷史上的唯物論的基本原則，用下面的話給了一種完備的公式：

（註三三）Stein.——譯者。

（註三四）“‘*olden trichotomies*.”或譯作『死板的三段論』——譯者。

（註三五）賈爾巴哈論第三六頁。——編者。

（註三六）資本論第一卷第三九三頁。——編者。

（註三七）一九零四年芝加哥版。——編者。

在生活手段之社會的生產中，人類進入一定的、必然的、與他們的意志無關的關係——與他們的生產力之發展之一定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合組成社會之經濟的結構，這便是法律的和政治的結構。所據以發生的真實基礎，也便是社會意識之一定形式與之相適應的那真實基礎。一般地來說，物質的生活手段之生產方法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和智能的生活過程。決定人類的存在的不是他們的意識，相反地，決定他們的意識的却是他們的社會的存在。當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便與它們一往所在以運動的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了衝突，或用法律上的說法，與它們一往所在以運動的財產關係發生了衝突。這些關係由生產力發展的方式，一變而為生產力的鏟鏽。一個社會革命的時期便在這時開始，伴隨着經濟基礎的變革，全部龐大的上層構造都或遲或速地轉變了。在考查這一類的轉變的時候，我們總要把經濟的生產條件中的物質變革，可用自然科學的準確來測定的變革，與人類所在以意識這種衝突並與之決戰的、政治的、宗教的、美學的，或哲學的，簡而言之，意識形態的諸形式區別開來。

正如我們很難根據一個人對於他自己的思想來判斷他那樣，我們也不能按照這一革命時代對於其自身的意識來評價它。正相反，我們必須把這種意識解釋作物質生活的矛盾的結果，也就是存在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的結果……我們可以把亞洲的、古老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概括地指作社會之經濟的形成中一些進

展的時期，(註三八)「參較一八六六年七月七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簡短的公式：『我們關於勞動組織爲生產手段所決定的理論。』」

唯物史觀之發見，或更正確地說，唯物論向社會現象的領域之一貫的擴展，免除了早期歷史學說上兩種主要的缺點。第一點，那些種學說至多只考查過人類歷史活動之意識形態的動機，不會察見這些意識形態的動機之根源，不會把握到社會關係系統發展中客觀的規律性，也不會從物質生產發展的程度認識這些社會關係的根源。第二點，過去的歷史學說忽視了大衆的活動，所以史的唯物論第一次使得以科學的準確來研究大衆生活的社會條件和這些條件上的變革成爲可能的。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社會學」和歷史學，至多也不過給了一大堆胡亂收集起來的原料，至多也不過對於歷史過程作了一種各別方面的描寫。既經考查過一切相反方向的總合，既經把這些方向歸納爲社會各階級之生產方法和生產方法中確定可解的條件，既經在各種「重要」觀念之選擇及解釋上屏除了主觀主義和自由意志，既經表明一切觀念和一切不同的方向如何沒有例外地植根於物質的生產力，馬克思主義遂對於社會經濟結構之發生、發展和衰謝之周遍而廣包的研究指出一條路徑。人民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不過決定他們的動機（便是大衆的動機）的是什麼呢？引起矛盾觀念和矛盾企圖之衝突的是什麼呢？在人類社會全體大衆中間的這一切衝突的總合是什麼呢？形成人類全部歷史活動之基礎

(註三八)政治經濟學批判，一九零四年芝加哥版，第十一至十三頁——編者。

的物質生活手段之生產的客觀條件是什麼呢？這些條件發展的法則是什麼呢——馬克思對於這一切問題加以注意，指出一條把歷史當作統一的、合法則的（雖然它是極端複雜而矛盾的）過程來從事科學的研究的途徑。

四 階級鬥爭

在任何一個社會中，某一些份子的企圖與其他份子的企圖相衝突；社會生活中充滿了矛盾；歷史揭示給我們，在民族中間，社會中間，以及在每一國家和每一社會之內，都有一種鬥爭，並且，革命與反動的時期，和平與戰爭的時期，停滯和疾進或衰謝的時期，顯出一種更迭——這些事實是大家所知道的。馬克思主義提供一個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貌似錯雜和混亂中發見法則的存在；這線索便是階級鬥爭的理論。只有把一個社會或一羣社會所有份子的所有企圖加以研究，才能得到這些企圖的結果之科學的定義。現在，社會分成了不同的階級，各種企圖的衝突便從這些階級的生活狀況和生活方法之不同發生了。

一切人類社會的歷史，過去的和現在的，「馬克思於一八四八年在其共產黨宣言中寫道：把原始社會的歷史除外——恩格斯補充道」，都是階級鬥爭史。自由人和奴隸，貴族和平民，封建主和農奴，行會主和職工——一言以蔽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彼此形成尖銳的對立。他們進行永久的戰爭，有時蒙蔽起來，有時公開而惹人注意；這一場戰爭，沒有例

外地或在全部社會結構之革命的變革中完結，或在相爭的階級之共同毀滅中完結……由封建社會的灰燼中興起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不會把階級的矛盾消除。它不過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表現，來代替舊的。我們自己的時代（資產階級的時代）的特徵便是：它已經把階級的矛盾簡單化。社會逐漸分裂成兩大敵對的營壘，分裂成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

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作為大事件之真實原動力的階級鬥爭，已經極端明白地在全部歐洲史中表現出來。在法國復辟時期，已經有一些歷史家（兌爾力，基佐，米革尼，兌爾，註三九）在歸納史實的時候，不能不承認階級鬥爭是瞭解法國全部歷史的鑰匙。在現代，資產階級完全勝利的時代，代議制時代，擴大（假如不是普遍的）選舉權的時代，廉價日報在大眾中間流行的時代，諸如此類的時代，工人和僱主擁有強大的不斷發展的組織的時代，諸如此類的時代——階級鬥爭（雖然有時具有很片面的「平和的」「憲政的」形式）已經更明顯地表示出，它是大事件的主動力。下面所引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話，表明馬克思在社會每一階級的狀況之客觀的分析上，以及在每一階級的發展條件之分析上，對於社會科學的要求是什麼。

在與現代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間，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別的階級隨着大規模工業的興起而衰謝和消滅，而無產階級却是那種工業最特出的產物。下層中等

（註三九）Thierry, Guizot, Mignet, Thiers.——譯者。

階級——小製造者，小商人，手藝人，農民地主——一致反對資產階級，希望能保障他們作爲中間階級的部分而存在。因此，他們不是革命的，乃是保守的。不止如此，他們還是反動的，因爲他們要使歷史的輪子倒退回去。假如他們會成爲革命的，那不過因爲他們恐怕跌入無產階級的隊伍；他們不保障他們目前的利益，而保障他們將來的利益；他們背棄他們自己的立足點，以便採取無產階級的立足點。

在若干歷史性的著作中（見參考書目），馬克思對於唯物論的歷史學（各個階級的地位之分析，有時一階級內不同團體或階層的地位之分析）給了一些精深的例，清楚地表明爲什麼和怎樣「每一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上面所引的一段話，表明馬克思爲要得出全部歷史發展的合成力，他所分析的這一階級和另一階級之間的、過去和將來之間的、社會關係和過渡階段，是何等複雜的一種交織網。

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他的學說之最高深、最多方面、最詳細的證明和實踐。

五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本書終極的目的是揭示現代社會（那就是說，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社會）活動之經濟的法則。」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引言中這樣寫道。從其創始、發展和衰謝上，研究某一歷史地決定的社會的生產關係——這便是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內容。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主

要的特徵是商品之生產，所以馬克思的分析便從商品之分析開始。

價 值

一種商品是：第一，能滿足一種人類需要的東西；第二，能與別種東西交換的東西。一種東西的功用給它以使用價值。交換價值（或簡稱價值）首先作為比例或比率而出現，在這種比例中，一種東西之一定數量的使用價值與另一種東西之一定數量的使用價值相交換。日常經驗告訴我們，藉了無數次這一類的交換，彼此間十分不同而且無從比較的形形色色的使用價值，被當作彼此對等的。那末，在一定的社會關係的體系中，不斷地彼此較量的各種東西的共同之點是什麼呢？它們的共同之點便是：它們都是勞動的產物。在交換產物時，人們把種類最不相同的勞動作為彼此相等的。商品生產是社會關係的一種體系，在這種體系中，不同的生產者生產各種產物（社會的分工）；在這種體系中，所有這些產物在交換中被當作彼此相等的。因此，一切商品中共同的要素，不是某一生產部門的具體的勞動，不是某一特殊種類的勞動，乃是抽象的人類勞動——一般的人類勞動。由所有商品攏總的價值來代表的，某一社會的所有勞動力，乃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無數次交換的事實證明這一點。因此，每一特殊的商品只代表一些部分的社會地必需的勞動時間。價值的等級由社會地必需的勞動量來決定，或由生產一定使用價值的某種商品所社會地需要的勞動時間來決定。『……人們交換不同種類的勞動產物時，

他們把所交換的產物的價值當作相等的；這樣作時，他們把那用在生產上的不同種類的勞動當作相等的，把它們看作同種類的人類勞動。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在這樣作，不過他們竟這樣作了。」（註四〇）如一個早年的經濟學家所說，價值是兩個人中間的一種關係，不過他應當補充這樣一句，這是隱在物質的外壳下的一種關係。（註四一）我們必須從一定歷史型的社會中社會生產關係之體系的觀點上，必須從大量的返復不絕的交換現象中所表現的關係的觀點上，才能瞭解價值是什麼。「猶如價值，一切商品只是凝結了的一定數量的勞動時間。」（註四二）對於凝結在商品中的勞動的兩重性質，既經作過詳細的分析，馬克思往下分析價值的形式和錢幣的形式。於是他的主要任務便是研究價值之錢幣形式的起源，研究交換的發展之歷史的過程，由孤單的偶然的交換行為（「簡單的，孤獨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在這一種形式中，一定數量的商品與另一種一定數量的商品相交換）開始，轉向價值之普遍的形式，在這一種形式中，一些不同的商品與某一相同的商品相交換，而終止於價值之錢幣的形式，這時金子成爲這一種特殊的商品，普遍的等價物。因爲是交換發展和商品生產之最高的產物，錢幣把個人勞動的社會性質蒙蔽起來，並把共同出現於市場上的各種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連系遮掩起來。馬克思

（註四〇）資本論第一卷第四七頁——編者。

（註四一）同書——編者。

（註四二）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二四頁——編者。

十分仔細地分析錢幣的各種功用，應當注意，在這兒（大致在資本論開端幾章中）貌似抽象的解釋方法，有時竟像是純演繹的解釋方法，而實際上却對於交換和商品生產之發展的歷史提供大量的事實。

錢幣……以商品交換之一定的高度為前提。錢幣之各種形式（簡單的商品等價物或流通的手段，或支付手段，珍寶，或國際錢幣）按照這或那的功用應用程度之不同，按照這或那的功用所佔比較的優勢，表明社會生產過程之極不相同的階段。」（資本論第一卷）（註四三）

剩餘價值

商品生產發展到一定的階段，錢幣變成了資本。商品流通的公式是 $C \rightarrow M \rightarrow C$ （商品—錢幣—商品）出賣一種商品以購買另一種商品。但資本的一般公式，與此相反，却是 $M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M$ （錢幣—商品—錢幣）為獲利的出賣而購買。馬克思用「剩餘價值」來指名那被投入流通中的錢幣原價以外的增殖額。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這種錢幣「增長」的事實是衆所周知的。作為一種特殊的、歷史地規定的、社會的生產關係，使錢幣變成資本的，正是這種「增長」。剩餘價值不能從商品之流通中生出來，因為這種流通不過是等價物的交換，它不能由抬高物價

（註四三）第一五七頁——編者。

中生出來，因為購買者與出賣者彼此間的得失總是不相抵的；我們在這兒所關心的，不是個人的邊際，乃是大量的或平均的或社會的現象。為要求得剩餘價值，「富人們必須……在市場中尋求一種商品，它的使用價值具有成為價值來源的特性。」（註四四）——這樣一種商品，它的使用的實際過程同時便是創造價值的過程。這樣一種商品是存在的，便是人類的勞動力。它的使用是勞動，而勞動創造價值。錢幣所有者依照勞動力的價值來購買勞動力，而勞動力的價值，正如一切別的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力的生產（那就是說，維持工人及其家庭的費用）所需要的社會地必需的勞動時間來決定的。既經買得勞動力，錢幣所有者便有權使用它，便要它全天下工作——讓我們假定作十二小時。同時，在六小時的時間內（「必需的」勞動時間）勞動者所生產的足以償付他自己的生活費；在其次六小時的時間內呢（「剩餘的」勞動時間）他生產了一種「剩餘的」產品，資本人並不為這個報酬他——這便是剩餘產品或剩餘價值。因此，從生產過程的觀點上，我們必須把資本區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用在生產手段上的（機器，工具，原料，等等）不變資本，它的價值是（一下子地或一部分一部分地）沒有變更地移轉給製成的產品；第二部分，用在勞動力上的可變資本。第二部分資本的價值並非不變的，乃是在勞動過程中增長的，創造出剩餘價值的。因此，為要表明資本剝削勞動力的程度，我們不應當把剩餘價值與全部資本比較，但應當與可變資本比較。是故，在上面所給的例中，剩餘價值率（如馬克

（註四四）資本論第一卷第一五四頁。——編者。

思對於這種關係的稱呼）將是六比六，也就是百分之百。

資本之產生有兩個歷史的前提：第一，在商品生產相當高度發展的狀況下，一些個人的手中積聚了相當數量的錢幣。第二，「自由」工人的存在，這所謂自由有雙重意義：他們的勞動力的出賣不受任何阻撓和限制，不受土地或一般生產手段的任何束縛——實即無產的工人，「無產者」除了出賣他們的勞動力便無以為生的人們。

剩餘價值可由兩種根本的方法增加：由於工作日的延長（「絕對剩餘價值」）由於必需工作日的縮短（「相對剩餘價值」）在分析前一種方法時，馬克思對於工人階級為縮短時間而鬥爭，以及政府方面先從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為延長工作日而干涉，後（十九世紀的工廠立法）為縮短工作日而干涉，給了一幅動人的圖畫。自從資本論出現，各國工人運動的歷史提供了許多新的事實，以闡明這一幅圖畫。

在分析相對剩餘價值之生產的時候，馬克思考察了資本主義提高勞動生產力的過程中三個基本的歷史階段：（1）簡單的合作；（2）分工和手工作坊；（3）機器和大規模的工業。在考察俄國所謂「庫斯塔爾」工業（註四五）時，我們得到說明上述前兩個階段的很豐富的材料，由此可見，馬克思在這兒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之基本的特有的形態之揭露是何等的深刻。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敘述過的大規模機器工業之革命化的作用，在過去五十年間，在一個

（註四五）“Kustar” industry，意即以手藝性質為主的小規模家庭工業。——編者。

如俄國、日本等「新」國家中已經成爲顯著的了。

不過，具有極端重要的獨創的意味的，却是馬克思對於資本之蓄積的分析。資本之蓄積，便是把一部分剩餘價值轉變成資本，並把這一部分用來從事更多的生產，而不用來供給資本家的個人需要或滿足其個人嗜好。馬克思指出了過去古典派的政治經濟學（從斯密·亞當以來）所犯的錯誤，那一派人相信，轉變成資本的全部剩餘價值，都成了可變資本。實際上，却是分作生產手段和可變資本的。在資本的總數中，不變資本較之可變資本增長得更爲迅速這一點，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以及在由資本主義變革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資本之蓄積，加速了機器對於工人的代替，在一端創造了財富，在另一端創造了貧困，於是產生了所謂「勞動後備軍」，造成了工人的「相對過剩」，或「資本主義的人口過剩」。這一種過剩採取了極其複雜的形式，使資本有以非常的速度來擴張生產的可能。這一種可能性，與提高了的信用便利結合起來，與生產手段中的資本之蓄積結合起來，在他事之外，提供了一把鑰匙，可以瞭解資本主義國家中按期發生的生產過剩的恐慌。這一種恐慌先前平均大致每十年發生一次，但後來則以比較連續的形式和比較無定期地發生了。我們應當把所謂「原始蓄積」與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進行的資本蓄積區別開來。所謂原始蓄積便是：工人與生產手段之強制的分離，農民從田地上被驅逐，公社田地之盜取，殖民地 and 國債的制度，保護關稅的制度，諸如此類。「原始蓄積」在一端造成「自由的」無產者，在另一端造成錢幣所有者，資本公司。

「資本主義的蓄積之歷史的趨勢，」經馬克思以下面著名的詞句描寫出來：

對於直接生產者的掠奪，以殘酷的野蠻行為，並且在最不名譽的最惡劣的最下賤的最可厭的情慾之刺激下遂行了。建立在孤單的、獨立的、勞動個人及其勞動條件之混合上的自力經營的私有財產「農民的和手藝人的私有財產」為建立在以榨取貌似自由的他人的勞動為能事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所代替。……現在被掠奪的不再是為自己作工的勞動者，乃是那榨取許多勞動者的資本家了。這種掠奪是由資本主義生產自身的內在法則之活動來遂行的，是由資本之集中化來遂行的。一個資本家打倒一些同類的資本家。伴同這種集中化，伴同少數資本家對於多數資本家的掠奪，以不斷擴充的規模，發展了勞動過程的合作形式，促進了科學之自覺的技術的實施，實現了土壤按一定法則的耕種，把勞動工具轉變作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工具，把一切生產手段用作聯合的社會化的因而是節約的生產手段，使所有民族在世界市場網中連繫起來，於是資本主義的國際性也隨之而來了。隨着侵吞和壟斷這轉變過程之一切利益的資本巨頭的數目日漸減少，大量的災害、奴役、墮落、榨取增長起來了；但與之同時，數目不斷增加的，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機構自身訓練出來的、聯合起來的、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也增長了。資本的壟斷變成加於生產方法上的鍊鏹，而這生產方法則是隨着資本的壟斷並在其下面生長和繁榮起來的。生產手段的集中化和勞動的社會化終於達到這樣的一點：它們變得與它們那資本主義

的外壳不相適合。這外壳炸裂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喪鐘響了。掠奪者被掠奪了。」〔資本論第一卷。〕（註四六）

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思對於整個社會資本再生產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新穎的。馬克思在這兒所處理的也不是個別的現象，乃是大量的現象；不是社會經濟的零碎部分，乃是全部的經濟。既經糾正了上述古典派經濟學家的錯誤，馬克思把全部社會生產分作兩大部分：生產手段的生產和消費物品的生產。以數目字作例，他對於全部社會資本之流通（當它以舊的比例被再生產時以及蓄積發生時）加以詳細的考查。資本論第三卷解決了平均利潤率怎樣依據價值法則而形成的問題。經濟科學有了一種大的進步，便是馬克思從大量的經濟現象的觀點上來進行分析，從社會經濟之總合的觀點上來進行分析，而不從個別的現象的觀點上，或依據純然浮面上的競爭現象（在庸俗的經濟學中，在現代「有限效用論」中，時常遇到以此為限的觀點）來進行分析。馬克思先分析剩餘價值的起源，然後再往下考慮其利潤、利息和地租的劃分。利潤是剩餘價值和投入一種企業的全部資本之間的比率。具有「高級有機性質」（便是說，不變資本超過可變資本，達到社會平均以上）的資本給出一種低於平均率的利潤；具有「低級有機性質」的資本給出一種高於平均率的利潤。資本家（他們可以隨意把他們的資本由此一生產部門轉投別一生產部門）中間的競爭，使以上兩種情形的利潤率歸於平

（註四六）第八四五——八四六頁——編者。

均在一個社會內，所有商品的價值的總額，與所有商品的價格的總額相符合；但在個別的企业中，以及在個別的生産部門中，作爲競爭的一種結果，商品的出賣，不按照它們的價值，只按照生産的價格，這生産的價格是與用去的資本加平均利潤相等的。

照這樣子，價格和價值之間的差異，以及利潤的均衡，這盡人皆知的，不能爭辯的事實，完全由馬克思依照價值的法則解說明白了；因爲所有商品的價值的總額是與所有價格的總額相符合的。不過價值（社會的）與價格（個別的）的調整並不循一條簡單而直接的途徑進行。因此，在僅爲市場連系起來的、散漫的生産者社會中，所謂規律性天然只是一種平均，一種總的表現，一種大量的現象，具有個別的互相抵消的兩邊搖擺的傾向。

勞動生產力的增加，意即不變資本較之可變資本更迅速的增長。因爲剩餘價值只是可變資本的一種功用，利潤率（剩餘價值與全部資本的比率，非僅與其可變部分的比率）顯然有一種下降的傾向。馬克思對於這種傾向，對於助長或抵制這種傾向的環境，作了一番詳細的分析。我不要停下來敘述資本論第三卷中關於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和錢幣資本等最有趣的部分，我要往下講那一卷書中最重要的題目，便是地租論。因爲田地面積有限，也因爲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田地全爲私人所有，農產品的生産價格不由平均等級的土壤上的生産費用來決定，乃由最劣的土壤上的生産費用來決定，不由向市場運貨的平均狀況下的費用來決定，乃由最劣的狀況下的費用來決定。這一種價格與較好土壤上的（或在較好狀況下的）生産價格之間

的不同，就形成了差別地租。既經把這一點詳細地分析過，指明了差別地租怎樣起於個別田地肥瘠之不同，起於在田地上投資分量之不同，馬克思遂充分揭露了（參考 *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剩餘價值論]（註四七）其中對於勞伯托斯（註四八）的批評值得格外注意）里嘉圖（Ricardo）的錯誤，里嘉圖以為差別地租只有在不斷地由好田地轉向壞田地時才能獲得。實則，農業技術的進步，城市的發長，諸如此類，會與所說相反，會相反地動作，會把田地由某一等級轉變為另一等級；著名的「收穫遞減律」以資本主義的缺點、限制和矛盾歸咎大自然，乃是一種絕大的錯誤。並且，所有工業部門和一般國家經濟中的利潤之均衡化，是以競爭之完全自由為前提的，是以資本由一部門到另一部門的自由調動為前提的。但田地私有制造成了壟斷，因而妨礙了這種自由調動。因為這一種壟斷，農業（其間具有低級資本有機性質，因而可以個別地得到較高的利潤率）生產品不致走利潤率完全自由的均衡化過程。地主，因是壟斷者，可以使他的生產品價格高於平均價格，而這一種壟斷價格便是絕對地租的來源。只要資本主義存在，差別地租便不能廢除；至若絕對地租，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也可以廢除——例如，把所有田地收歸國有。田地國有可以破除私有地主的壟斷，結果自由競爭可以在農業方面更徹底更圓滿地實現。因此，如馬克思所說，在歷史的過程中，急進的資產階級屢次提出田地國有這

（註四七）由考茲基（Karl Kautsky）編輯，共三卷，一九零五年在新加坡出版——編者。

（註四八）Rohbertus——譯者。

進步的資產階級的要求，不過這要求却嚇走大多數資產階級分子，因為它觸及現代另一特別重要而「切己的」壟斷——一般生產手段的壟斷。（在一八六二年八月二日給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斯對於他那平均利潤率和絕對地租的理論，作了一番格外通俗、簡要而清楚的說明。見通信集第三卷第七七至八一頁，參看同書第三卷第八六至八七頁所載一八六二年八月九日的信。）關於地租的歷史，也應當注意馬克思的分析，由他的分析表明：以勞役償付的地租（農民以在地主的土地上勞動創造剩餘的生產品）怎樣轉變為以生產品償付或以物品償付的地租（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創造剩餘生產品，在「非經濟的強迫」下以之交付地主）然後轉變為錢幣地租（這是與以物品償付的地租等值的錢幣，如舊俄國的貢金，由於商品生產的發展，錢幣遂代替了生產品），終於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地租，農民的地位已為用僱傭勞動來種田的農業包辦人所代替。與「資本主義地租的起源」這一分析相連的，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在農業方面的進化所發表的許多高深的意見，也應當加以注意（對於像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這是格外重要的）。

物品地租轉變為錢幣地租，不僅必然地與為了工錢被僱的無產的日工階級之形成相伴而來，甚且為這一階級之形成所先導。當他們初發生的時期，當這新階級零星出現的時候，在比較富裕的納貢的農人中間，必然發展有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榨取農業勞動者的習慣，正如在封建時代，富裕的農奴也常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僱用別的農奴。照這

樣子，他們逐漸獲得蓄積一定數量的財富的能力，以至獲得使他們自己成爲將來的資本家的能力。於是，在舊有的獨力經營的田地所有者中間，培植出資本主義的佃農，他們的發展是由農業區域以外的資本主義生產之一般的發展來決定的。〔資本論第三卷〕（註四九）

一部分鄉村人民被剝奪，被逐出田地，不僅爲工業資本的使用「解放」了工人，「解放」了他們的生存手段和勞動資料，而且還造成了國內市場。〔資本論第一卷〕（註五〇）

農村人民的貧困和破產，又爲資本形成了勞動後備軍。在每一資本主義的國家，「部分的農村人民不斷地輾轉參加城市無產階級，製造業無產階級……」（在這一方面，「製造業」這一個名詞用來概括一切非農業的工業。）因此，這一種相對剩餘人口的泉源是在不斷地泛溢。……因此，農業勞動者的工資低到極點，常有一隻腳陷入赤貧的泥淖。〔資本論第一卷〕（註五一）

農民對於所耕田地的私有，形成小規模生產的基礎，並使這小規模生產發達，而獲得典型的形勢。但這種小生產只適合於狹小而原始的生產部門，只適合於狹小而原始的社會組織。在資本主義下面，農民所受的榨取「與工業無產者所受的榨取，只有形式上的差異。榨取者是一個：資本單個的資本家藉了抵押和高利貸榨取個別的農民，而資本家階級則藉了徵收國稅來榨

（註四九）一九零九年芝加哥版，第九二八頁。——編者。

（註五〇）第八二八頁。——編者。

（註五一）第七一零頁。——編者。

取農民階級」(法國的階級鬥爭)。(註五二)「農民的農業,小有所產制度,只便利資本家從田地中榨取利潤,利息和地租,至於農民地主,只好聽他自己的便去獲取他自己的工資了。」農民總要把他自己勞動工資的一部分交付資本主義社會,那就是說,交付資本家階級,而自己逐漸墮落。到愛爾蘭佃戶的地步——這都是在私有財產者的名義下進行的。」(註五三)爲什麼「穀類的價格在小農佔優勢的國家比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佔優勢的國家來得低呢?」「資本論第三卷。」(註五四)回答是,農民把他的剩餘生產品的一部分白獻給了社會(那就是說,白獻給了資本家階級)。「麵包和其他農產品」這種低價格,正是生產者貧困的結果,絕對不是他們勞動生產力的結果。」「資本論第三卷。」(註五五)作爲小生產之正常形式的農民田地私有制,小田地私有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衰退了,凋零了,滅亡了。

小農私有田產,在其本質上,不能有社會的勞動生產力之發展,社會的勞動形式,社會的資本集中,大規模的畜牧,進步的科學設施,高利貸和徵稅制必然到處使它貧困。資本既用在田地的價格上,便不能用在田地的耕種上。生產手段無窮盡地分散,生產者自己也就

(註五二)一九二四年紐約版,第一六四——一六五頁。——編者。

(註五三)一九二四年紐約版,第一六三頁。——編者。

(註五四)第九三七頁。——編者。

(註五五)第九三七頁。——編者。

隨着歸於隔絕了。「合作社，便是說，小農的組合，雖有非常進步的資產階級的作用，却只能削弱這種傾向，而不能除掉它，同時不應當忘記，這些合作社給富農的利益多，給貧農大眾的利益少，少到幾乎無有，此外，這些組合自身成爲工資勞動的剝削者。」這也是人力之一種大的浪費。生產條件日益惡化，生產手段的價格日益高漲，乃是小農私有制的必然的法則。〔資本論第三卷〕（註五六）

在農業中與在工業中一樣，資本主義只是「以生產者爲犧牲」來改進生產的過程。

農村工人在廣大面積上散開，破壞了他們的抵抗力，同時城市工人則因集中而抵抗力日益增加。在現代農業中，正如在城市工業中，增加了的生產力和比較大的勞動活動性，都是以破壞和消耗勞動力自身爲代價換來的。此外，資本主義農業上的每一進步，都是一種技術上的進步，不僅用來掠奪工人，而且也用來掠奪壤土……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只有藉了同時損害一切財富的基礎——田地和工人，才能發展生產技術和社會生產過程之結合。〔資本論第一卷〕（註五七）

六 社會主義

（註五六）第九三八——九三九頁——編者。

（註五七）第五四七——五四八頁——編者。

以上所說，表明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必然性，乃是馬克思純全由現社會之經濟的運動法則中推斷出來的。無數形式的勞動社會化乃是社會主義必然到來之主要的物質的基礎，這種勞動社會化日益加速度地發展，在馬克思死後這半世紀中間，情形更為顯著——在大規模生產的發長上。在資本主義的加特爾、辛狄加和托辣斯的發展上，表現得格外明白；而在財政資本的範圍和力量之雄厚的增加上也可以看得出來。這一種轉變之智力的和道德的推動力，便是無產階級，資本主義自身訓練出來的實際執行者。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其內容日益豐富，必然地成爲以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爲目的的政治鬥爭。生產社會化不可避免地引起社會公有生產手段的轉變，不可避免地引起『掠奪者被掠奪』的轉變。勞動生產力之巨額的增加；工作時間之縮短；以集體的完成的勞動來代替零星的原始的個別生產之殘餘和灰燼——這將是這一轉變的直接結果。資本主義破除了農業和工業之間的一切連系；但在同時，在其最高度的發展的過程中，它爲兩者中間的連系之建立預備下新的因素，把工業和農業連系在科學之自覺的運用的基礎上，連系在集體勞動之結合的基礎上，連系在人口之重新分配的基礎上（一方面消滅農村的孤僻和閉塞和野蠻，一方面消滅大城市中大量人口之反自然的集中。）一種新的家庭生活，婦女地位上的改變，青年人教養上的改變，正在由現代資本主義最高的形式準備起來；婦女和兒童的勞動，宗法家庭爲資本主義所瓦解，必然在現社會中具有最可怕最痛苦最可惡的形式。不過，

大規模工業，在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生產過程中，賦予婦女以及兩性青年和兒童一種必須在家庭以外完成的決定的任務，於是為家庭和兩性關係之較高的形式建立下一種新的經濟基礎。我不需要說，把基督教——條頓式的家庭看作絕對的，與把古羅馬式的、古希臘式的、或東方式的家庭看作絕對的，是同樣的糊塗——這些種形式，在過程中，構成一個歷史地交互連系的發展階段。並且，很顯然，把不同性別和不同年齡的個人合成一個勞動團體——雖然在其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和粗野的形式中（工人為生產過程而存在，並非生產過程為工人而存在）它是腐化和奴役的來源——在適當的條件下，却必然轉變為人類進步的來源。「資本論第一卷」(註五八)

在工廠制度中，可以尋見「將來教育的種子……這將是這樣一種教育：對於超過一定年齡的每一個兒童，把生產勞動與教育和體育結合起來，不僅當作一種增加生產的手段，乃當作造就充分發展的人類的唯一的途徑」(同書第五二二頁)。在這一歷史的基礎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不僅懷着觀照過去的意思，也懷着勇敢地預測將來，和勇敢地工作以求其實現的意思，提出了關於民族和國家的問題。在資產階級社會發展時代，民族乃是一種必然的產物，一種必然的形式。工人階級如不「照民族的样子來建立自己」，如不成為「民族的」(「雖然

(註五八)第五二九頁——編者。

完全不同資產階級對於這個名詞的見解，（註五九）便不能強大起來，不能成熟起來，不能團結它的力量。但資本主義的發展，逐漸破除民族間的界限，掃除民族的孤立性，以階級的矛盾代替民族的矛盾。因此在比較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無祖國」是完全真實的，而工人的「聯合行動」至少在文明國家中，「是解放工人們的首要條件之一」（共產黨宣言）。在社會發展之一定的階段，當這社會已經分裂為不能調和的階級的時候，當這社會如果沒有好像超出社會以上的相當地與社會分離的「威權」便不能存在的時候，國家這組織起來的壓制力便出現了。既經從階級的矛盾中出現，國家遂成爲

……在經濟上最有勢力的階級的國家，這一階級，藉了它的經濟的優越力量，也就成了統治的政治階級。於是取得鎮壓和剝削被壓迫大眾的新手段。所以，古代國家是奴隸所有者用以約束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以壓制農奴和屬農的機關。現代代議制國家是資本家剝削工資勞動的工具。「恩格斯著家庭，私產，和國家的起源」（註六〇）作者在本書中闡明他自己的和馬克思的見解。」

這種狀況，即使在民主共和國（最自由最進步的一種資產階級國家）也依然存在；所有的只是一種形式上的改變（政府與證券交易所連系起來，政界和報紙爲直接或間接的手段

（註五九）共產黨宣言——編者。

（註六〇）一九〇二年芝加哥版，第二〇八——二〇九頁——編者。

所腐化。)社會主義，既然消滅了階級，因而也將消滅國家。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寫道：

使國家真正地成爲全體社會之代表的第一次行動，便是說，爲了全體社會的利益而奪取生產手段，也將成爲它作爲一個國家的最後一次行動。國家威權在社會關係上的干與將成爲多餘的，將要一地跟着另一地的停止了。統治人類的政府將要轉變爲物品的管理和生產過程的管理。國家將不被「廢除」；它將自行「消滅」。(註六二)

在生產者自由而平等的聯合的基礎上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國家的機器送進它所應當去的地方：送進古物陳列所，與紡車和銅斧並列。「恩格斯著家庭，私產，和國家的起源」。(註六二)

最後，假如我們願瞭解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對於小農（這是在掠奪者被掠奪的時期依然存在的）的態度，我們應當參考恩格斯發揮馬克思的見解的一番話。在 *Neue Zeit* (新時代) (註六三)發表的關於「德法農民問題」的一篇論文中，他說道：

當我們取得國家的權力時，我們絕不想用力剝奪貧農，小有產者（不拘有無報酬）

(註六一)第三〇二頁。——編者。

(註六二)第二一一——二一二頁。——編者。

(註六三)一八九四年，第八卷，第一期，第三〇一——三〇二頁。列甯所引是由阿列克西耶瓦 (Aleksyeva) 發表的

這篇論文的俄譯本。列甯在運上面加了一個註：「頗多錯誤的俄譯本。」——編者。

至若對於大地主，我們是必須那樣作的。我們對於小有產者的任務，第一步先把他們那個別生產和個別所有改變為共同生產和共同所有，但並不用強制的方法，只用示範的方法，並予這目的以社會的助力。我們於是將有充分的資料，對農民表明這一改革的所有利益——即使現在他也應當瞭解的利益。

七 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策略

早至一八四四——一八四五年，馬克思便已發見舊唯物論的主要缺點之一，便是它不能瞭解實際革命行動的條件，不能承認實際革命行動的重要。因此，在馬克思一生中，一面從事理論工作，一面對於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策略問題加以不斷的注意。關於這一點，在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以及在他與恩格斯的四卷通信中（通信集發表于一九一三年）收有大量的材料。對於這一種材料，還不會加以充分的收集、組織、研究和整理。因此，我們還只能作十分概括的簡短的敘述，重在說明馬克思對於唯物論所下判斷的正確，便是說，沒有這一方面，便是不完全的，片面的，而且沒有生命力的。無產階級的策略之基本任務，已經由馬克思嚴格地依照他的唯物論辯證法的觀點之一般原則規定出來。只有對於某一社會內各階級的相互關係之總合加以沒有例外的客觀的估計，因而估計到這一社會發展的客觀階段，因而估計到這一社會和其他社會間的相互關係，才能成爲前衛階級正確策略之基礎。同時，對於一切階級和一切國家，不

要作靜的觀察，乃要作動的觀察，便是說，不要看作不動的，乃要看作動的（它們的活動法則爲每一階級的存在之經濟的條件所決定。）而對於這活動，又不要僅從過去的觀點來觀察，更要從將來的觀點來觀察；並且，也不要僅依照「進化論者」的庸俗觀念來觀察（他們只看見遲緩的變遷，）乃要加以辯證法的觀察：「在這樣偉大的發展中，二十年不過像一天——然而隨着到來的會是集中二十年的實質的一些日子。」馬克思這樣寫給恩格斯道（通信集第三卷第一二七頁。）在每一個發展階段，在每一個時機，無產階級的策略應當估計人類歷史上這些客觀地必然的辯證法，在一方面，要利用政治的停滯時期（那時事態以蝸牛的步伐沿着所謂「和平」發展的途徑運動，）發展最進步階級的階級意識、力量和戰鬥力；在另一方面，要順着這一階級運動「最後目的」的方向，來指導這一種工作，要在這一種工作中，培養那在偉大的日子（便是「在集中了二十年的實質」的日子）實際執行偉大任務的才能。在這問題上，馬克思有兩種理論是格外重要的：一種見于哲學之貧困，是與無產階級的工業鬥爭和工業組織有關的；另一種見于共產黨宣言，是與無產階級的政治任務有關的。第一種所說如下：

大工業把一羣各不相識的人聚在一個地方，競爭分裂了他們的利益。但他們工資的保持，這一種因反對他們的僱主而有的共同利益，把他們統一在這一反抗意見中——聯合起來……這種聯合，起初是孤立的……「形成」一些團體，後來，鑒于不斷聯合的資本，他們覺得，聯合的保持，較之工資的保持，更爲重要而且必須了……在這一種鬥爭中——一

種實在的內戰——將來戰爭中所需要的一切元素都聯合起來而且發展了。一旦達到這一點，這聯合便具有一種政治的性質。(註六四)

在這兒，我們便看出適用於將來數十年間的、適用於工人們所在以準備「一種將來戰爭」的全部長時期的、經濟鬥爭和工會運動的綱領和策略。我們更應當徵引馬克思，在他給恩格斯的信中，以英國勞工運動爲例，所說的一些話：馬克思在這兒指明，工業是在一種發達的狀況下，「收買工人」的企圖（通信集第一卷，第一三六頁），使他們脫離鬥爭的企圖，是怎樣地在進行；一般地來說，長期的繁榮怎樣地「使工人喪失鬥志」（第二卷，第二一八頁）；英國的無產階級怎樣地「資產階級化」；「這個最富於資產階級性的民族的最後目的，怎樣彷彿要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貴族政體，並在資產階級之外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第二卷，第二九零頁）；英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怎樣地逐漸消失（第三卷，第一二四頁）；「在英國工人能脫除貌似資產階級的染污以前，」怎樣地將要等待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第三卷，第一二七頁）；英國的運動怎樣地「缺少憲章運動者的氣概」（一八六六年第三卷，第三零五頁）；英國工人們怎樣地在養成「一種介乎急進資產階級與工人之間」的領袖（第四卷，第二零九頁，論侯勒歐克（註六五））怎樣地由于英國的壟斷，並且只要這種壟斷存在，「英國工人

(註六四) 哲學之貧困，芝加哥版第一八八頁——編者。

(註六五) Holyoake——譯者。

不會前進」(第四卷,第四三三頁)與工人階級運動之一般過程(和結局)有關的經濟鬥爭策略,在這兒是從一種非常寬廣的、多方面的、辯證法的、真正革命的觀點來討論的。

關於政治鬥爭的策略,共產黨宣言把馬克斯主義這一根本論綱提了出來:「共產黨員爲了工人階級的直接目的和利益而作戰,但在他們現在的運動中,他們也在保護那一運動的將來。」因此,在一八四八年,馬克思贊助波蘭「農田革命」的政黨——「在一八四六年發動克拉考(Cracow)叛變的政黨。」在德國,在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間,他贊助急進的革命民主派,後來他也不會翻改他當時關於策略所說的話。他把德國資產階級看作「自始便具有出賣人民的傾向」(只有作爲農民的聯盟者,才能使資產階級完全實現它的任務)「也具有與舊社會秩序的貴族代表妥協的傾向。」以下便是馬克思對於德國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階級地位所作的結論——作爲唯物論的一個例證(他不具論)的分析:在運動中來觀察社會,而所觀察的並不限于向後退的那一部分運動。

不相信自己,不相信民衆;怨恨在上的,而懼怕在下的……擔心着一場遍于世界的暴風雨……沒有力量,只有標竊……沒有進取性……一個可憐的老人,命定爲了他自己晚年的利益,來領導一個年富力強的民族初發軔的青年衝動……「一八四八年新萊因報,見學術遺產第三卷,第二一三頁。」

大致過了二十年以後,在一八六五年二月十一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通信集第三卷,第

二二四頁)馬克思說,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的原因是這樣的,資產階級甯願有奴隸的和平,即連爲自由作戰的希望也不願有。當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革命時期完結,馬克思強烈地反對任何對於革命的玩弄(沙波爾和維利赫,註六六以及同他們的爭論)堅持在新的條件下,當新的革命正在彷彿「和平地」醞釀的時候,需要知道怎樣地去工作。馬克思所要求的進行工作的精神,由他對於德國在最黑暗的反動時期的狀況之估計中明白地表示出來。在一八五六年,他寫道(通信集第二卷,第一零八頁)「在德國,全部問題都在于能否再來一次農民戰爭,以支持無產階級的革命。」(註六七)在德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尚在進行的時期,馬克思把他對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策略問題的全副注意用來發展農民的民主力量。他認定拉薩爾的行動「在客觀上背叛了全部工人階級運動,而傾向于普魯士人(通信集第三卷,第二一零頁)不說別的,因爲他「在給普魯士的貴族黨和國家主義以幫助。」在一八六五年二月五日,在與馬克思交換他們行將在報紙上發表的共同宣言的意見時,恩格斯寫道(通信集第三卷,第二一七頁)「在一個農業佔優勢的國家,用了工業無產階級的名義,專門攻擊資產階級,對於那大的封建貴族施于農業無產階級的剝削,連一句話也不記得說,乃是卑劣的。」在從一八六四到一八七零年的期間,德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將近完成了,普魯士和奧大利的剝削

(註六六) Schapper and Willich——譯者。

(註六七)這一句話,除了「在于能否」幾個字以外,原是由馬克思用英文寫的。——編者。

階級在爲從上層完成革命的這或那的方法爭戰。在這個時期，馬克思不僅斥責向畢士麥獻媚的拉薩爾，也糾正了陷入「親與派」和爲獨立主義辯護的威廉·李卜克內西。馬克思堅持以同樣嚴厲的態度反對畢士麥和「親與派」的策略，堅持不僅不迎合「征服者」（普魯士的貴族），乃要在普魯士軍事勝利所造成的基礎上來恢復那同他鬥爭的策略（通信集第三卷，第一三四、一三六、一四七、一七九、二零四、二二零、二一五、四一八、四三七、四四零——四四一頁）。在一八七零年九月九日國際工人聯合會所發出的著名的通告中，馬克思警告法國的無產階級，不要有不合時機的暴動；但在一八七一年，當這暴動實際發生的時候，馬克思則以十分的熱情來慶賀大衆的革命進取性，說他們在「與諸天作戰」（馬克思給庫格爾曼的信）。（註六八）

在這種情形下，正如在許多別的情形下，從辯證法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上看來，從無產階級鬥爭的一般過程和結果的觀點上看來，一種革命的擊進的失敗，較之從原有陣地撤退，較之不施一擊的屈服，是一種比較小的罪過，因爲那樣一種屈服會使無產階級失去鬥志，會挫傷它的鬥爭銳氣。既經充分地認識在政治停滯時期運用合法的鬥爭手段的重要，在一八七七年和一八七八年，當資產階級的合法性流行的時期，當反社會主義者的非常法令在德國通過的時候，馬克思嚴厲地斥責牟斯特（Moor）的「革命辭句」；但他同樣或更嚴厲地攻擊那有一時在公開的社會民主黨中流行的機會主義，因它不能表現一種自發的反抗性，堅決性，一種革命

（註六八）*Briefe an Kugelmann*, 一九二七年柏林版，信上的日期是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譯者。

精神，一種訴諸非法鬥爭以回答非常法令的決心（通信集第四卷，第三九七、四零四、四一八，四二二、四二四頁；以及給蘇爾治（註六九）的信。）

III 馬克思主義參考書目（註七〇）

馬克思的著作和書信，還不會有全集發表。（註七一）馬克思的著作，已經譯成俄文的，比譯成任何別種文字的都多。下面所舉馬克思的作品是依年代排列的。一八四一年，馬克思寫成關於伊壁鳩魯哲學的論文。（這篇論文收入學術遺產，這一部書是隨後還要說及的。）在這一篇論文中，馬克思依然完全遵守黑格爾派觀念論的主張。在一八四二年，馬克思寫作萊因報（在科倫）上的論文，其中有一篇是第六次萊因議會（Sixth Rhinish Diet）中辯論出版自由的批評，有一篇是關於偷木法律的論文，又有一篇是辯護政教分離的論文，及其他（有一部分被收入學術遺產。）從這兒我們看出馬克思由觀念論轉變到唯物論的痕迹，以及由革命的民治主義轉變到共產主義的痕迹。在一八四四年，在馬克思和魯格的主持下，德法年刊在巴黎出版。

（註六九）Fore — 譯者。

（註七〇）在這個書目中，列甫所提到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俄文著作，已經提要列入括弧中。——編者。

（註七一）見本書第五十二頁脚註後半。——編者。

在這個刊物中，馬克思的這一轉變是確定的完成了。馬克思在該刊所發表的論文中，最可注意的是黑格爾正義哲學批評（*A Criticism of Hegelian Philosophy of Right*（註七二）——收入學術遺產，並作為一個小冊子發表）和論猶太人問題（註七三）。「亦經收入學術遺產；俄文譯本作為一個小冊子發表。」在一八四五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在弗蘭克福發表一個小冊子，題名神聖家庭：反布魯諾及其同黨（*Die Heilige Familie: Gegen Bruno Bauer und Konsorten*）。收入學術遺產，曾于一九零六和一九零七年以兩種俄文本在聖彼得堡出版。）在一八四五年春季，馬克思寫出他的費爾巴哈論綱，作為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的附錄發表（有俄文譯本）。在一八四五——一八四七年，馬克思為一八四七年布魯塞爾的 *Deutsche Brüsseler Zeitung* [德文布魯塞爾新聞] 一八四五——一八四八年伯爾費爾（Bielefeld）的 *Westphalisches Dampfboot* [威斯法里亞汽船] 一八四六年的愛爾勃費爾（Elberfeld）的 *Gesellschafts-Spiegel* [社會之鏡] 以及巴黎的 *La Reforme* [改造] 等等寫了一些論文（大部分未經收集，再版，或譯為俄文）。在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寫了他的反蒲魯東的

（註七二）以英文本再版，收入馬克思的論文選集。由斯丹雷（H. T. Stebbing）翻譯。一九二六年在紐約和倫敦

出版——編者。

（註七三）同齊——編者。

基本著作，哲學之貧困（註七四）以回答蒲魯東的貧困之哲學（註七五）本書在布魯塞爾和巴黎發表（在一九零五和一九零六年有三種俄文譯本）在一八四八年自由貿易講詞（註七六）在布魯塞爾發表（有俄文譯本）隨後在倫敦發表了與恩格斯合著的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幾乎譯成所有歐洲文字和一些別種文字（在一九零五和一九零六年，約有八種俄文譯本，這些版本大部分被沒收，以各種題名出現：共產黨宣言，論共產主義，社會階級與共產主義，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歷史哲學；本書及馬克思其他作品之完全的最正確的譯本均為在國外出版的勞動解放社的版本）從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到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新萊因報在科倫發刊，以馬克思為實際的主編。這個報紙直到今天依然要算革命的無產階級最好的，空前的機關報，馬克思在報上發表的無數的論文，尚不會加以完全收集和再版。其中最重要的被收入學術遺產工資、勞動和資本會在該報發表，後來不漸地以單行本出版「在一九零五和一九零六年，有四種俄文譯本」曾在該報發表的 *Die Arbeiter am Puder* 「掌政的自由派」也以單行本版「一九零六年在聖彼得堡出版」在一八四九年，馬克思在科倫發表了 *Zwei Politische Prognose* 「兩次政治審問記」——這是馬克思爲了違犯出版法和號召武裝反抗政府的罪

（註七四）原著爲法文，題名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編者。

（註七五）*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編者。

（註七六）一八四八年一月九日在布魯塞爾民主聯合會中發表的一篇演說。一九一七年在紐約出版。——編者。

名受審問時所發表的兩篇演說的原文「在一九零五和一九零六年有五種俄文譯本」在一八五零年，馬克思在漢堡出版了六期新萊因報，在該報上發表的最重要的論文後來收入學報遺產。格外值得注意的是一八九五年由恩格斯以單行本再版的馬克思的論文，題名為法國的階級鬥爭，一八四八——一八五零年，「有三種俄文譯本，其中兩種于一九零六和一九二二年在聖彼得堡出版。」在一八五二年，馬克思的一本小冊子在紐約出版，題名為拿破崙三世政變述評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註七六)。「有俄文譯本」在同一一年，馬克思又在倫敦發表了一本小冊子，題名為 *Einthei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musprozess in Köln* 「科倫共產主義者審問真相」。「俄文譯本于一九零六年在聖彼得堡出版。」從一八五一年到一八六二年，馬克思是紐約論壇 (*New York Tribune*) 經常的撰稿人，他有許多篇論文作為社論(註七六)在該報上不具名地發表。這些篇論文中，最重要的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死後以德文譯本再版的，題名為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註七九)。「在一九零五年和一九

(註七七)先於一八五二年，在紐約由約瑟·維德麥爾 (Joseph Weydemeyer) 在他的刊物革命 (*Die Revolution*) 上發表。——編者。

(註七八)恩格斯和物恩斯坦在論馬克思的論文中 (前者見政治科學辭典第六卷第六〇三頁，後者見一九一一年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書) 誤作一八五三——一八六〇。參考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

(註七九)在一九一三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發表，證明這些論文是由恩格斯會同馬克思寫成的。——編者。

零六年，俄文譯本收入全集的有兩種，有單行本發表的有五種。論壇上刊載的馬克思的論文，有一些後來在倫敦有單行本發表，例如，一八五六年發表的論帕爾摩斯頓（Palmston）的一篇；十八世紀外交史内幕（Revelations Concerning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揭露英國自由黨的大臣們對於俄國不斷地作奴隸性的依賴）和其他在馬克思死後，他的女兒伊利諾·阿維玲（Eleanor Aveling）把他在論壇上發表的關於東方問題的一些論文，於一八九七年在倫敦印成一本書，題名為東方問題（The Eastern Question）（註八〇）。「有一部分譯成俄文，於一九一九年在哈爾考夫（註八一）出版」（註八二）從一八五四年尾，在一八五五年內，為New Odes-Zeitung「新奧德爾報」撰稿，在一八六一——一八六二年，為維也納人的報紙Presse「新聞報」撰稿。那些論文不會收集起來，只有不多的幾篇在新時代中再版。馬克思無數的信件也是這樣的。馬克思在Das Volk「人民報」（一八五九年在倫敦刊行）關於一八五九年意大利戰爭的外交史的論文，遭遇正復相同。在一八五九年，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在柏林出版「俄文譯本」一八九六年在莫斯科出版一種。

（註八〇）在這一部書中，有許多論文並非馬克思所作的，他的女兒誤當作他作的。——編者。

（註八一）Khar'kov——譯者。

（註八二）本文初發表時，列甯說：這部書「未譯成俄文」。後來修改本文時，他教人注意上述部分的譯文。在本書目錄時時見到同樣關於後來版本同樣的說明。——編者。

九零七年在聖彼得堡出版一種。在一八六零年，馬克思著的題名伏葛特先生 (*Henry Vogt*) 的一部書在倫敦出版。

在一八六四年，馬克思著的國際工人聯合會演說詞 (註八三) (*Add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在倫敦出版 (有俄文譯本)。馬克思是國際總委員會的許多宣言、控訴和議決案的作者。這一種材料尙未經充分的整理，以至還不會完全收集起來。首先從事這一項工作的是基克 (*Gr. Jaek*) 的書，*Die Internationale* [國際] (註八四) [一九零六年譯成俄文，在聖彼得堡出版]，其中再版有馬克思的一些書信和決議案。在馬克思所寫的國際的文件中，有總委員會關於巴黎公社的宣言。于一八七一年在倫敦以單行本發表，題名為法國的內戰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有數種俄文譯本，其中之一為列甯編輯]。在一八六二和一八七四年間，馬克思與國際會員庫格爾曼 (*Kugelmann*) 通信，這些信件後來以單行本發表 [有兩種俄文譯本，其中之一為列甯編輯]。在一八六七年，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第一卷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 在漢堡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於一八八五和一八九四年，在馬克思死後，由恩格斯出版 [俄文譯本第一卷有兩種版本，第二和第三卷各有兩種版本]。 [在一八七六年，馬克思參加恩格斯的 *Henry Engen*

(註八三) 普通稱為成立宣言，因為它是在第一國際正式成立時發表的。——編者。

(註八四) 一九〇四年在萊比錫 (*Leipzig*) 出版。

Darwin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反杜林論] (註八五) 的著作，他看過全書的原稿，並寫了論政治經濟學的一整章。

在馬克思死後，他以下的著作被發表出來：哥達綱領 (*The Gotha Program*) (註八六) (在一八九〇——一八九一年，發表於新時代第十八期；俄文譯本於一九〇六年在聖彼得堡出版)；價值、價格和利潤——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發表的 (註八七) 一篇演講稿 (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再版於第十四卷第二期；在一九〇五和一九〇六年，各有俄文譯本出版)；*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簡稱學術遺產) 共三卷，於一九〇二年在斯圖加特出版 [在一九〇七和一九〇八年，各有俄文譯本在聖彼得堡出版；拉薩爾給馬克思的信，本是單獨發表的，也收入學術遺產]；*Briefe und Auszüge aus Briefen von J. Ph. Becker, J. Dietzen, K. Marx, F. Engels, u. A., an F. A. Sorge und Andere* [貝克爾、狄茲根、馬克思、恩格斯等給蘇爾治

(註八五) 有一種反杜林論的節本，一九〇七年在芝加哥以英文發表，題名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界碑 (*Landmark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馬克思論政治經濟學的那一章被刪除。反杜林論的一部分，以放大的形式，作為一種單行本，於一九〇〇年在芝加哥以英文發表，題名為空想的社會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編者。

(註八六) 一九二二年在紐約出版。——編者。
(註八七) 以英文發表。——編者。

等的書信及書信摘錄」(註八八)「有兩種俄文本；一種譯本載有列甯的鈹文」*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剩餘價值論)，共三卷，分作四部分，於一九〇五——一九一〇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相當於資本論第四卷的稿本，由考茲基發表。「只第一卷譯成俄文；有三種版本；其於一九〇六年在聖彼得堡出版，餘二於一九〇六和一九〇七年在基耶夫(Кіев)出版。」在一九一三年，四大卷的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恩格斯和馬克思的通信集) 在斯圖加特出版，其中共收有一千三百八十六封信，寫於一八四四年九月到一八八三年一月十日之間，對於馬克思的傳記和見解之研究，供給大量的十分寶貴的材料。在一九一七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一八五二——一八六二年所寫的論文兩卷，以德文出版。(註八九)關於這一篇馬克思的著作的目錄，應當補充一句：大部分以德文發表在新時代，*Vorarbeiten* [「前進」] 以及其他社會民主黨期刊上的馬克思的許多論文，都不曾列舉在這兒。俄文譯本的目錄也實在是不完全的。

(註八八) 一九〇六年斯圖加特版。——編者。

(註八九)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 Marx und F. Engels, 1852 bis 1862*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集，一八五二到一八六二年] 由里亞沙諾夫 (N. Ryazanov) 於一九一七年在柏林編輯出版。

——編者。

關於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文字是非常多的。這兒只能提一提那最重要的，所有著者可以大別爲三類：馬克思主義者，大體上採取馬克思的觀點的；資產階級作家，大體上敵視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主張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原則，實際上却代以資產階級的概念的。作爲修正主義之俄國的特殊的種類，應當提到民粹主義者（Narodnik）對於馬克思的態度。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他的“Ein Beitrag zur Bibliographie des Marxismus”
〔馬克思主義參考書目〕中（收入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社會科學和社會政治學文庫〕一九〇五年版，第二十冊，第二卷，第四一三——四三〇頁，）
列了三百來個題目，那是很不完全的。尚有若干見於一八八三——一九〇七年及以後各年新
時代的索引，更有若干見於一八九三——一九〇九年耶拿（Jena）版的約瑟·斯坦罕謨爾
（Joseph Stammhammer）編的 Bibliographie des 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書籍提要〕第一至二卷。欲得一馬克思主義的詳盡書目，也可參考一
九〇五年及以後各年在柏林出版的 Bibliographi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社會科學
書籍提要〕。更可參考魯巴金（N. A. Rubakin）著的在書籍中間（Among Books）〔俄文
本〕第二卷。我們這兒所舉的只是一些最重要的書目。關於馬克思的傳記這一個部門，首先應
當注意恩格斯在 Volkskalender 〔人民的日曆〕上的論文，於一八七八年由布拉克（Bracke）
在布勞斯維格（Braunschweig）發表，更應注意他在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

- schafien* 「政治科學辭典」上的論文，見第四卷，第六〇〇至六〇三頁。關於本部門的其他著作是威廉·李卜克內西著的馬克思 (*Karl Marx: Biographical Memoirs*) 一八九六年在紐倫堡 (Nuremberg) 出版；「俄文譯本」於一九〇六年在聖彼得堡 出版；(註九〇) 拉伐格 (Lafargue) 著的憶馬克思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Karl Marx*) (新時代第九卷，第一期) 「俄文譯本」於一九〇五年在敖迭薩 (Odessa) 出版；(註九一) 馬克思回憶錄 (*Karl Marx: In Memoriam*) 一九〇八年在聖彼得堡 出版 (涅甫索洛夫，勞支考夫，巴沙洛夫，斯鐵克羅夫，芬—葉諾大耶夫斯基，魯木顏柴夫，蘭諾爾，羅蘭—赫爾斯特，伊林，盧森堡，齊諾維耶夫，伽敏涅夫，奧爾羅夫斯基，達干斯基) (註九二) 等俄文的論文集；(梅林格的馬克思傳 (*Karl Marx*) 美國社會主義者斯帕果 (John Spargo) 用英文寫的一大部馬克思的傳記 (馬克思，其生平和工作，註九三) 一九一一年在倫敦 出版) (註九四) 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欲知
- (註九〇) 一九〇一年芝加哥 版——編者。
- (註九一) 以英文再版於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 (*Karl Marx: Man, Thinker and Revolutionist*) 這是由里亞沙諾夫編輯的一部論文集，一九二七年在倫敦 出版。——編者。
- (註九二) T. Neuzorov, N. Rozhkov, V. Bazarov, E. Steklov, A. Finn-Yenotzhevsky, P. Rumyantsev, K. Renner, H. Roland-Holst, V. Jilyin, R. Luxemburg, G. Zinoviev, E. Kamenev, P. Orlovsky, M. Tagansky。——譯者。
- (註九三) *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譯者。
- (註九四) 原著美國版，於一九〇九年在紐約 發表。——編者。

馬克思一般的活動，可看考茲基著的 *Die historische Leistung von Karl Marx. Zum 25. Todestag des Meisters* [馬克思之歷史的貢獻，本師二十五週祭日紀念] 一九〇八年在柏林出版 [俄文譯本於一九〇八年在聖彼得堡出版] 以及柴特金 (Chaim Zetkin) 著的馳名的小冊子 *Karl Marx und sein Lebenswerk* [馬克思及其一生事業] 一九一三年出版。關於馬克思的回憶錄，安涅考夫 (Annenkov) 作的見於一八八〇年的 *Vestnik Evropy* [歐洲信使] 第四期；也見於他的回憶錄第三卷；一八八二年在聖彼得堡出版的 [俄文本的] 希有的十年 (註九五)；舒爾茲 (Carl Schurz) 作的見於一九〇六年的 *Russische Bogatswo* [俄國的財富] 第十二期；考伐列夫斯基 (M. Kovalevsky) 作的見於一九〇九年的歐洲信使 第六期及其他。

關於馬克思主義和史的唯物論，普力哈諾夫 (G. V. Plehanov) 在他下列的著作中加以最好的闡明：二十年 (*For Twenty Years*) 一九〇九年在聖彼得堡出版；由防禦到攻擊 (*From Defence to Attack*) 一九一〇年在聖彼得堡出版；馬克思主義之根本問題 一九〇八年在聖彼得堡出版 (註九六) 及其他 [都是用俄文寫的]。[俄文譯本有] 拉布里歐臘 (Antonio

(註九五) *A Remarkable Decade*，——譯者。

(註九六) 英文譯本於一九二九年在紐約和倫敦出版。——編者。

Labriola) 著的 *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erialiste de l'histoire*。【唯物史觀論】一八九八年在聖彼得堡出版；(註九七) 及其史的唯物論和哲學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hilosophy*) 一九〇六年在聖彼得堡出版；梅林格著的 *Ueber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史的唯物論】一九〇六年在聖彼得堡出版；有兩種版本；】和 *Die Lessing'sche "Lehrjahre"* 【勒興故事】一九〇八年在聖彼得堡出版；】安得勒 (Charles Adler) 非馬克思主義者) 著的 *Le Manifeste Communiste de Karl Marx et F. Engels* 【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一九〇六年在聖彼得堡出版。參考一九〇八年在聖彼得堡出版的史的唯物論 (*Historical Materialism*) 這是恩格斯、考茲基、拉伐格、及許多別人的論文集；以及阿克西洛德 (L. Axelrod) 著的哲學小品 (*Philosophical Sketches*) 一九〇六年在聖彼得堡出版的史的唯物論之哲學的批評 (*A Reply to Philosophic Criticism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俄文譯本】一九〇六年在聖彼得堡出版。關於狄茲根誤解馬克思主義之不成功的嘗試，有一種特殊的辯護，見於安特爾曼 (B. Untermann) 的書 *Die logischen Mängel des engeren Marxismus* 【褊狹的馬克思主義之邏輯的缺點】一九一〇年在慕尼黑出版。共七五三頁 (一部大而切實的書) 賴克斯 (Hugo Riokes) 著的 *Die Philosophische "Wurzel des Marxismus"* 【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根源】見於一九〇六年的 *Zeitschrift*

(註九七) 一九〇四年在芝加哥出版。——編者。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一切政治科學雜誌] 第三冊, 第四〇七——四三二頁 (一部有趣味的作品, 由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 從唯物論的觀點, 表明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之哲學的統一性) 伊爾德曼 (Benno Erdmann) 著的 “Die philosophischen Voraussetzungen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唯物史觀之哲學的假定”] 見於一九〇七年的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Schmoller's Jahrbuch) [立法、行政和國家經濟年鑑 (即斯摩勒爾年鑑)] 第三冊, 第一至五六頁 (一部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論文集; 一部馬克思哲學唯物論若干基本原则之很有用的提要, 也是一部從流行的康德主義的觀點和一般不可知主義的觀點來反對馬克思哲學唯物論的論文集) 斯坦特勒 (Rudolph Stammler) (康德主義者) 著的 Wissenschaft und Recht na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唯物史觀的經濟學和政治學] 一九〇六年在萊比錫出版, 烏爾特曼 (Vollmann) (也是一個康德主義者) 著的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史的唯物論] (俄文譯本於一九〇一年出版) 伏爾勞德爾 (Vorländer) 著的 Kant und Marx [康德和馬克斯] [俄文譯本] 於一九〇九年在聖彼得堡出版, 參考包格達諾夫 (A. Bogdanov) 巴薩洛夫 (V. Bazarov) 及他人與伊林 (V. Il'in) (註九八) 之間的論戰, 前者的見解見於一九〇八年在聖彼得堡出版的馬克思主義

(註九八) 列寧的簽名之一——編者。

哲學大綱 (Outline of Marxian Philosophy) 包格達諾夫著的偉大的拜物教之衰落，一九〇九年在莫斯科出版，及其他作品；後者的見解見於他所著的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註九九) 一九〇九年在聖彼得堡出版「都是用俄文寫的。」關於史的唯物論和論理學的問題，重要著作是：考茲基著的論理學和唯物史觀 (Ethics and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註100) 「俄文譯本」於一九〇六年在聖彼得堡出版，以及考茲基著的許多別的作品；包丁著的以近代批評的眼光來看馬克思的理論體系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Karl Marx in the Light of Recent Criticism) (註101) 「俄譯本」於一九〇八年在聖彼得堡出版；高特爾 (Hermann Gorter) 著的 Der historisch-Materialismus 「史的唯物論」一九〇九年出版。關於反對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我們願指出屠干—巴拉諾夫斯基 (Tugan-Baranovsky) 著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 「用俄文寫的」一九〇七年在聖彼得堡出版；普洛考波維契 (S. Prokopovich) 著的馬克斯之批判 (Critique of Marx) 「用俄文寫的」一九〇一年在聖彼得堡出版；罕馬赤爾 (Hamacher) 著的 Das philosophisch-ökonomische

(註九九) 列寧全集英文本第八卷。編者。

(註100) 一九一三年在芝加哥出版。編者。

(註101) 一九〇七年在芝加哥出版。編者。

System des Marxismus [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經濟的體系] 一九一〇年在萊比錫出版(共七三〇頁)是一部文句集錄。桑巴特(Werner Sombart)著的 *Sozialismus und Soziale Bewegung im XIX. Jahrhundert* [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 [俄文譯本] 在聖彼得堡出版。阿德勒(Max Adler) (康德主義者) 著的 *Kausalität und Teleologie* [原因與結果] 一九〇九年在維也納出版。收入 *Marx-Studies* [馬克思研究] 以及同一作者著的 *Marx als Denker* [思想家的馬克思]。

黑格爾派觀念論者甄太爾 (Giovanni Gentile) 著的 *La filosofia di Marx* [馬克思的哲學] 一八九九年在皮薩(Pisa) 出版。這是值得注意的一部書。著者指出平時不為康德主義者、實證論者、等等所注意的關於馬克思的唯物論辯證法的一些重要方面。與此相同的是列維 (Levy) 著的費爾巴哈 (Feuerbach) ——一部論及馬克思的主要前輩之一的作品。切爾尼歇夫 (Chernyshev) 的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劄記「用俄文寫的」一九〇八年在聖彼得堡出版。乃是從馬克思的一些作品中摘錄出來的一部有用的集子。關於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重要著作如下：考茲基著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The Economic Doctrines of Karl Marx*) (註101) (有許多種俄文版本) *Die Agrarfrage* [農田問題] *Das Erfurter Programm* [耶爾佛綱領] 以及許多小冊子「皆有俄文譯本」勃恩斯坦著的 *Die ökonomische Lehre* (註102) 一九二五年在倫敦和紐約出版。——編者。

的 *Über die Element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ie Intensität der Arbeit, Wert und Preis* [政治經濟學原理、勞動、價值和價格的強度] 包姆—巴佛克的批評，由希爾佛丁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見所著 *Bohm-Bawerks Marx-Kritik* [包姆—巴佛克對於馬克思的批評]（收入一九〇九年維也納版的馬克思研究）和在新時代上發表的比較短小的論文。

在馬克思主義之解釋和發展上，有兩種主要的潮流——所謂修正派和急進的（「正統派」）馬克思主義，關於這個問題，可參考勃恩斯坦著的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註103）一八九九年在斯圖加特出版 [有兩種俄文譯本，一於一九〇一年在聖彼得堡出版，一於一九〇一年在莫斯科出版] 和 *Aus de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ozialismus* [社會主義之歷史和理論] [俄文譯本] 於一九〇二年在聖彼得堡出版。對於勃恩斯坦的回答，見茲基著的 *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 [勃恩斯坦和社會民主黨政綱] 一八九九年在斯圖加特出版（在一九〇五和一九〇六年有四種俄文版本）關於法國馬克思主義的文獻，可參考葛斯德（*Jules Guesde*）的書 *Quatre ans de lutte des classes* [階級鬥爭的四年] *En Garde* [守衛] 和 *Questions d'aujourd'hui* [今日之問題] 一九一一年在巴黎出版。拉伐格著的

（註104）英文本改名爲進化的社會主義，一九〇九年在紐約出版——編者。

le déterminisme économique. La méthode historique de Karl Marx [經濟的定命論·馬克思的歷史方法] 一九〇九年在巴黎出版。潘尼考克 (Anton Pannekoek) 著的 *Zwee Tend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勞工運動的兩種傾向]。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之積聚的理論，有一種新著作，便是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著的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資本之積聚]。一九一三年在柏林出版，她對於馬克思的理論所作不正確的解釋，有下列三種著作加以分析，一是包爾 (Otto Bauer) 著的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資本之積聚」] (一九一三年新時代第三十二卷，第一期，第八三一和八六二頁)；一是伊克斯坦 (Eckstein) 在前進上發表的論文，一是潘尼考克在 一九一三年 *Bremer Bürger-Zeitung* [布列門市民報] 上發表的論文。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舊俄國文獻，讓我們注意下列各書：齊却林 (B. Chicherin) 著的「德國社會主義者」(『The German Socialists』) 發表於別騷布拉騷人 (Bezobrazov) 的政治科學文選，(Collec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一八八八年在聖彼得堡出版，和一九〇二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政治學說史 (History of Political Doctrines) 第四章，第一五六頁；回答上列各書的是齊別爾 (Ziber) 著的齊却林先生的眼鏡下的德國經濟學者 (The German Economists Through Mr. Chicherin's Glasses) 見他的全集第二卷，一九〇〇年在聖彼得堡出版；斯羅尼姆士奇 (G. Slonimsky) 著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The Economic Doct-

time of Karl Marx) 一八九八年在聖彼得堡出版；齊別爾 (N. Ziler) 著的里嘉圖與馬克思 (*David Ricardo and Karl Marx in Their Socio-economic Investigations*) 一八八五年在聖彼得堡出版，和他的全集第二卷，一九〇〇年在聖彼得堡出版，更可參看考甫曼 (H. Kaufmann) 在一八七二年的歐洲信使第五期對於資本論的評論——這一篇論文以下列的事實著稱：在資本論第二卷的附錄中，馬克思引徵考甫曼的議論，認作他的辯證唯物論方法之正確解說。

俄國的納洛德尼克派 (Narodniks) 論馬克思主義的有米哈伊羅夫斯基 (N. K. Mikhailovsky)——見一八九四年的俄國的財富第十期，和一八九五年該刊第一和第二期；更收入他的全集——中有關於斯特魯威 (P. Struve) 的評註的議論，於八九四年在聖彼得堡出版。米哈伊羅夫斯基的觀點，經圖林 (K. Tulin) (即伊林) 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見所著事實決定我們經濟發展的特徵 (*Data Characterising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一八九五年在聖彼得堡付印，但為審查員所消毀，後來收入伊林的十二年，於一九〇八年在聖彼得堡出版。其他納洛德尼克派的著作：維·維 (V. V.) 著的我們的政策的路線，一八九二年在聖彼得堡出版，和從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紀，一九〇七年在聖彼得堡出版；尼考拉伊 (Nikolai)——論我們改革後的社會經濟大綱 (*Outline of Our Post-Reform Social Economy*)——一八九三年在聖彼得堡出版；切爾諾夫 (V. Chernov) 著的馬克思主義和農田問題 (*Marxism*)

and the Agrarian Problem) 一九〇六年在聖彼得堡出版，和哲學小品與社會學小品 (*Philosophical and Sociological Sketches*) 一九〇七年在聖彼得堡出版。

在民粹主義派以外，讓我們更注意以下各種著作：伽列耶夫 (N. Kareyev) 著的關於史的唯物論的舊的和新的小品文字 (*Old and New Sketche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用俄文寫的」，一八九六年在聖彼得堡出版；(第二版在，一九一三年出版，題名為經濟的唯物論之批評 (註104)) 馬薩里克 (Masaryk) 著的 *Das Philosophischen und Sozialischen Grundlagen des Marxismus* 「俄文譯本」於一九〇〇年在莫斯科出版；克洛斯 (Croce) 著的史的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arxian Economy*) (註105) 「俄文譯本」於一九〇二年在聖彼得堡出版。

若要正確地評價馬克思的見解，必須通曉他的同道者和同工者恩格斯的著作。假如不通曉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便不能瞭解馬克思主義，也不能加以充分的發揮。

關於由無政府主義的觀點來批評馬克思的作品，可看切爾吉騷夫 (V. Cherkov) 著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說 (*The Doctrines of Marxism*)，共兩卷，「用俄文寫的」，一九〇五年在聖彼得堡出版；圖克爾 (V. Tucker) 著的代表一本書 (*Instead of a Book*)，用俄文寫的，一

(註104) *Critique of Economic Materialism*。——譯者。

(註105) 一九一四年在紐約出版。——編者。

九〇七年在莫斯科出版；索雷爾（Sorel）（工團主義者）著的 *Insegnamenti sociali della economia contemporanea*，「俄文譯本」於一九〇九年在莫斯科出版。

列甯這一篇經典性的作品，是在一九一四年七月至十一月寫成的。最初發表於俄國格拉納特百科全書（*Granat's Encyclopaedia*）第七版，第二十八卷。

我的譯文所根據的是奧爾金（*Moisseye J. Ogin*）的英譯本，由特拉契帖堡（*Alexander Trachtenberg*）編訂的，見一九三〇年國際出版公司（*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 Inc.*）出版的列甯全集第十八卷。

據全集英譯本的敘言所說，這一篇作品，有一大部分過去曾經譯成英文，收入一九二七年出版的關於馬克思的論文集，卡爾·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Karl Marx: Man, Thinker, and Revolutionary*）也曾印成單行本。現在的英譯本是完全修改過的，也是第一次以全文發表的。列甯所引用的許多文句和參考書，都經過仔細地校勘。

在這一篇譯文之外，我曾見到四種中譯本。最早的一種，想是根據上面所說英文節譯本全譯的。其餘的三種，據說是根據列甯全集譯的，但未註明何種版本。這幾種譯本有一個共同的缺陷：都把「參考書目」這一部分略去了。實際上，對於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這一部分的重要性是並不下於前面的文字的。

我現在的譯文，除了補足「參考書目」這一部分之外，更列入編者所加的全部腳注。編者學識的廣博和態度的謹嚴，可以從此處窺見一二。

至於譯筆，我現在還只能忠於我所根據的英譯本，與其他譯本無法從同，乃是當然的了。讀者若不怕費事，拿幾種不同的譯本，對照起來看，取長補短，或許是更能獲益的。

一九四〇年立秋前一日，秋斯渾汗書。

憶馬克思

拉伐格作
董秋斯譯

I

我第一次見到馬克思是在一八六五年二月。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國際在聖馬丁堂 (St. Martin Hall) 內舉行的大會中成立。我由巴黎被派了來報告這個新組織已有的進步。現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議員及該國在柏林大會代表之一的托蘭先生 (Monsieur Tolain) 給了我一封介紹信。

我那時是二十四歲。那第一次訪問所給我的印象是我終生不能忘記的。那時馬克思的體力不大好，但仍努力寫作資本論第一卷（在兩年後的一八六七年發表）。他擔心他不能完成這一部著作，所以格外喜歡接見青年人，他說：『我應當訓練在我死後繼續從事共產主義宣傳的人。』

馬克思在科學生活方面以及在社會活動方面都是適於作導師的人。他在上述兩方面的活動是如此密切的交結著，我們若不把他同時看作科學家和社會主義的戰士，便永遠不能瞭解他。在一方面，他承認每一種科學應當爲了其本身的緣故求發展，並且當我們從事科學研究的時候，我們不必關心我們的工作的最後效果，不過在另一方面，他主張一個有學術修養的人，

假如他要免去他的能力的衰退，永不應當停止參加社會事業——不應當甘心把自己關在他的研究室或實驗室中，而避開當代人的生活及其社會的和政治的鬥爭。

「科學不應當是一種自私的娛樂。凡有專心從事科學研究之幸運的人，都應當把他們的知識用在人類服務上。」他喜歡說的話中有一句是，「爲世界工作。」

雖然他深心同情工人階級的困苦，不過使他採取共產主義的觀點的，却並不是任何感情的作用，乃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他以爲一切無偏見的人，一切不爲私人的利益所左右的人，一切不爲階級的偏見所蒙蔽的人，必然達到同樣的結論。雖然他研究人類社會之經濟的和政治的發展時沒有任何成見，但當他下筆著作時，却具有廣布他的研究之結果的確定目的。他的既定計劃是爲直到他那時還迷失在烏托邦的煙霧中的社會運動提供一個科學的基礎。至於社會活動方面，他參加的目的是只爲了工人階級的勝利，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便是，當它一旦取得社會上政治的和經濟的領導地位，便要建立共產主義。正如資產階級一旦得勢，他的使命便是，破除妨害農業和工業發展的封建束縛，開始商品和人力的自由活動，開始僱主和工人之間的自由契約，集中生產和交換的手段——因而，不自覺地，爲將來的共產主義的社會預備下物質的和智能的基礎。

馬克思並不把他的活動限制在他的出生地上。「我是一個世界的公民，」他常說，「我流落到什麼地方，便在什麼地方工作。」實際上，他爲事業和政治迫害驅逐到法比英等國，他便在

那些國家的一切革命運動中演一個主要的部分。

但當我第一次訪問時，我在麥特蘭公園路（Maitland Park Road）的書室中見到他，依我那時看來，他並不是一個不倦的和無比的政治煽動者，却是一個學問家。這一個房間已經成爲史蹟了。文明世界各地願與這位大師商量社會主義思想的人都聚到這裏來。凡要親切地認識馬克思的學術生活的人，都應當對於這一間工作室有一個清楚的觀念。這房間是在二樓上，一個向着公園的大窗子供給很好的光線。火爐面對窗子，兩旁是書架，書架上，面是報紙和稿件的包裹，一直堆積到天花板。在窗子的一邊，擺着兩張桌子，上面也是各種文件、報紙和書籍。在房間的中部，光線最好的地方，是一個三尺長二尺寬質樸無華的小寫字台和一把曲背的有靠手的椅子。在這把椅子和一個書架中間，面對着窗子，是一個皮面沙法，馬克思有時躺在上面休息一下。壁爐架上堆的還是書，雜有紙菸、火柴匣、菸草罐、鎮紙器，以及他的女兒們的、他的夫人的、恩格斯的和烏爾夫（Wilhelm Wolf）的照像。馬克思是一個吸菸很多人。『由資本論得來的錢怕不能抵償我寫它時所吸的紙菸，』他對我說。不過他把火柴用得更浪費。他時常忘記他的菸斗或紙菸，所以必須不斷地點火，在一個難以相信的短時間用完一匣火柴。

他從來不許任何人整理（實際上是擾亂）他的書籍和文件。這種滿眼的紛亂只是表面上的。實際上，每一件東西都在它適當的位置，他可以信手拿到他所要的書籍或稿件。在談話的時候，他時常停止一剎那，指出一本書中有關的片段，或找出一個數字來作參考。他同他的書室

合爲一體，那裏邊的書籍和文件好像他的四肢一般服從他的命令。

當他安置書的時候，他不關心外表。四開本的和八開本的大小書籍，就體積和式樣來說，雜亂無章地放在一起。使他感覺興趣的是這些書的內容。在他看來，書籍是知識工具，不是奢侈品。「它們都是我的奴隸，」他常說，「應當作我吩咐它們作的事。」他並不關心書的樣式，書的裝釘，紙張或印刷的美觀；他總是隨意折角，隨意畫線，並在邊上用鉛筆標記。他不在他的書上加註，不過當一個作者的文字失檢的時候，他禁不住要畫一個問號或驚歎號。他的畫線法使他隨時能參考任何需要的文字。每過幾年，他便重讀一次他的筆記簿和他讀過的書中特別好的片段，以恢復他的記憶——他的記憶本是極端強大和準確的。從很早的年齡起，他便已按照黑格爾記誦不流暢的詩句的辦法來煅煉他的記憶力。

他能背誦海涅和歌德的許多詩句，常在談話時引用這些詩人的作品。誠然，他以歐洲大多數語言讀了許多的詩。每過一年他總要用原文重讀一次艾斯啓拉（Aeschylus）的作品，他把這位作家和莎士比亞看作世界上空前的兩個最偉大的戲劇天才。他對於莎士比亞懷着無限的讚美。他在這位英國劇作家身上下過一番苦功，就連那些比較小的角色他都很熟悉。在馬克思家庭中有一種真正的莎士比亞崇拜熱，而他的三個女兒能記誦巴德（Bard）的許多作品。一八四八年以後不久，馬克思爲要充實他對於英文的知識（他已經能讀得很好），他把莎士比亞所有最特出的詞句格式分類列出來；他對於科伯特（William Cobbett）也用同樣的辦

法，因為他也很尊敬這位作家。但丁和勃恩士 (Burns) 也在他所愛好的詩人以內，聽他的女兒們背誦勃恩士的諷刺詩或唱這蘇格蘭作家的情歌，對於他總是一種娛樂。

勤勉的科學專家屈維爾 (Cuvier) 作巴黎博物院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 現改爲 Jardin des plantes 院長的時候，有一些設備了專爲他個人用的工作室。這些房間的每一間專供一個特殊的研究部門用，其中爲了這種研究設備有必需的書籍器具，解剖用品等等。當在一種工作上感到疲倦的時候，屈維爾遷入別的房间，覺得勞心工作上的一種變換正如休息一樣。有益馬克思與屈維爾一般，不斷地工作，但他却沒有這位法國比較解剖學家那樣設備幾個工作室的財力。他藉了在室中踱來踱去以休息他的腦筋，所以門窗之間的地氈已經破成一道清楚的溝，好似穿過草地上的一條小徑。有時他躺在沙法上讀一本小说，同時預備兩種，輪流着讀——因爲，正如達爾文，他是一個偉大的小說讀者。他很喜歡十八世紀的小說，格外愛好費爾丁 (Fielding) 的 Tom Jones。在當代小說家中，他所喜歡的是科克 (Paul de Kock)，利維爾 (Charles Lever) 大仲馬 (the elder Dumas) 和斯葛德 (Sir Walter Scott)。他把後者的老人 (Old Man Friday) 看作一篇傑作。他對於冒險故事和談諧小說有一種偏好。他以塞凡提斯和巴爾扎克 (Balzac) 爲最偉大的小說作家。吉訶德先生是詠騎士精神之衰落的史詩，新興資產階級把這種德行描寫作荒謬可笑的东西。他對於巴爾扎克是如此的欣賞，以至他曾計劃，在完成他的經濟學研究的時候，寫一篇人類的喜劇 (La comédie humaine)

的評論。馬克思不僅把巴爾札克看作他當時社會生活的歷史家，乃更看作前知的創造者，他所創造的人物的典型，在路易·費力普（Louis Philippe）的統治下，還只好在胚胎狀態中，直到巴爾札克死後，第二帝國的時候，才得到充分的發展。

馬克思幾乎能讀所有重要的歐洲語文，並能把德、法、英三種文字寫得很好，使所有精通這些文字的人加以讚美，他喜歡說：『一種外國文字是人生鬥爭中的一種武器。』他有一種特殊的語文天才，他的女兒們都稟賦有這種遺傳。當他開始學俄文的時候，他已經是五十歲。雖然他已經通曉的死的和活的語文對於斯拉夫語根的研究並沒有什麼幫助，他在六個月的期間竟能有這樣的進步，能從原文讀他最重視的作家（普希金、果戈爾和謝德林）的作品。但他學俄文的主要理由却在於讀某種官方報告——這報告已為政府禁止，因為其中所揭露的內幕是太可怕了。有幾個熱心的朋友設法為馬克思取得若干本，沒有什麼疑問，他是見到這東西的唯一的西方經濟學家了。

在讀詩和小說以外，馬克思還有一種很奇特的休養腦力的方法，那便是他非常愛好的數學。代數甚至能給他一種精神的慰藉；在風濤險惡的生活中最痛苦的時刻，他便避到那裏邊去。在他的夫人最後一次患病的日子中，他覺得不能進行往常的工作，他的唯一逃避痛苦思想的方法便是把自己沈沒入數學中去。在這一個憂傷的時期，他寫了一篇關於微積分的論文。讀過這篇論文的數學專家們，都認為十分重要，這篇論文就要在他全集中發表出來了。在這種高級

數學中，他可以在它最合邏輯的形式中，同時也在它最簡單的形式中，看出辯證法的活動。按照他的思想方法，一種科學未達到能利用數學的形式時，便不會有適當的發展。

馬克思的書庫，藏有一生辛苦收集來的一千多部書，並不能滿足他的需要；許多年來他是大英博物院讀書室的常川顧客，他十分重視這地方的書目。就連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十分淵博的人；他的淵博不限於他所擅長的經濟學，實在普及於許多國家的歷史、哲學和純文學。

雖然他從來睡得很晚，但總在晨八九時之間起床。喝過一杯黑咖啡，流覽一下報紙；他便走入他的研究室，在那兒一直工作到翌晨兩三點鐘——只有在用飯時停一下，天氣好時，也在罕普斯兌荒原（Hampstead Heath）散一散步。在白天，他大致在沙法上睡一二小時。當他年青的時候，他時常通宵不斷地工作。對於馬克思，工作已經成了一種嗜好，而且是一種如此迷人的嗜好，時常使他忘記吃飯。在他到餐室來以前，時常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催請，還沒有吞下最後一口飯，他便又走向他的書桌去了。他是一個食量不大的人，有時必須用加味的食物，如火腿、鰻魚、魚子醬，和醃菜，來刺激一下他那減退的食慾。他的胃口必須為他的腦力之強大活動付出代價，實際上，他的整個身體都為他的腦力活動犧牲了。思想是他無上的享樂。我過去常聽他引證黑格爾（他早期的哲學導師）的話道：「即使是一個壞人的罪惡思想也比諸天的奇蹟更莊嚴更優美。」

沒有疑問他必得有一個很強健的身體，否則他斷然不能禁受那樣不平常的一種生活方式，也不能禁受那樣辛苦的智慧勞動。實際上，他的身體是構造得很健全的。一個超過中等高度的人，他有寬闊的肩膊和深厚的胸膛，他的四肢大體上是很勻稱的，雖然他的腿比起身體來是太短了一點（猶太族的人常是這樣的）。年青時他是一個天才的運動家，這一點使他的體力超出一般人之上。他保持下來的唯一的運動便是散步。他可以一氣走幾個鐘頭，以至爬幾個鐘頭的山，不斷的談話和吸菸，不帶一點疲倦的樣子。若說他在書室中踱來踱去時作了許多工作，也並不為過。只有在間歇的時間，他才坐在書桌旁邊，把踱地板時想好的東西記在紙上。在這樣散步的時候，他也喜歡談話，如果這主題變得格外費神，他才時時停下他的脚步。

多年來我習慣於參加他的晚間散步，走過罕普斯兌荒原和以外的田地，就在那時我通曉了經濟學原理。在這些談話中，他不自覺地把他那時正在著作的資本論第一卷全部解說給我聽。我一回到家中，便盡可能地記下我所聽到的東西的要點；不過在一開始我覺得很難追隨馬克思那淵博而繁複的思想過程。不幸我不再保有這些寶貴的筆記了，因在公社失敗以後，我在巴黎和波爾多（Bordeaux）的文件都被警察沒收。我格外痛惜在一個晚間所作筆記的喪失，那時馬克思以特別豐富的證據和感想，說明他關於人類社會之發展的卓絕理論。好像一面幕被揭開來。我第一次清楚地把握到世界史的邏輯，並能察見社會和觀念的進化現象之物質的原因——這些現象從外界看來彷彿是非常矛盾的。這境界的輝煌使我目眩，這印象保留許多

年。當我儘我貧乏的才力把這理論對馬德里的社會主義者們述說時，他們也得到同樣的印象。這是馬克思所有理論中最偉大的。不但如此，這必然是人類思想界空前的最偉大的理論。

馬克思的腦海中貯有非常多的歷史的和科學的事實以及哲學的理論，他更十分擅長於從這武庫中抽取武器的技術。在任何時，在任何科目上，他能對於任何問題提供一種澈底滿意的答案，一種具有重大意義之哲學思想的答案。他的頭腦類似在港中升火待發的軍艦，一接到通知便可以駛入任何思想之海。沒有疑問，資本論對我們顯示了一個精力過人和知識豐富的頭腦的工作。不過在我和一切深知馬克思的人看來，資本論或他任何別的著作都不足以充分地彰顯他那知識的廣博或天才的雄偉。這個人高出於他的著作之上。

我與馬克思一同工作過。我不過是照錄他的指示的書記，不過這却給了我以觀查他怎樣思想和寫作的機會。他的工作是容易的，也是不容易的。說是容易，那是因為不拘什麼題目，適當的事實和思想，一到需要的時候，便在他的腦海中洶湧起來；但正因為這種淵博，使得他的觀念的發抒成爲一種長而困難的過程。

維珂 (Vico) 寫道：「只有知道一切的上帝，才知道事物的本質；至於人，所知道的不過是一層表面。」現在，馬克思照維珂所想的上帝的樣子來把握事物；他不僅看表面，並透入深處，由交互作用上考查所有關聯的部分，把每一部分隔離開來而追溯它發展的歷史。然後他由這事物的本身轉向它的環境，注意它們彼此間的影響。最後他又回到所研究的對象的起源，考究它

所經過的轉變，進化和革命，連它最遼遠的活動都追溯出來。他從來不把一件事物看作獨立存在的，與其背景無關的；乃要把它看作複雜而活動的諸多事物的一部分。他的目的是要用不同的和不斷變化的正動和反動來說這無窮事物的全部生命。福樓拜（Faucher）和龔枯爾（De Goncourt）派的作家們訴說對於我們所見的東西給一種正確敘述的困難；而他們所要描寫的還不過是維珂所說的表面，還不過是一種印象派的圖畫。他們的文學工作比起馬克思所從事的來不過是兒童的遊戲罷了。他需要十分特出的思想力量來認識現實；假如他要把他所見的以及他要別人看的東西使別人能瞭解，他更需要同等特出的表現天才。他永遠不滿意他所寫的東西，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到最後還覺得這寫法與原意不適合。巴爾札克的一種心理學的研究，Le Chef d'oeuvre inconnu（被左拉加以可鄙的剽竊）給了他一個很大的印象，因為有一部分正是他自己的感情的描寫。一個天才的畫家一次又一次地想要描出在他的頭腦中構成的圖畫，不斷地在他的畫布上描來描去；最後畫出來的不過是一片不成形的顏色；不過從他那懷有成見的眼睛看來，却彷彿是他自己頭腦中的現實之完全的再現。

馬克思擁有一個優秀的思想家必需的兩種才能。他把一件東西分析到這東西構成的部分，這能力是少有倫比的；他更長於用一件東西的全部零件和不同的發展現象再綜合成這件東西，也長於發見這件東西的內部聯系。他的表現方法並不在於（如許多經濟學家所說的）擺弄無法確定的抽象觀念；他並不用幾何學家的方法，這些人既經把他們的定義與周圍的世

界隔離，然後在一個完全不與現實接觸的領域去演繹結論。我們在資本論中找不出一個孤立的定義，也找不出一個孤立的公式；我們在那兒所見的是一連串的精密的分析，把那最易逝的陰影和最根本而又最不明晰的分別顯示出來。他一開始便認定這顯著的事實：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控制下的社會的財富，乃是一種大量的商品積聚。所以，商品這具體的東西，並非數學的抽象觀念，乃是建造資本主義財富的要素或細胞。馬克思於是把商品這東西緊緊地握住，把它扭入每一方向，把它翻轉過來，於是把它的秘密一個隨着一個地揭露出來——對於這種秘密，官方經濟學家從來一無所知，雖然這秘密較之伽特力教信仰上的秘密更不計其數和更深微奧妙。既經把商品從每一角度上研究過，他往下考究它與其同類的關係，如在交換上所見的，然後他轉向它的生產，轉向它的生產之歷史的條件。他思考商品外表上的形式，表明它怎樣由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怎樣一種形式必然生出另一種形式。這現象之邏輯的發展的次第以如此圓熟的技巧顯示出來，使我們疑心這是馬克思虛構出來的；而實際上這是由現實上發生的，這是商品的實際辯證法之再現。

馬克思是一個極端忠實的作家。他從來不提出他不能用最可靠的根據來證明的事實或數字。在這一方面，他不滿足於間接的材料，總要追究到最後的源頭，雖然也許要經過許多困難。即使爲要證實一個附屬的項目，他也要特意去大英博物院一趟。所以批評他的人永遠不能以一種出於疏忽的錯誤來責備他，也不能指出他的任何說明是依據不能證明的事實的。由於他

那參考原著的習慣，他時常引證他以外少有人知道的作家。資本論中有許多這樣的引證——多到使人疑心這是用來炫示博學的。但馬克思却是出於完全不同的一種動機。他說：「我是在執行一種歷史的公道，要使每一個人得到他所應得的。」他覺得對於一個作者，首先發表過一種思想，或發表得比其他任何人更爲正確，即使不重要和不明瞭，也應當把他的名字指出來。

他的文學的良心較之他對於科學責任的意識是同樣的嚴正。他不僅永遠不舉一個在正確性上有些少可疑的事實，對於一個題目，不到他徹底研究過，他便完全不肯稱引。任何一篇東西，不到他一次一次地考慮過，不到他覺得他所寫的東西在形式上可以滿意，他便不肯發表。他最怕把半熟的思想供獻給社會。若把他未經最後修改的稿子拿給什麼人看，使他最感痛苦。這感情在他的內心是如此的強烈，有一天他對我說，他寧願燒掉他的稿子，也不肯把它們未完成地留下來。他的工作方法常使他十分勞苦，遠非讀他的書的人所能想像的。例如，爲要寫資本論中關於英國工廠法的二十多頁書，他把全圖書館中載有特別考查委員會與英格蘭和蘇格蘭工廠視察員的報告的藍皮書都參考過來。就鉛筆記號看來，他把這些書一本挨一本的讀過。他把這些報告看作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最重要的文獻。他也十分重視寫這報告的那些人。以至於說，「像英國工廠視察員這樣合格的這樣無私見的這樣不偏袒的人們」在任何別的國家都不易尋見。這一番不平常的頌辭就見於資本論第一卷的引言中。

馬克思從這些藍皮書中引用大量的事實——這些藍皮書，許多上下兩院的議員們（他

們每人收到一份（僅只用來作鉛靶子，計算子彈穿透的頁數，以測定他們的武器的力量。其他的人則把它們當作廢紙按重量出賣。這是他們對於這些書的最好的用法，因為使馬克思可以從郎·艾克爾（Long Acre）的一個紙商廉價買來。據畢士萊（Beesly）教授說，馬克思是最重視英國政府這些官方調察的人，也是使這些東西著稱於世的人。但畢士萊並不知道，早至一八四五年，恩格斯已經是英國藍皮書的一個用心的讀者，並曾為他那一篇一八四四年英格蘭工人階級狀況的論文從中間引用許多事實。

II

凡要知道這人的心（在學者的外壳下如此溫暖地跳躍的心）並加以愛慕的人，必須在馬克思拋開他的書籍和稿本的時候去看他——當他在家人的團聚中和星期晚在朋友們的環繞中的時候去看他。在那樣的時候，他是一個最愉快的同伴，機智煥發，談諧泉湧，一個從深心發出笑聲的人。每當他聽到一句奇妙的戲謔或敏捷的答辯，他的黑眼睛便在他那濃厚的眉毛下快活地閃動。

他是一個溫厚，慈祥，而體貼的父親。他有一句得意的話是：「孩子們應當教育他們的父母。」他的女兒們十分愛他，在他和她們的關係中間永不會籠罩有任何父權的影子。他從來不命令她們，只是請她們幫忙，或求她們不要作他不願她們作的事。不過一個父親的勸告少有比他更

能得到歡喜地聽從的。他的女兒們把他看作她們的朋友和游伴。她們不稱他作「父親」，只稱他作「穆爾」（Mohr，黑人）——因為他有暗色的皮膚與烏黑的頭髮和鬍子，所以送他這樣一個綽號。在另一方面，早到一八四八年，那時他還不滿三十歲，共產國際的同志們已經稱他爲「父親馬克思」。

他常用幾個鐘頭同他的孩子們玩耍。她們還記得那可怕的海戰。既經作成全隊的紙船，把它們放進一個水桶中去航行。隨後他——在歡呼聲中——向他這假艦隊放火。在星期日，女兒們不許他工作；這一整天他是屬於她們的了。當天氣晴好的時候，全家到鄉間去散步，停在路旁的酒館用一頓簡便的午餐，只有麵包、奶酪和薑啤酒。當孩子們還很小的時候，他使用無窮無盡的故事來爲她們縮短路程。這是他一邊走一邊創造的神話故事，隨着路的遠近來定長短，使他的聽衆忘記了她們的疲倦。馬克思有一種豐富的想像，他最早的文學嘗試是作詩。他的夫人珍藏這些早年的成績，但不讓任何人看。馬克思的父母本來希望他們的兒子成一個文學家或大學教授。在他們看來，充當社會主義宣傳者，以及獻身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在德國那時不受重視的一種科目），乃是降低了他自己的身份。

馬克思有一次應許他的女兒們，他將寫給她們一個關於格拉奇（Gracchi）的劇本。不幸這計劃並沒有成熟。看這個「階級戰爭的武士」（他有時這樣稱呼他）怎樣表演這一段故事——古代世界的階級鬥爭中一個悲慘而壯烈的插曲——一定是很有趣味的。這不過是許

多不曾實現的計劃中的一個。例如，他打算寫一部論邏輯的作品，又要寫一部論哲學史的書，後者是他早年所喜歡的科目中的一種。他需要活到一百歲，以便寫出他所有計劃過的書，並把他腦中所貯藏的財富以適當的比例貢獻給世界。

在他的全部結婚生活中，他的夫人充分地合於伴侶這一個名詞的意義。他們在童年相識，並且一同長大。當他們訂婚的時候，馬克思才十八歲。他們在一八四三年結婚，在此以前他們必須等待七個年頭，但自此以後，直到馬克思夫人死（在她的丈夫死前不久）他們永不會分離。雖然她來自一個德國貴族家庭，沒有人比她更具有活潑的平等意識。在她看來，社會的差異和階級的分別並不存在。在她的住宅中，在她的餐桌上，穿着勞動服裝的工人們受到與出身貴族的公子王孫們同樣優厚的款待。從各國來的許多工人們都受過她的款待，我相信受過她這樣樸素謙和的接待的人們，都不會夢見他們的女主人乃是阿吉爾（Argyll）公爵們女系的後裔，或她的長兄作過普魯士王的大臣。這一些對於她一點也不重要。她拋棄了這一切來隨從馬克思的險惡的命運；她永不會懊悔過她所採取的步驟，即使在他們最窮困的日子，她也不會懊悔過。

她有一種恬靜而愉快的氣質。她信筆寫給她的朋友們的書信都是活潑而清新的頭腦的妙製。與她通信的人把接到她的信的日子當作快樂的日子。貝克爾（Johann Philip Becker）發表過一些她的信。辛辣的諷刺詩人海涅深憚馬克思的嘲笑，但對於馬克思夫人那敏捷的智

力却懷着很大的敬意。當這兩夫婦遊歷巴黎的時候，他是他們家中一個常來的客人。馬克思非常尊重他的夫人的批評力，他在一八六六年告訴我，他把所有的稿子交她閱讀，並且十分重視她所下的判斷。在他的作品付印以前，她要親自鈔過一道。

馬克思夫人有過許多小孩子。其中三個很早地便死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後這一家人所度的貧困狀況下，那時他們在倫敦作亡命者，住在沙荷的狄安街（Dean St., Soho）上兩個小房間內。到我認識這一家人時候，他們已經只剩了三個孩子，都是女兒。那時，在一八六五年，最小的一個（現爲阿維荅夫人）是一個快活的孩子，比較的更像男孩子。馬克思常說，他的夫人生伊利諾（Eleanor）時把性別弄錯了。其他的兩個女兒形成了想像中最有趣最和諧的對照。大的一個（現爲郎格夫人）生有像她的父親一樣的淺黑色的皮膚，黑色的眼睛，和漆光的頭髮；次的（現爲拉伐格夫人）則像她的母親，有着白淨的皮膚，鮮紅的雙頰，和金黃的豐盛的鬚髮。

在那些已經說過的以外，馬克思家中還有一個重要份子，那便是海倫·狄瑪斯（Helene Demuth）出身於農家，遠在燕尼·威斯法倫與馬克思結婚以前，她便作了威斯法倫家的使女。當婚禮舉行時，海倫不肯離開馬克思夫人，遂以最忠實的犧牲精神隨順馬克思家人的命運。她伴同馬克思和他的夫人到處漂泊，並分受他們各種的放逐。她是這一家的實際的靈魂，她知道怎樣利用最困難的境遇。由於她的整飭，節儉，和天生機智，這一家人得免於極端的貧乏。她是一位具有各種理家技能的主婦，她兼任廚娘和使女，也替小孩子們裁衣服，由馬克思夫人幫着

纏起來。她同時是家長和管家。孩子們愛她像一個母親；她以一個母親的影響回答她們的愛。馬克思和他的夫人都把她看作親密的友人。馬克思同她下棋，有時竟至大敗。海倫對於馬克思夫婦的愛是沒有挑剔的。他們所作的一切都是對的，並且不能更好了。凡向馬克思夫婦吹求的人，一定要冒犯她。所有這一家人的密友都承受到她的母愛，因為，可以這樣說，她已經嗣養了這家庭及其朋友們。馬克思和他的夫人既經逝世，她便把她的慈愛轉向恩格斯一家。她年青時便與恩格斯相識，她愛好他們夫婦幾乎等於愛好馬克思夫婦。

此外，恩格斯在實際問題上也可以被看作馬克思家庭的一份子。女孩子把他當作第二個父親。他是馬克思的第二我。在德國許多年來總把他們說在一起作『馬克思和恩格斯』。歷史已經把他們的名字在他們共同著作的封面上結合在一起。在我們現時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實現了古典作家們所描寫的友誼的理想。他們從青年時便已相識，經過平行的發展，具有最親密的感情和思想，一同參加革命的宣傳，並肩工作到盡可能的長久。假如不是環境強迫他們離開了二十年，他們大概要這樣過整整的一生。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失敗以後，恩格斯必須去曼齊斯特（Manchester），而馬克思則不得不住在倫敦。不過他們藉了通信的方法繼續分享他們的思想生活。幾乎每一天他們彼此間都要寫信談論政治的和科學的事件，以及他們彼此所從事的工作。一旦恩格斯可以破除把他留在曼齊斯特的鎖鍊，他便急急忙忙地在倫敦安下家，離他所愛的馬克思只有十分鐘的路。從一八七零年起，直到一八八三年馬克思死，幾乎沒有一

天他們不相見的，不在馬克思家，便在恩格斯家。

在恩格斯留居曼齊斯特的期間，一到他宣布來倫敦的意思，馬克思家中總有一番大的歡喜。他的來在多日以前便成爲談話的題目；當時間臨近，馬克思便急躁得不能工作。會合的時間終於來到，於是這兩個朋友在一起消磨一整夜，一面吸菸，一面喝啤酒，並談論他們上次會晤後一切的遭遇。

馬克思重視恩格斯的意見過於任何人的意見。恩格斯是他認爲夠得上與他同工的人。實際上，恩格斯對於他是全體聽衆，是整個民意。爲要說服恩格斯，爲要使恩格斯贊成一種意見，馬克思不惜下任何工夫。例如，我知道他重讀整套的著作，以搜尋足以變更恩格斯關於阿爾比人（Albigenses）的政治戰爭和宗教戰爭上某種小節目（我現在記不起是什麼了）的意見的證據。說服恩格斯乃是一種勝利。

馬克思以恩格斯自豪。他不憚煩地對我數說他這朋友所有道德的和智力的優點；他特意去一趟曼齊斯特，爲要把恩格斯顯示給我。他稱讚恩格斯特出的知識多樣性；他爲他這老友伴會遭遇任何意外的可能耽憂。「我驚心他在野外狂跑時會從馬上跌下來，」馬克思一天對我說。

馬克思是可愛的丈夫和父親，也是同樣好的一個朋友。他的夫人，他的女兒們，海倫·狄瑪斯，和恩格斯，也都值得像他這樣一個人的愛慕。

III

馬克思，以急進的資產階級領袖之一出發，當他的地位變得太過明顯的時候，便為他的盟友們所背棄，一旦他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便被以敵人看待了。他受到大聲疾呼的攻擊，他受到毀謗和中傷，隨後他被逐出德國，接着一種封鎖的陰謀安排下來反對他和他的著作。他的 *Die glänzende Brunnene of Louis Bonaparte* (拿破崙三世政變評述)——由這一部書表明，在所有一八四八年的歷史家和政論家中間，馬克思是唯一一瞭解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政變的原因和結果之真性質的人，也是唯一說明這原因和結果的人——竟被完全擱置。不管這一部書的實際性，竟沒有一個資本主義的刊物提到它。哲學之貧困（對於蒲魯東的貧困之哲學所作的答辯）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同樣被忽略。終於，在十五年後，國際工人聯合會的成立和資本論第一卷的出版，打破了這一種魔障。馬克思不再能被忽視了。國際發展了，並以它的行動的聲譽充滿了全世界。雖然馬克斯隱在後方，讓別人出面作主要的角色，不過這策動者的本身不久便被發見了。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建立了，很快地成爲一種勢力，使畢士麥先加以籠絡，後加以攻擊。拉薩爾 (Lassalle) 的信徒式外澤 (Schweitzer) 發表了一連串的論文 (馬克思很加以讚許)，使資本論爲工人階級的讀者所賞識。國際的大會之一採取了貝克爾的決議案，把這一部書作爲工人階級的經典介紹給國際社會主義者。

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的暴動（據推測這次暴動是由國際策動的）以後，以及在公社（國際總委員會代它答辯各國資產階級報紙的抨擊）失敗以後，馬克思的名字遂著稱於世界。他被普遍地承認作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無敵的理論家，和第一次國際勞工運動的組織者。資本論現在是各地社會主義者的教科書；社會主義刊物和勞工刊物都來通俗化他的理論；在紐約的一次大罷工期間，他的著作被印成小冊子，以鼓舞工人們來從事鬥爭，並對他們解釋他們自己的要求的正當。資本論由德文被譯成歐洲最流行的文字；被譯成俄文、法文、和英文。這書的摘要以德文、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荷蘭文出版。任何時，在歐洲或美洲，反對派企圖駁斥馬克思的理論，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家已經可以尋見一種有力的回答。在現代事實上，資本論，如前邊提到的國際大會所宣布的，乃是工人階級的經典。

但馬克思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積極參加，使他少有時間從事科學的工作；而他的夫人和他的長女（郎格夫人）的死給予這一項工作以進一步的打擊。

馬克思和他的夫人以互相依賴的結子密切地連繫在一起。她的美曾經是他的快樂和驕傲；她的溫厚和忠誠曾經使他這樣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的生活中不能免除的貧困容易忍受得多。在她那長而痛苦的疾病期間，馬克思精疲力竭了——在精神方面是由於憂愁；在身體方面是由於失眠，由於缺乏新鮮空氣和運動。這些便是造成他那致命的肺炎的誘因。

在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日，馬克思夫人，正如過去以一個共產主義者和唯物論者而生，現

在一個共產主義者和唯物論者而死了。死對於她並不可怕。當她覺出死已臨近的時候，她說：「卡爾，我的力量崩潰了。」這便是她最後的清清楚楚的話。在十二月五日，她被葬在海格特（Highgate）墓地非教徒的區域。按照她一生的見解以及她的丈夫的見解，葬禮盡可能的不公開，只有少數親友伴同屍體到它最後的安息地。在墓穴旁，恩格斯說出下面的話：

「朋友們，我們今天埋葬在這兒的高尚的夫人，於一八一四年生在薩爾斯維德（Salzwedel）。當她的父親威斯法倫男爵以參事員（Councillor of States）被調至德里佛斯（Treves）以後不久，便在那兒成爲馬克思家的一個密友。孩子們一同長大起來。兩個天資卓絕的性格是互相吸引的。當馬克思的大學生活開始的時候，他們便已決心結合他們的生命。

「在一八四三年，在馬克思主編過一時的『Rheinische Zeitung』（萊因報）被禁止以後，他們結了婚。從那時起，燕尼·馬克思不但分受了她的丈夫的命運、勞苦和鬥爭，並且也熱烈地積極地以最充分的理解獨自擔當起來。

「這一對青年夫婦同去巴黎，這一次的亡命先是自動的，不久遂成爲強迫的了。普魯士政府竟把加於馬克思的迫害擴張到那樣遠的地點，我不得不痛心地说，像亞布爾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那樣一個人，居然無所避忌地進行驅逐。馬克思離法國的談判。他們遷居布魯塞爾。這時二月革命便來了。在布魯塞爾隨着發生的紛擾中，比國政府不以拘禁馬克思爲滿足，却想要連他的夫人（沒有一點反對她的證據）也投進監獄中。

「革命運動開始於一八四八年，失敗於一八四九年。馬克思一家又得亡命了，先是在巴黎，後來，由於法國政府再下驅逐令，遂來到倫敦。這一次對於燕尼·馬克思，却是真正的亡命，具有亡命的一切恐怖。由於她所忍受的物質上的困難，她的三個孩子，兩男一女，都死了。但當「普魯士」政府和資產階級的反對派（自由派和民治派）攜手來反對他的丈夫的時候，當他們以最下流的謠言來毀謗他的時候，當全體報紙不許他發表任何文字以防禦他們夫婦所憎惡的敵人們的攻擊的時候，才是加於她的一個可怕的打擊。這情形繼續了一個長時間，但並非永久的。歐洲的無產階級再度獲得了一定限度的獨立活動的生存條件。國際建立了。工人們的階級鬥爭蔓延各國，她的丈夫馬克思站在最前線上戰鬥。現在一個新的時期開始，她過去所受的許多難堪的困苦都得到報酬。她看見過去攢集於馬克思身上的毀謗，像風前的穀壳一般散失了；她看見他的主義，過去由封建黨到民治派，持各種程度的意見的反動份子，盡力壓制的他的主義，以文明世界的各種語言在每一家屋頂上宣傳開來了；她看見無產階級運動，她覺得比她的生命更重要的無產階級運動，從東到西，從俄國到美國，動搖着舊制度的基礎，雖然遭遇到最頑強的反抗，依然走向勝利之途。她最後的快樂之一便是親見我們德國工人們最近在國會選舉中所給出的無盡力量的重要證據。

「像這樣一位夫人，具有非常銳利的批判的理解，具有非常豐富的政治警覺性，非常豐富的能力和動力，對於同她在工人階級運動中並肩作戰的人們具有非常豐富的熱誠——像這

樣一位夫人過去四十年間所作的一切，並不見於當代報紙的記載。知道這種事的只有與她一同經驗過來的那些人。不過至少我相信，由公社亡命出來的夫人們定將永遠想念她，我們許多人也將悲傷地懷念她那勇敢而慎重的勸告——勇敢但從不誇張，慎重但從不卑鄙。

「我不需要說及她個人的品德。她的朋友們認識這些品德，並且永遠不會忘記的。假如過去有一位夫人，以使別人快樂爲她無上的快樂，那便是她。」

在他的夫人死後，馬克思的生活不過是在身體和精神兩方面熬受的痛楚之持續，一年以後，他的長女耶格夫人，突然死去，更加重了他這痛楚。他衰弱了，並且永不會復元。在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當他坐在書室中的椅子上睡眠的時候，這結局便到來了。

星期日在荒原上的遨遊 (註一)

W·李卜克內西作
秋 斯 譯

我們往罕普斯兌荒原的巡禮，假如我活一千年，我也永不會忘記的。「荒原」坐落在普林婁斯山 (Primrose Hill) 的背面；這荒原和小山，因了狄根斯 (Dickens) 及其不朽的辟克維克人物 (Pickwickians) 所造成的聯想，倫敦人和非倫敦人同樣加以鍾愛。荒原上幾乎還沒有什麼建築，上面滿覆着金雀花，突起處更有一叢一叢的樹籠罩着。具體而微的高山和深谷可以隨意遊蕩，不必顧慮「侵權」那就是說，走入私有地產，在那種地方會有一個看守人阻止你前進並勒索小費。罕普斯兌荒原依然是倫敦遠足家喜歡到的地方；在星期日，當天氣晴美的時候，這地方滿布黑色的男裝和鮮豔的女服。女人們都有一種奇特的嗜好，用無數次的跨坐來試驗那過於忍耐的驢子和出租的馬的忍耐力。四十年前，罕普斯兌荒原比目前寬闊得多；樹的生長格外自然，格外茂盛。在荒原上度一個星期日乃是我們最大快樂之一。孩子們在一個星期前便談論到那地方去；就連我們成年人，老的和少的，也急切地想去遊玩。這一路總是徒步前往。

(註一) 本書封面插圖即本文所寫場面之一。圖中自左而右爲馬克思，李卜克內西，馬克思夫人，其兩旁爲伊利諾和勞拉，更左爲拉薩爾和倫敦。時間是一八五六年。原圖是最近由蘇聯 Molodtza Garida 出版社出版之馬克思之回憶——譯者。

的。女孩子們都是非凡的步行家，像貓一般輕快而且不知疲倦。從狄安街（那時馬克思便住在這條街上，離我所居留的教堂街只隔幾個門口）到荒原足有一時十五分的行程。我們常在十一點動身。不過，有時我們動身稍遲，因為在倫敦星期日是不習慣早起的，到一切都安排好的時候，孩子們洗漱過，穿好衣服，食品也裝進了籃子，時間便有一點晚了。

那個籃子呵！它如此生動地在我精神上的眼睛前面立着，以至懸着；它是十分真實，十分誘人，十分開胃，好像我就在昨天還見它在倫敦的臂上搖擺呢。

這籃子便是食物庫。當一個人有健康的胃口而時常缺乏必需的錢來滿足它的時候（在那些日子我們很少現錢，大的數目完全談不到）食物問題便佔很重要的地位了。倫敦把這一點知道得非常清楚；她對於她那饑餓的營養不足的客人們懷着一顆同情的心。每到星期日去罕普斯兌荒原旅行的時候，照例有一味燒燻肉。這籃子對於倫敦街市是非常安全的。它是從特里佛斯 (Trevos)（註二）時代保留下來的呢。她是聖品中之聖品，一個聖寵。塞在角上的是茶和糖，偶而也有一樣生果。麵包和奶酪是在荒原上買的。在這里，也如在柏林的咖啡園，我們可以取得刀子和叉子，更可以按着我們的錢袋的肥瘦，取得沸水，牛奶，奶油，啤酒，小蝦，水堇，和玉黍螺。有一個短時期啤酒是無從取得的。貴族的偽善者，可以在他們的俱樂部中，或他們的家中，隨意用任何酒類，在他們，每天都是星期日或假日，而他們偏要使平民守道德，禁止在星期日賣啤

（註二）即特里爾，馬克思的降生地。——譯者。

酒。倫敦人一到他們的肚子受了打擊，便也不能賞識這種玩笑了。於是，他們成千成百的人，不期而聚在海德公園，表示他們的抗議。他們對那些靠在馬車中的或騎在馬上的貴族男女加以嘲諷的命令道：「到禮拜堂裏去罷！」優雅的男女紳士們遇到這樣粗暴的叫喊，十分慌張起來。在下一個星期日，竟有二十五萬人，以養足了的氣力和增加了的熱情，在公園中叫喊：「到禮拜堂裏去罷！」到了第三個星期日，那法律便被廢除了。

我們亡命者盡力贊助這一「到禮拜堂裏去」的革命。馬克思在這種情形下，很容易興奮得過度，不免被警察扭住去見地方官。但那位司法者，一聽到他自己是否喜歡時時喝一杯啤酒這友善的質問時，便被馴服了下來。

對於偽善的立法者的這勝利保持得並不長久，藉了這短短的解放期間，當我們在陽光下徒步去罕普斯登的時候，可以用這樣的思想來慰藉我們自己：一到那里，我們便可以用一種清涼的飲料來解渴了。

進行的次序是這樣的。我走在前邊作斥候，伴有兩個女孩子。有時我用故事來款待她們；有時我對她們表演幾套武藝；有時我們去尋野花——這種花在那時不像現在這末希罕。朋友們並不太遠地跟在後面。隨着來的是主力軍：馬克思和他的夫人和一位可尊重的星期日的來賓。倫勤率領一羣比較饑餓的份子為殿軍，這一羣人都熱心地幫她拿籃子。假如有更多的人參加呢，他們便分屬在上述主要的集團中。我用不着說，這進行的次序可因個人的喜歡或需要而變

更的。

達到荒原以後，要找一個地點來搭帳篷，這地方是要最便於泡茶或取啤酒的。既經吃飽喝足——我們便找一個愉快的休息處所，我們在這裏讀星期日的報紙（在路上買的）——假如任何人喜歡假寐一下也可以聽便。我們成年人可以讀書，談政治，而孩子們（他們不久便同年齡相若的小人們結成朋友）則在金雀花叢中捉迷藏。

但我們並不常這樣休息下去。生活上的變動是需要的。於是我們賽跑，角力，向一定的目標投石，以及類似的遊戲。有一個星期日，我們發見一株滿載熟實的七葉樹（Horse-chestnut-tree）。「看我們誰能摘得最多！」一個人叫道。「唵喇！」我們全體喊道，於是開始工作。黑人「馬克思」像一個瘋子，摘果實必然不是他的長處，但他依然是不倦不撓地——我們大家都一樣。直到最後的果實在大家勝利的呼聲中落地，這攻擊永不會停止過。後來馬克思有一個星期不能用他的右臂，我也感到同樣的苦楚。

偉大的樂事是騎驢子。我們怎樣地笑啊！連續發生的是何等奇特的景象呵！馬克思是多末高興，多末使我們大家開心——也使他自已開心。他給我們一種雙層的興趣：第一因為他那過於幼稚的騎術，第二因為他用來誇耀他這技能的那種狂熱。他的技能是這樣造就出來的：作學生的時候，他上過騎術課（恩格斯相信他永不會越過第三級），再則每年遊歷曼徹斯特時，他總同恩格斯騎一匹道貌岸然的羅稷南（Roshane）（註三）——這顯然是老傅力支（Fritz）

贈給可敬的吉勒特 (Gellert) 的那羔羊般的牝馬的曾孫了。

當我們回家的時候，雖然所有的趣味都成爲過去，我們依然是很快活的。隨便取笑的精神使我們不會有任何煩悶（雖然我們大有煩悶的理由）亡命者的憂愁是不准引起的，假如任何人開始訴苦，人便即刻用他的社會責任來提醒他。

歸途的次序多少有一點改變。玩耍得疲倦了的孩子們，與倫勤拖在後面了，倫勤這時的脚步是輕快了，可以提攜她們一把，因爲她的籃子已經空了。我們行路時總要唱歌。政治的歌曲平常是不准唱的，只准唱民歌，充滿感情的歌曲，還有——我並不騙你——從「祖國」來的「愛國」歌。我們最喜歡唱的一個是「噢，斯特拉士堡，非常美麗的城」。有時孩子們開始合唱一個歌，假如她們的小腿已經從過去的疲倦恢復過來，她們便踏着節拍前進。政治，正如亡命者的憂愁，是不准提起的。在另一方面，我們滔滔不斷地談論文學和藝術，馬克思便在這種談話中顯出他那驚人的記憶力。他可以從神曲（他幾乎通曉其中每一行）或莎士比亞的劇本中背誦很長的片段，關於莎士比亞，他的夫人（她也精通巴德）還可以時時提醒他。假如他格外高興的時候，他便給我們模倣麥菲士托飛 (Mephistopheles) (註三) 的塞德爾曼 (Seidelmann)。當他在柏林作學生的時候，他曾見過也聽過這個演員，對於他保持大的讚美。浮士德也是馬克

(註三) 吉勒德先生的坐騎，見博東華譯的吉勒德先生——譯者。

(註四) 浮士德中魔鬼——譯者。

思最愛好的德國文學作品。若說馬克思背誦得很好，那便未免誇張，因為他太多演說的腔調；但他總能捉住要點，對作者的用意作滿意的解釋。一言以蔽之，他是有真才實學的；一到聽者領會到背誦者完全浸入他的脚色中，並且十分合於劇情時，開始背誦時那因過度緊張而有的滑稽意味便消失了。

小燕尼，兩個女兒中較大的，一個（阿維荅夫人杜西——或伊利諾當時尚未降生）是她的父親的影子。她有他的黑眼睛和莊嚴的前額。有時她會進入神巫般的禪悅狀態中。她的眼睛閃光，她於是開始演說——時常是最奇妙的幻想。有一次，當我們從罕普斯兌回家的途中，她這特性發作了，以最有詩意的詞句敘述星球中的生活。她的母親以死過幾個小孩的婦人應有的警惕，感到不安，說道：「這對於像她那樣年齡的一個女兒是不應有的，像這樣的早慧必是病態的。」黑人輕輕地責備她的憂慮，我於是忙着解說，這個小神巫是很健康的，當她從那預言的恍惚中醒過來的時候，像別的孩子一樣嬉笑和跳躍呢。燕尼誠然死得很早，但她的母親却免掉了後死者的痛苦。

當燕尼和勞拉（Lara）長大起來，這些星期日旅行的性質有了一點變更。不過，在我們的圈子裏從來不會缺乏幼小者的。

馬克思夫婦喪失了幾個小孩。兩個男孩都死了；生在倫敦的一個很早地便死掉；另一個，生在巴黎，病了許久然後死掉，他的死對於馬克思乃是一個可怕的打擊。我清楚地記得那絕望的

病中憂愁的幾個星期。這孩子（他的真名字是愛德格——Edgar，與他的一個叔父同名；但大家都叫他作馬希——Musch——或毛奇——Mouche）的天才是很高的，但一開始便帶病態。一幅憂愁的面容，這孩子生有可愛的眼睛和美好的頭，這個頭對於他那軟弱的身體是太重了！可憐的馬希也許可以活下去，假如他能受到較好的看顧，並能多住在鄉間或海邊。但他必得分受他那亡命的雙親的患難，他們到處被逼迫，在倫敦定居以後也窮困了許多年。雖然他們十分愛他，但他們無力供給這個嫩芽在發長上所需要的東西。最後一幕的一切情節在我的記憶中依然很生動：母親伏向死了的孩子時哀切地哭着；倫勤在附近嗚咽；馬克思可怕地發狂地，幾乎是憤怒地激動起來，拒絕任何安慰的嘗試；兩個小女孩，滿面淚痕，抱着她們的母親，她也癡癡地擁抱她們，好像她要保護她們，抵抗那已經攞去她的男孩的死神。

馬克思與小孩子

W·李卜克內西作
董秋斯譯

正如一切具有強大而健康的性格的人，馬克思對於小孩子有一種廣博的愛好。他不僅是一個最仁慈的父親，可以連續幾小時與他自己的幼小者一同作小孩子；凡他所遇見的窮乏無助的小孩子，對於他都有磁石一般的吸引力。我見過他成百次地從我們夥伴中扭脫，爲要去拍一拍貧民窟門前爬行著的窮苦襤褸的小孩子的頭髮，或把一個小錢幣放進那孩子的手中。他對於乞丐變得信任起來，因爲行乞在倫敦街上當作一種藝術來表演，雖然收入大多數是銅幣，但匯合起來却有一種金幣的背景。在一開始，他一有了錢，便要給乞丐過了一些時候，他也只好躲避他們了。他對於那些顯示最可怕的疾病的人懷着強烈的憤恨，這種病象乃是用詐術來造成的。馬克斯覺得，像那樣無恥的榨取人類的同情，是非常可鄙的，是對於窮人的掠奪。但當一個男的或女的乞丐走向他來，手上領着一個啜泣着的小孩子，即使那人臉上顯出狡詐的神氣，他也無法加以拒絕。馬克思不能抵抗那小孩子一雙懇求的眼睛。

身體上的軟弱無力引起他最高度的憐憫和同情。他可以把毆妻的人打個半死。（那時，打老婆在倫敦是通行的。）他這種倔強的行爲，在那樣的情形下，常把他自己和他的夥伴陷入窘境。一個晚間，他和我同坐在往來罕普斯登路的運客馬車的前座上。馬車停在一座華麗的大廈

前面，那兒正有一場爭吵。一個婦人的聲音銳叫道：「殺人了！殺人了！」閃電一般馬克思從他的座位上躍出。我以幾乎同等的速度跟了下去，希望能把他按住。我簡直是用手來捉一粒射出的槍彈了！在一瞬的時間，我們便擠進騷動的中心，羣衆的海把我們包圍起來。「什麼事」事情不久便弄明白了。一個醉酒的癩婦人同要拉她回家的丈夫作戰。她拒絕他，着了魔的一般在爭鬥。鬧得越兇，就越好。我們的任何干涉都是多餘的，這是很顯然的。爭鬥着的夫妻也明瞭這一點，於是即刻彼此和解，以便向我們進攻。圍繞我們的羣衆愈來愈密。「該死的外國人」的呼聲從各方面發出來。那個婦人走上前來與馬克思鬥拳，兇惡地捉住他那美好的大鬍子。我設法平息這一場糾紛。沒有效果！假如不是兩個警察跑來解救，我們大概要爲我們這善意的干涉付很大的代價。我們慶幸能完膚而逃，重新坐上馬車，平安地回到家中。到後來，馬克思對於這類事的干與也變得比較慎重了。

假如傍觀者要充分瞭解這個偉大學者的感情之深厚和孩子般的天真，應當在馬克思同他自己的孩子們在一起的時候來看他。在閒暇的時候，或當出外散步的時候，他總要帶領他們，或同他們作最粗豪最活潑的遊戲。在罕普斯兌荒原上，我們作一種名叫「騎兵」的遊戲。馬克思肩起一個小女孩，我肩起另一個，於是我們彼此在跳躍和跨走上競賽。有時我們還要來一次騎兵衝鋒。這些小女孩都是十分頑強的，可以忍受很重的磕碰而不流淚。

孩子們的社會對於馬克思是極端重要的；每當他從他們中間出來，他便顯得清爽和健旺。到他自己的孩子長大或死去的時候，他的外孫們可以彌補這個缺陷。在七十年代初與查理·郎格（公社的亡命者）結婚的小燕尼，爲馬克斯家添了幾個小孩。他們也是一些撒野的小鬼。頭阿馬克斯最喜歡的是那個大的，名叫耶安或約尼，現在法國服他最不高興的軍役。這小子可以把他的外祖父繞在他的小手指頭上——並且也太善於運用他這種能力了。郎格夫婦，照他們的習慣，每年有幾次，派耶安去英國，問候他的外祖父母。有一天，當時我也住在倫敦，這孩子得到一個奇妙的意見，把穆爾變成一輛馬車。他坐在前座，那便是馬克思的肩上，而恩格斯和我自己必須變成兩匹馬。我們當然被套在馬車上，於是，在麥特蘭公園路馬克思寓所後面的小花園中，我們度過何等緊張的一段時間呵！至少，我想我們是在那里作過這樣一種奇妙的遊戲的，不過也許是在雷金茲公園（Regents Park）附近的恩格斯寓所中。倫敦的寓所像兩粒豆子一樣相似，難於分別彼此。特別是花園，完全相同。它們都有幾方碼的草地和小徑，蒙着一層倫敦煤——所謂「黑雪」——這種遍地的穢物使人幾乎不能分辨草地的末尾和石路的起頭。

得兒穆爾必須快步旋轉，受到國際化的吶喊：「前進！Plus, Vite, Hurrah！」汗水從我們的身上流下來。假如恩格斯或我的脚步放緩一點，這嚴酷的小馬夫的鞭子，便無情地打在我们身上。「你這淘氣的馬，En avant（前進）」這遊戲照這樣子進行下去，直到馬克思筋疲力竭爲止。約尼接受了釋放我們的勸告，宣布暫時停止。

馬克思的另一種性格是使人感動的，同時也有一點可笑。在政治和經濟的討論上，他雖然不願矯飾他所說的話，時常運用十分不雅的詞句，但在小孩子和婦人面前，他的語法却是如此的溫文爾雅，連英國的女教師也不能加以挑剔。在那樣的情形下，假如談話轉向一種難開口的問題，馬克思便要徬徨不安，並且像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那樣害羞。我們這些青年亡命者都有一點放肆，喜歡隨便唱歌，雖然我們中間很少具有可稱許的聲音的。熱心政治的人，特別是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藝術並不會賦以可愛的歌聲呢！不過，有一天，同夥中有一個年輕的傢伙，却有一種好聽的聲音，開始在馬克思的起居室中唱一支意味曖昧的歌。馬克思夫人不在家，偷勤和孩子們也都出去了。只剩下我們這一些人。起初馬克思也加進來唱，或簡直是喊。忽然間他變得不安起來，我們也聽到鄰室的聲音，人們移動的聲音。馬克思在椅子上扭動，活現出一幅徬徨不安的圖畫。他終於跳起來，他的雙頰飛紅，他低聲說，或說得更正確一點，他吁吁地道：「噓！噓！女孩子們哪！」

實際上，這些少女們還太年輕，她們的道德還不會為我們所唱的歌敗壞。我們青年人們只覺得好笑，但馬克思說，那一類的歌不應當在孩子們可以聽到的地方唱。從那一天起，在馬克思家中，永不會再唱過不適當的歌。

馬克思夫人比她的丈夫更為莊重，她不許作任何關於這類事的戲謔，當一種不合禮的話

將要從我們的口中脫出的時候，她便瞪我們一眼，使我們不敢說下去。她對於我們的影響大概比馬克思自己的還要大。她以一種素樸的威儀使我們的談話不敢雜有任何不大合禮的東西，對於我們這些無拘無束的青年人，她這態度有一種最有益的影響。

我記得有一件事，給我們夥伴中號稱「紅色狼」(註)的烏爾夫 (Ferdinand Wolff) 留下一個很大的印象。這個年輕的傢伙在巴黎住過，並且染上了那地方的許多習氣。他同時是很深的近視。在一個晚間，他看見他前邊走着一個秀美的女性的形體。他趕忙追上去。雖然他繞着這個蒙面的形體旋轉，那個女人一點也不注意他。於是，變得更加勇敢，他湊上去看她的臉，已經十分接近，連他那近視眼也能認出她來了。「該死！乃是馬克思夫人！」他第二天就說這件事的時候叫道。「哦，她說什麼呢？」——「什麼也沒有說！正因為這樣，才十分難堪呵。」——「那你怎末辦呢？你向她道過歉麼？」——「該死！我逃走了！」——「啊，不過你必須向她道歉的。並且，這也沒有什麼十分了不得的呀。」

但那以蠻幹自負的紅色狼，過了一整年，才拿定主意重到馬克思家來。我第二天便告訴他，馬克思夫人不過把這一件事當作一個大笑話，她一想起那位風流人物狼狽而逃的樣子便大笑起來，但他依然不敢露面。

(註) 他曾經是新萊因報的同人之一。他所以被稱作「紅色狼」因為還有一個「獄中狼」或「天狼星」這人的真姓名是威廉·烏爾夫 (Wilhelm Wolff) 便是馬克思獻以資本論的那位同志。

馬克思夫人第一個使我知道一個好女人在青年訓練上所能有的影響。我的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便死了，所以我對於她的記憶是很模糊的。實際上，在我後來的童年期和青春期，沒有一個女人可以在品格的形成上或錯誤的糾正上幫助我。在遇到馬克思夫人以前，我從來不曾瞭解歌德的這兩行詩：

你願知道何為正當的行爲麼？
你應當問那心地高尚的婦人。

有時，馬克思夫人對於我，像訓教野蠻人的伊斐金尼亞（Phigeneia）又有時，她乃是給胸中交戰的缺乏自信力的人們以平安的伊里安諾爾（Eleanore）。她是母親、朋友，知己，顧問。她過去是，現在依然是，我認為典型的婦人。我願再說一次，假如在我留居倫敦的那些日子，我沒有在身體上和精神上墮落，大部分是由馬克思夫人救了我，每到我覺得一定要在亡命者憂患的險浪中淹沒的時候，她便像呂可提亞（Leukothoe）對於覆舟的奧狄梭士（Odysseus）那樣出現，給我以再度游泳的勇氣。

馬克思主義之停滯與進展

R·盧森堡著
蔣天佐譯

卡爾·格倫，在他那叫做法國和比利時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漫談集里說得很對：富利葉的和聖西門的學說對於他們各自的門徒的影響很不相同。聖西門是一代光輝的研究家們和作家們——他們分佈在智慧活動的多種分野——的精神上的祖先；但是富利葉的門徒除了少數例外，都是一班只知道盲目的背誦富利葉的文句，不能使他的學理有任何進展。格倫認為這種不同是由於富利葉把世界呈現在一個完備的體系裏，這體系的一切細節都精細的完成了；而聖西門則僅僅丟給他的門徒疏鬆的一束偉大思想。雖然我覺得格倫這種說法太忽略了烏托邦社會主義領域里的這兩位大師的學說之內在的、本質的區別，但是整個說來，我覺得他的觀察是有道理的。沒有問題的，一個僅僅畫出了粗大的輪廓的觀念體系，較之一個完成的和勻稱的一點不必補充的、不給一個活動的頭腦任何獨立努力的餘地的結構，是有刺激的多多。

不少年來，馬克思派的學說顯然有點停滯，這是否和上述的事有關呢？自從資本論的最後一卷以及恩格斯的最後著作發表以來，除了一二個別著述足以表示理論上的某種進步以外，就只有一些馬克思學說的通俗化和注釋的優秀著作——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這個學說的本質，還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兩位創立者所遺留下來的原樣。

這是否因爲馬克思主義的體系給後繼者的頭腦的獨立活動加了一個太嚴格的框子？在馬克思的門徒之中，有許多人在理論的自由發展這一點上受到了馬克思的稍有限制性的影響，這是無可否認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覺得對於好多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的言論，有撇除責任的必要，保持在「馬克思主義的範圍之內」的拘謹的努力，在某些時候會跟另一極端同樣的有害於思想過程的完整：這另一極端是完全捨棄馬克思主義的外觀，以及不顧一切的宣稱「思想獨立」。

再者，只有在經濟問題上我們才能說馬克思遺留給我們的主義是多多少少完成了的整體。而他的全部學說裏最有價值的部份，唯物辨證的歷史觀，却不過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方法，提供了少數天才的卓見；它們使我們能夠瞥見一個全新的世界，它們啓示我們獨立活動的無盡的遠景，它們鼓舞我們勇敢的投入未經開發的區域的精神。

然而，即使在這個領域，馬克思主義的遺產也還原封未動——除了極少的例外。犀利的新武器被棄置而鏽蝕，歷史唯物論的學說還是它的創造者設立它的時候的原樣，還是沒有加工的、概略的。

那末，假使要把馬克思主義的大建築的嚴格和完備，來解釋馬克思後繼者對於繼續進行建築工程的失敗，那是顯然不對的了。

我們常常聽說，我們的運動裏缺乏那種能夠把馬克思的學理進一步加工的天才。不錯，這

種缺乏是由來已久；但這缺乏本身却需要一個解釋，而且它並不能拿來解答那最初的問題。
 (註二) 我們必需記住，每一個時期都各自造成它的人才；假使對於理論的代表者有真正的需要，任何時期都會創造足以滿足這種需要的勢力。

但是，是否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更進一步發展的真正的需要的真實的要求呢？(註三)

蕭伯納、費邊(註三)社會主義(半社會主義)的天才的代表者，在一篇關於馬克思主義者和英國澤豐茲(註四)學派的爭論的文章里，朝笑了奧特門，因為他說資本論的第一卷使他對馬克思有了一個完全的理解，他覺得馬克思學說里已經沒有缺陷——然而隨後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二卷的序言裏却宣稱第一卷雖然有理論上的重大價值但是遺留了一個基本的經濟問題沒有解決，要解決這個問題非到第三卷出版之後不可。這里，蕭伯納是頗為得意的，他使奧特門陷於可笑可憐的境地，雖然奧特門也許大可以從全體社會主義者實際上都不過爾爾的事實得到安慰。

(註一) 指停滯的問題。

(註二) 這是就當時的情形而論。

(註三) 羅馬將軍費邊的戰略是持久和緩進，英國有些社會主義者就借他的名字作為他們的團體的名稱。費邊社成立於一八八四年，是所謂緩進的社會主義，即改良主義的一派。

(註四) 一八三五——一八八二，英國論理學家兼經濟學家，資產階級的。

資本論的第三卷，解決了利潤率的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但它是直到一八九四年才出現的。而在它出現以前，德國以及一切其他地方都已經被第一卷里所包含的未完成的材料喚起了廣大的激動；馬克思主義的學理被通俗化了，被人們接受了，這都是僅僅依靠第一卷而來的成果；這不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得到了稀有的成功，誰也沒有注意到這學說還有任何缺陷。而且，第三卷最後問世之後，祇在有限的專家們的圈子裡引起了一些注意，產生了一些注釋的文章——假使把社會主義運動整個的來說，這後出的第三卷，在被第一卷裏闡明了的觀念所支配的那些廣大的領域里，簡直沒有發生什麼印象。第三卷的理論上的結論，到如今也沒有引起任何通俗化的企圖，也沒有得到廣泛的傳播。相反的，甚至在社會民主黨員之間，我們最近還偶爾聽到對於資本論第三卷表示「不滿」的反響——這種「不滿」的反響原只是布爾喬亞經濟學家的老調，所以這些社會民主黨員的不理解第三卷祇是他們太專心的接受了第一卷所提供的對於價值理論的「不完全的」闡釋的緣故。

對於這個如此顯著的現象，我們怎樣說明呢？

蕭伯納（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歡喜「諷諷」別人的。他在這裏是又很可以把他一切以馬克思為根據的社會主義運動整個的諷刺一番了；但是，假使他這樣做，那就是他要「諷諷」我們的社會生活裏的一個非常嚴重的表徵。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奇異的命運，假使從我們的運動裏的理論研究的一般命運來看，是容易明白的。

從科學的立場說，無疑的，首先應該把資本論的第三卷看做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之完成。沒有它，我們就不能理解利潤率的實際上有支配性的法則；不能理解剩餘價值向利潤、利息和租金的分化；不能理解價值法則在競爭中的作用。但是，問題的要點是：這一切不管從純理論的角度看來是如何重要，但從階級戰爭的實際的角度看來是比較不重要的。對於階級戰爭，剩餘價值的根源，就是說，對於剝削之科學的解釋，才是基本的理論問題；還有對於生產過程的社會化的傾向的解釋，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根據之科學的解釋——也是基本的理論問題。

但是這些問題都已經在資本論的第一卷里有了解決。第一卷推論到「剝削剝削者」是剩餘價值的生產以及資本的加速集中之不可避免的和最後的結果。因此，關於理論部分，工人運動之所需要的，是大體上已經滿足了。剩餘價值在榨取者的各集團間是如何分配的問題，或是在這分配過程中競爭如何促成生產的重新調整的問題——這些，對於積極的參加了階級戰爭的工人是沒有直接的興趣的。

這就是資本論第三卷爲什麼到現在，對於一般社會主義者而言，還是一本沒有被讀過的書的原故。

可是，在我們的運動裏，適用於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也就適用於一般的理論研究。假使以爲工人階級在它向上的奮鬥中能夠由於自己的意欲而在理論領域發揮無限的創造力，那是純然的幻想。不錯，恩格斯說過，唯有工人階級在今天保持着對於理論的理解和興趣。工人階級

的渴求智識，是我們這時代的最值得重視的文化上的表徵之一。而且，實際的說，工人階級的鬥爭是指示着社會的文化革新。可是，工人階級的積極參加科學建設，要從屬於一定的社會條件之具備，不能憑空而來的。

在每種階級社會裏，智慧文化（科學和藝術）總是統治階級所創造；這個文化的目的，一部分是保證社會過程裏的需求得到直接的滿足，一部分是滿足統治階級的份子之精神上的需要。

在早期的階級鬥爭的歷史上，朝氣勃勃的階級（像近代的第三等級（註五））可以從確立智慧的統治而達到政治的統治；雖然它們還是臣屬的階級，但是它們能夠建立一個新的科學和一個新的藝術，來對抗那頹廢時期的腐敗的文化。

但是無產階級却是處在一個很不相同的地位。它是個一無所有的階級，所以它不能在它向上的鬥爭進程中同時創造它自己的精神文化——祇要它是還被縛束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框子之內。在這個社會之內，只要它的經濟基礎不變，那除了資產階級文化之外就不會有別的文化。雖然某些「社會主義的」教授們會歡天喜地的說，無產階級也打打領帶騎騎自行車，用名片了，這是他們參預了文化的進展之明證；然而這樣的工人階級却還是留在現代的文化之外的。這個文化的社會基礎，全部是工人們用他們自己的手所創造的，這是事實。然而不管這

（註五） 第三等級——資產階級；第四等級——無產階級。

個事實，工人們祇能在一個嚴格的條件之下才被允許去享受這個文化，這條件是他們的分享餘潤是爲了可以去美滿的完成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過程和社會過程裏的機能。

工人階級除非從它目前的階級地位充分解放了之後，是不能創造它自己的科學和藝術的。

它在今天所能做的，最大限度，是保護布爾喬亞文化不受布爾喬亞的反動之汪達爾主義（註六）的摧殘，以及創造那些適宜於文化的自由發展的社會諸條件。即使這樣做去，處於現存的社會形式之內的工人們，也只能達到這樣的境地：給他們自己創造出在他們的解放鬥爭中所需要的智慧的武器。

那末照這樣說法，工人階級（這就是說，工人的智慧上的領袖們）在知慧活動的領域就受到了很嚴格的限制。他們的創造力的活動領域是限於科學的一個特定的部門之內，這就是社會科學。「謝謝第四等級的理想和我們的歷史階級之特殊的關聯，」因此，社會發展法則的闡揚對於階級鬥爭中的工人是首要的了；那特殊的關聯已經產生了社會科學的良好果實，我們這時代的無產階級文化的紀念碑——馬克思派的學說。

但是馬克思的創造作爲一個科學的偉業，它是一個巨大的整體；它是爲了無產者的階級

（註六）汪達爾民族是古代居於波羅的海沿岸的日爾曼人的一系，薩野蠻四五世紀時曾大破壞西班牙、羅馬等處。在常用以指破壞藝術品的人或野蠻的例行逆施的人。

鬥爭而創造，但它超越了階級鬥爭的樸素的要求。不管是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精細的和概略的分析，或是他那可以運用到無限的場合的歷史研究的方法，都遠遠超過了階級戰爭的實際行動所直接需要的、所不可或缺的。

祇有當我們的運動進展，有新的問題需要解決的時候，我們才再掘一下馬克思思想的寶庫，以便吸取一些精華和利用一些沒有利用過的斷片。但是，正和實際生活裏的一切事業一樣，我們的運動也會停滯的，既然它傾向於停滯，在舊的思想軌道上進行，並且拘泥於已經消失效力的原則，那末，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體系之理論的利用，當然進行得很慢。

所以，假使我們從這些理論問題上發覺我們是有一點停滯，那並不是因為我們籍以獲得營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不能發展了或是已經過時了。相反的，那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學會怎樣去適當的運用這最重要的精神武器；雖然我們在鬥爭的初期諸階段，由於迫切的需要，把它從馬克思主義的兵工廠里拿了出來。以為在實際的階級鬥爭上馬克思是已經落後了，我們已經超越他了，這是不對的。相反，馬克思在他的科學創造上超過了作為實際戰士的我們一羣。以為馬克思已經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這是不對的。相反，我們的需要還沒有能夠達到馬克思的意見之合宜的、盡量的利用。

無產階級在現社會的存在的社會條件是馬克思主義所首先闡明的，但是這些條件給馬克思主義一個報復，使它的理論陷於上述的命運。雖然這理論是精神文化的無比的工具，但是

因爲一則它不宜於被資產階級的文化運用，再則它大大的超過了工人階級對於日常鬥爭中的武器的需要——因而它還沒有被動用。除非到工人階級從它目前的存在條件下解放出來的時候，馬克思的研究方法才會和其他生產手段一同社會化，那時候，它就要被充分的利用來增進全人類的利益，它就會充分發揮它的機能。

一個工人對於卡爾·馬克思的回憶

萊斯奈爾著
林浚秋譯

自從我們偉大的戰士逝世以後，他的擁護者和反對者都寫了許多關於他，他的生活，和他的工作的文章。但這些文章的作者們，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不是（讓我運用一個在『自由的』英國的職工會裏很流行的成語）真正的工人。就出身或生活地位說，他們大都是屬於所謂中等階級的。

那末，作為一個工人，一個卑微的成衣匠的我，趁這紀念節的機會，爲了比我年輕的同志們的利益，寫下我對我們不朽的戰士的回憶，我的前輩總不致有什麼芥蒂吧。這些回憶是根據本人跟卡爾·馬克思的多年的來往。牠們一部份將描述馬克思給與我自己和別人的印像，而另一部份則將放大他的生活的畫面。

當我在四十年代的中葉，在德文布魯舍爾報（*Deutsche Grüssler Zeitung*）上第一次看見卡爾·馬克思這個名字的時候，我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人。在一八四七年討論和通過共產黨宣言這個歷史文獻的時候，我更加認識了馬克思的主義。那時我正在倫敦工作，是「共產主義工人教育社」（Communist Workers' Educational Society）的一個社員，該社的會址是德魯利胡術（*Drury Lane*）一九一號。一八四七年十一月末尾和十二月初頭，在這裏開

了一個共產主義聯盟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大會。卡爾·馬克思和弗利特利支·恩格斯從布魯舍爾趕來出席這個會議，向聯盟的委員們發表他們關於現代共產主義及其跟政治和勞工運動的關係的意見。這個會議當然是在黃昏舉行。只有代表可以出席，但不是代表的我們也非常關心討論的進行，不斷獲得關於會議情形的報告。不久我們知道了：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一致通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解釋的主義，公推他們把自己的見地寫成一通宣言。一八四八年春，這通宣言的原稿送到倫敦，我被給與了特權，得在這個劃時代的文件的出版工作中盡了相當的職務，我把原稿送到印刷所，到了時候，又把校樣送給卡爾·沙伯(Karl Schapper)他是共產主義工人教育社的創立者。

一八四八年，革命爆發以後，卡爾·馬克思和弗利特利支·恩格斯在科倫(Cologne)創辦新萊茵新聞(*Neue Rheinische Zeitung*)，共產主義聯盟的各色盟員和一羣被說服了的民主主義者都成了馬恩的合作者。我也到了科倫，盡力幫助同志們做宣傳工作。不管到哪裡工作，我總是帶新萊茵新聞去散發，而在工作時還往往對夥伴們高聲朗誦其中的某些文章，夥伴們常常是很熱情的聽衆。一八四九年五月，在普魯士政府再三採取合法手段破壞該報之後，牠終於被迫停止發行，而馬克思則被逐出科倫。不久以後，我也分享他的命運。一八五一年，我在馬因斯(Mainz)被捕，在牢裏被拘禁了兩年之後，我在有名的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面前被判處三年囚禁徒刑，囚禁在要塞裏。我在格牢登茲(Grandenz)和在西利西亞(Silesia)邊界上的

西爾保堡(Silberberg)度過了我們的刑期。

在審判的時候，馬克思（當時住在倫敦）竭力營救我們；但警察聽長斯蒂保（Stieber）和其他社會的救主們的陰謀詭計，陪審官的階級偏見，以及——我非悽然承認不可——若干我們自己人（他們的莽撞教我們來負責）的愚蠢，使馬克思及其朋友們的努力毫無成果。

那時候，已經有不少所謂行動家，過激的職業革命家，在他們的心目中，什麼都不夠激烈。他們懷着一種錯覺，以為隨時可以用「putsches」或臨時的暴動引起革命。然而他們什九都是空談家，而不是實踐家，都是詞句的賣弄者，從沒有在運動中做過一些認真的工作。其中最激烈的份子的喧噪，使你覺得他們急想咬破一切剝削者的喉嚨，但後來他們自己都變成了大眾的最惡劣的剝削者。在後來的年頭，你可以看見其中的一些份子坐在自備馬車裏馳過倫敦的街道。

當我在要塞裏的刑期滿了以後，我於一八五六年回到倫敦，我在這里終於跟馬克思直接接觸了。

一八五〇年，他和他們知友們脫離了共產主義工人教育社，因為在威利支（Willich）領導下的「暴動派」在該組織裏佔了優勢。但當過激的革命黨人之一欽克爾（Kinkel）被開除了的時候，我能敦勸馬克思重去參加那個組織，就政治經濟等課題發表演說。李卜克內西（Liebknecht）和其他同志們也重新加入了組織。

欽克爾創辦了一種名為赫爾曼(Herrmann)的期刊，他在意大利戰爭的時期宣傳波那怕脫黨人(Bonapartist)的口號。爲了對牠的反攻，"Das Volk"在一八五九年春出版了，馬克思被請爲牠的撰稿人。他替牠寫了一些關於普魯士對意大利紛擾的態度的非常有趣的文章，同時又在他的朋友間奔走募捐，以支持這個新報紙。同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批判，一八六〇年馬克思又出版了伏格特先生(Herr Vogt)暴露這位紳士及其贊助人和黨徒的波那怕脫派的陰謀。這部著作是駁斥伏格脫及其朋友們正在傳布的無恥的誣蔑的。牠包含許多關於一八四八年革命後避難運動的報導和歐洲各國內閣的外交陰謀的寶貴的紀載。

到一八六四年，「國際」終於誕生了。我積極參加建立「國際」的工作，成爲總委員會(General Council)的一份子，因而跟馬克思發生了更密切的關係。

他總是特別喜歡跟手藝人接觸，喜歡找機會跟他們談話。他特別喜歡跟那些毫不躊躇地坦白反對他的意見的人作伴，喜歡跟那些不以諂媚苦惱他的人們作伴。他對於手藝人關於工人運動的意見，感到絕大的興趣。他老是準備跟他們討論重要的政治經濟問題，要立刻發見他們是否真正懂得自己所討論的問題，如果發覺他們真正懂得，他就高興得了不起。他對於「國際」的理事會，始終沒有缺席過一次，散會後，我們大多數人，馬克思也包括在內，往往走到一間安靜的酒館裏，各人對着一杯啤酒，繼續作非正式的討論。在回家的途中，馬克思往往談論經常的工作日，因爲早在一八六六年，我們已經開始爲八小時工作日宣傳，而這成爲一八六六

年九月日內瓦大會中我們的綱領的一部份馬克思老愛這樣說：「我們想建立八小時工作日，但我們自己却往往做了至少兩倍時間的工作！」這不幸是句真話，馬克思是太容易工作到超過規定的時間，使他因工作過度而毀了健康。光是「國際」的事務就得費去他大量時間和精力——到底費去多少，則任何局外人都無法知道。此外，他還必須爲自己的生活工作，爲須在大英博物館讀書室裏花去無數小時，爲他歷史的和經濟的著作收集材料。我的住址離博物館不遠，在他回到倫敦北市哈味斯托克山（Haversstock Hill）梅特蘭（Mailand）地方的寓所的途中，馬克思往往折到我的家裏，跟我談談一些有關「國際」的事業的事情。他回到家裏，就吃夜飯，飯後稍稍休息一會兒。隨後他又開始工作，往往工作到深夜，甚至工作到下半夜兩三點鐘——特別是當他飯後由於同志們的訪問而離開寫字檯太久的時候。

馬克思的房子對於一個忠實的同志永遠開着房門。我永不能忘記自己跟其他許多同志一道花費在他的家庭圈裏的愉快的時光。他的夫人是最特出的人物。她是一個高高的，非常美麗的，面貌出衆的婦人，但同時又這樣和善，這樣可親可愛，這樣生氣虎虎，這樣自然而毫不故作，使客人們感覺到自己跟她在一塊兒，好像在家裏跟自己的母親或姊姊在一塊兒一樣。她的全部個性使人不由得想起湯表斯·奧忒華（Thomas Otway）的話來：「女人，可愛的女人，造物造你來引誘男人。」她醉心於工人的主義，她對於工人們在跟資產階級的鬥爭中獲得的勝利，不管如何渺小，總是忻喜欲狂。

三個女兒也是從幼就十分關懷現代工人階級運動，牠始終是馬克思家裏談話的主要題目。馬克思跟他的女兒們的關係是在人們想像的範圍內最親密最無拘束的關係。她們對他的態度，與其說是對待父親的態度，不如說是對待兄弟或朋友的態度，因為馬克思不喜歡扮演有權威的父親的角色。在嚴肅的事情上，他是他孩子們的顧問；當他能夠分出一點時間的時候，他是她們的遊伴。他實在懷有極度對孩子們的愛，常常說自己最喜歡聖經裏的耶穌的地方，就是耶穌對孩子們的愛。當他不必到倫敦中市去的時候，當他向罕普斯忒曠地散步的時候，你可以看見這位資本論的作者常常跟街上的一羣孩子玩耍。

像一切真正的偉人一樣，馬克思絕對沒有傲慢的習氣，他對於一切忠誠的努力給與應有的信任，他看重任何根據獨立思想的意見。像我在前面說過一樣，他時刻急想知道樸實的手藝人對於勞工運動的意見。他在下午常常跑來看我，領我出去散步，對我無所不談，我當然盡可能地讓他說話，因為聽聽他思想的發展，在他有興致的時候聽他說話，這都是非常愉快的事。我在這樣的場合總是被他吸引住了，覺得自己很難離開他。他跟在在一起時的吸引力，感動了，簡直可以說迷惑了一切跟他接觸的人。他有用之不竭的無限量的幽默，他的笑永遠是出於真誠。如果我們有些同志不論在哪一國得到一點成功，他總要表現出真心的狂喜，使跟他作伴的人們也不由自主地被捲進愉快的洪流裏。他對於德國工人所獲得的每次選舉勝利總是高興得不得了，而對於每次勝利的罷工，也是這樣。要是他能親眼看見我們現在所能組織的大規模的

「五一」示威運動，他該是何等的愉快呀！他的敵人們的攻擊不過使他覺得有趣，我喜歡聽他說到他們時那種幽默諷刺的口吻。當他自己的著作一旦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時，他對牠們就顯得非常冷淡。要是談話中提到他某一期的著作，他就對我說：「如果你要看我全部的著作，你得向拉薩爾（Lassalle）設法，他保存着我全部作品。至於我自己呢，我對於大多數著作連一冊都沒有保存。」這不是一種修辭學上的誇大，而是簡單的真實。要是他的某一著作碰巧有一冊存在我的手裏，他總要向我借閱。

有許多年，羣衆完全不知道馬克思的著作；就是今天，他們還是沒有充份瞭解牠們的價值。特別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後和革命期中所寫的著作，更其如此。這些著作的發行在當時遭遇着非常嚴重的困難。但是他其他著作也不爲人們所週知，因爲他決不是自吹法螺的人。有人說德國總工會（the General Union of German Workers）的成立是近代工人階級運動的開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早的合作者們聽到這種論調，只好發笑。總工會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成立的，在這時候，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人們已經孜孜不倦地做了二十年的宣傳工作。我寫這些話沒有反對拉薩爾的意思。我在一八四八——一八五〇年這一時期中結識拉薩爾，爲了他的火山決口似的精神而器重他，樂於承認他的宣傳鼓動工作的強烈效果。應該感謝拉薩爾，他使勞工運動有了長足的進展。我最後一次看見他，是在一八五二年的十月和十一月，在科倫共產黨員被審判的時期，他當時是一個關心的聽審者。在他一再訪問倫敦的時候，我沒有會見

他。他沒有到共產主義工人教育社來，而在馬克思的家裏，我也沒有碰到他。

一八六八年十月初，馬克思與沖地告訴我，資本論第一卷已被譯成俄文，在聖彼得堡印。他非常看重俄國的勞工運動，贊揚俄國人（他們爲了研究和傳布科學理論的著作而忍受巨大的犧牲），推崇他們能夠把握現代的思想。當他的著作俄文版第一部到達他手裏時，他覺得這彷彿是時代的一個顯著的徵兆，是值得歡忻鼓舞的事件，不僅馬克思一個人如此，即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亦如此。

每當工人們在跟剝削階級的鬥爭中遭受一次失敗的時候，馬克思總是拳拳服膺戰敗者的主義，聚精會神地駁斥戰勝者必然發出的辱罵。他在六月事變（*June Days*）（一八四八年巴黎）以後的反應是這樣，在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失敗後的反應是這樣，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敗後的反應也是這樣——當時全世界的反革命份子，甚至大多數未覺醒的工人，都惡狠狠地攻擊任何敢於擁護「公社」的主義的人。馬克思是被屠殺，被逼害的「公社」戰士們的第一個保護人，而國際工人協會理事會（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的宣言法蘭西的內戰，證明他是用何等光輝的精力起草這個文件。真的，只有在失敗之後，我們才認識自己真正的友人。

「公社」倒台以後，「國際」的工作在馬克思看來是一天一天更惱人了，使他內心的滿意一天少似一天。每次革命固然吸引了許多勇猛的戰士，但同時也吸引了一羣投機份子，各種

各樣的冒險家，他們希望從革命的局勢中獲得個人的利益。在「公社」的逃亡者隊伍中有許多這樣的腳色，因為他們從巴黎的事變中沒有得到利益，反而受到損害，他們現在盡力播種分裂的種子。這是比較容易做的工作，因為在「公社」社員隊伍中已經存在着顯著的衝突。勃浪克主義派 (Blanquists)，蒲魯東主義派 (Proudhonists)，自治主義派 (autonomists)，無政府主義派，以及其他各色各樣「主義派」，不住地互相攻擊。這些糾紛反映在理事會的開會場面。會場上常常湧起猛烈的風暴，馬克思簡直無法說服伙伴們保持理性。他在這些場合所表現的容忍，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但失望的「公社」社員們的歪曲意見和瘋狂的計策，也不時使他耐不住發起怒來。

勃朗克主義者是最惡劣的暴躁漢，最無理性的份子。他們已經再度壓制革命，準備執行胡亂的屠殺。

直到此時為止，這些紛爭與其說是怎樣嚴重，不如說是非常有趣；但法國代表們的內閣却把其他國家的代表們也拖入磨擦中了。有些同情這一派，有些同情那一派。加之頭號的陰謀家巴枯甯從中煽動，High Holborn（當時理事會開會的地點）的會場的騷動，實非言語所能形容。無止息的磨擦，言語的爭辯，意見和意氣的衝突，簡直無法保持會場的秩序。那些慣於責備馬克思缺乏容忍的人應該知道，他帶着怎樣的手腕和耐心說服論爭者的觀念，指出他們思想錯誤的地方。

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每個政治的戰士絕不能過份寬容；照我的意見，我們應該大大感激馬克思，因為他用種種方法把野心勃勃的愛鬧的份子關在「國際」的門外。在組織的初期，一羣非常混雜的份子要求加入組織——其中有無神論的高級牧師布拉德羅（Bradlaugh）。我們主要地應該感謝馬克思的地方，就是他教這些英雄豪傑們懂得國際工人協會不是培養宗派的機關，不管是信仰宗教的，反宗教的，或其他任何宗派。

當他的女兒真妮和羅拉嫁給兩個跟他志同道合的優秀份子的時候，馬克思感到大大的快慰。真妮的丈夫是查理斯·龍格脫（Charles Longuet），而羅拉的丈夫則是保羅·拉發格（Paul Lafargue）。他最小的女兒伊利諾到頭也嫁給一個有才能的社會主義者愛德華·阿維林（Edward Aveling）；可惜她在她雙親過世以後才找到這個丈夫。否則他們瞧見自己的孩子們的活動都是為工人們的解放，應該感到何等的愉快！要是能夠歡迎最近十年來工人階級運動的進步，他們該是何等的歡喜！

馬克思的長女真妮秉有她母親全部的品性，無比優良的品性。她母親在一八八二年的不合時宜的死亡，是發生於馬克思最不順適的時際的大不幸。馬克思的長女真妮，她的終身同伴，在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日死去，比她母親僅僅早死十二個月，她受了這兩個可怕的打擊，始終沒有復原。她本來患着烈性的咳嗽症，她咳得那麼厲害，彷彿要把她強壯的軀體震得粉碎。但在這以前的許多年頭，頑強的過度工作已經摧毀了她的體格。約在十年以前，醫生已經禁止她抽

烟。她抽烟一向抽得很厲害，這是一種大大的犧牲。我在醫生的禁令頒布後第一次會見她的時候，她驕傲地告訴我，她有多少天不抽烟了。她說決心不再抽烟，直到獲得醫生的允許。在此後的幾次會見中，情形也是一樣；她總是告訴我她奉到醫生嚴厲的禁令後有多少天，多少星期了，而且向我保證決不破壞禁律。實際上，她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真心在戒烟。不久以後，當她的醫藥顧問允許她一天抽一支雪茄烟的時候，她是愉快得多了。

馬克思沒有活到應有的年紀，這該是大家公認的事實。他的知交們老早就爲他的健康擔心，因爲當他的研究科學和從事勞工運動的興味摧毀着他的健康的時候，他沒有採取適當的攝養。在這些事情上，他的任何朋友和任何家人都說不動他。他的遺著足以說明他帶了多少學問的財富一同進了坟墓，雖然這些著作還不及他預備寫的著作十分之一。然而這些文章到底作爲他的遺產而傳給我們了，而且將爲我們所理解。我們應該慶賀自己，因爲馬克思最老，最知己的朋友弗利特利支·恩格斯還是精強力壯地跟我們一同活着，他將負起編輯馬克思的遺着的責任。

馬克思甚至在死後還給與我們這樣新的學識和新的見地，他的遺教正在戰鬥的無產階級中間日益廣泛地傳佈着，牠們日益加甚地影響着任何地方的工人階級運動。馬克思不但向羣衆發出「全世界的工人們，聯合起來」這個強有力的口號，便算滿足；他還提供了一個能使他們聯合起來而且正在聯合着的組織。以卡爾·馬克思爲主腦的「國際」已經再生了，而且

比以前更加強大；現在被國際勞工運動中的工人階級的戰鬥部隊所圍聚的旗幟，就是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豎起來的旗幟，戰鬥的無產階級已將這頂旗子擔負了整整一個世代。在這旗子底下，工人的軍隊正在往前行進，不斷地獲得勝利。

達爾文和馬克斯

K. 替米里亞崔夫著
克士譯

一九一九年不單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的「金剛石紀念」年（六十年紀念）更重要的還須記得馬克斯的政治經濟批判的貢獻也產生於六十年前的一八五九年。（註二）這並不是偶然的相合。雖然物種起源和政治經濟批判所涉及的思想範圍是這樣的不同，但在這二本書

（註一）

說起來很慚愧，我直到一九〇九年以後，讀了葛拉那脫百科全書十八冊裏列寧的論文，方才知道馬克斯的政治經濟批判的序文的內容。但記起我實爲俄國最早讀資本論的人們中間之一人時，可以安慰自己。很早以前，列寧還沒有生，普列哈諾夫（Prhanoff）許多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認他爲列寧的教師（還只有十歲。一八六七年秋天，我離開新比爾斯克（我曾在這地方，照門特來夫（Mendelejeff）的路線作化學的討論）到新開辦的彼脫羅夫斯克學院和伊里安科夫（P. A. Ilyenkoff）去協作。我看見伊里安科夫坐在他的圖書室裏的寫字台前，前面放着一本新書，德文的，厚厚的一冊，裁紙刀還夾在書頁中間。就是第一卷，資本論。這時候是一八六七年年終，除這本以外，輸入俄國的還極少。以後，伊里安科夫以狂喜的情緒，並帶着特具的才能，盡他所了解的，全部講給我聽。馬克斯的工作他是看到的，因爲一八四八年他在西歐（主要在巴黎），他又親身參予精製白糖的處理方法，這是俄國資本主義先驅的一部分，所以他能用親身經驗的例子以說明馬克斯的主義。這主義是這樣來的，新開辦的彼脫羅夫斯克學院的化學教授是俄國數布馬克斯的觀念第一批中的一人。

裏，我們覺得有若干共通的性質，我們應當把它們加以比較——縱使只是一點大要。達爾文著作的最後一頁上和馬克斯著作序上顯著而且光輝的第五頁上，各各寫着作者自己的基本觀念，異常清楚而且扼要。正像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上說明的基本觀念是這位大生物學家勞作二十五年以上的成果一樣，馬克斯說明在批判的序上的基本觀念，是這位大社會學者以後一世紀的四分之一的「導線」(a guiding thread) (用他自己的話)，直到他去世為止，精力並不衰頹。我所以提議，這二種著作可以並論，它們在十九世紀後部及二十世紀前部遺留着同樣深的痕跡——那當然，還要繼續留痕跡於未來的年代。

有人說達爾文是「近代科學中，其實也是一切時代的科學中的最偉大之革命者」；「從道恩的和平的研究室裏，他把一切有反省力的人們的思想引導起一種運動，在世界的歷史裏是差不多不曾有先例。」和這相似的別一種革命運動，是從沙荷提恩街馬克斯的小室中發出來的，這種運動改變了人民的「存在」和「意識」——這在歷史中也是一種無可比並的運動。

一八五九發生的這二種革命運動傾向的共通的相似性究在哪裏呢？這在它們兩者各把大量的現象加以處理，(一方是生物的生活現象，他方是人類的社會生活現象。)這些現象，自來神學及形而上學主張爲它們所有的，現在却把它們從神學及形而上學的支配下拉出來，而且解釋爲「物質變化」的結果了)……可以用自然科學所具有的精密性去觀察和記載它

們了。」（引用政治經濟批判序）

達爾文懷疑聖經解釋物種起源的正確性，並且否認了科學須遵守聖經的教義的要求，他厭棄了聖經式的神學和形而上學，建設了物種起源由於「物質條件」的眞解釋。和這情形相像，馬克斯既開始懷疑黑格爾法律哲學的正確性（據他自己所告訴我們），對於一切以後的探究，他遂斷定各種社會形態和社會關係並不是自己獨立存在的，它們的存在也不是由人心的主動去決定，却是生活的物質條件的結果，作爲他的「導線」了。這二種主張對於基本的解釋，都循共同的路線，便是須求之於科學地說明之物質現象。馬克斯聲稱他的全部科學傾向爲「經濟的唯物論」或「經濟史觀」，可以說明這事實。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是「眞實的基礎」，人生的一切「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形式」（一言以蔽之，各種觀念體系的形式）都是建造在這上面的上層建築物。但是，「發展到了某一階段時，社會之物質生產力和現存的生產關係就發生衝突」，並且這等生產關係，「先前曾經爲生產力的發展形式的，現在對於生產却變成了桎梏。於是社會革命的時期開始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改變，整個巨大的上層建築遲早點也改變了。」我的引用這些話，從馬克斯的古典的格言起，一直到他用「革命」這辭兒上，爲的是馬克斯的教義和達爾文的教義的關係，世上很多爭論。有人告訴我們說，達爾文主義是進化學說，並且「進化」是「革命」的相對語的。確，達爾文的各種著作裏，不見有「革命」這名辭，因爲這名辭會從新使人記起寇維耶爾（Quvier）的 *Dascom's sur les*

Revolutions in globe (地球革命的研究) 的緣故。在地質學裏，寇維耶爾屬於「災變派」。他相信這地球的歷史過程中，會經常發生災變，像戲台上的佈景一般，常常很快的變換景物的。這時候所有的生物都毀滅了，新的生物再生出來。在別一方面，喬治·達爾文 (George H. Darwin 是著名的天文學者，查理士·達爾文的五個兒子當中，只有他傳受着「一部分天才」) 說，政治現象方面的革命和天體及純粹機械現象方面的革命之間，不只是修辭學上可類比，實在是同義的連續。(註二)

達爾文和馬克斯二人的解釋世界都從客觀地研究現在出發；但是達爾文的研究主要在闡明生物過去的晦暗之歷史，馬克斯的中心欲望是在預言未來和指出現在的「趨向」。(註三) 不還有馬克斯不單是預言未來，他還要加以行動。可引他的話來說明，他說：「哲學家們曾經忙於照自己的方式去解釋世界，但實際問題是在於我們怎樣改變它？」(註四)

然而，這裏需要一種保留。我們必須指出：達爾文所提供的，不是「他的」哲學的解釋，却是

(註二) 參看我的剛不列治和達爾文論文。我更須加註說明，當革命現象服從法律統治，這種觀念發展起來時（這種觀念顯然不合資產階級聽來的胃口的），喬治·達爾文爵士會仔細地說這樣含著的話：「有人發表關於進化的意見，說到達爾文的名字時，必須明瞭落在其身上的責任之全部意義。」

(註三) 柏恩斯坦 (Richard Bernstein) 用這話嘲弄馬克斯，毫無效果。

(註四) 這是馬克斯一八四五年寫的，但直到他死後才刊印，附在恩格斯「致爾巴哈」的後面。德文原文是：「Die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 es kommt aber darauf an sie zu verändern.」

依據了事實作科學的研究以後所得來的解釋。他驅使生物學者們的注意朝向了創造新生物的過程（人爲選擇），這在從前只是半意識地應用的，但後來却得到了驚人的成功——例如近代神妙的工作者，新種的創造者，蒲爾班克（Luther Burbank）所經營的那樣。

馬克斯認經濟要素爲人類歷史的本質的物質決定者，此外一切所提出的因素爲「觀念體系的上層建築。」達爾文告訴我們：生物進化的主要要素便是用比喻的話稱爲「自然選擇」（孔德稱爲「排除」）的歷史過程，這是人口過剩的結果，通常稱爲馬爾塞斯定律（Malthus Law）。這是熟知的事情，有些人（秋尼息夫斯基〔Chernyshevsky〕，特別是杜林〔Dühring〕）因此責難達爾文，不知道這一定律，馬爾塞斯是從自然學者那裏抄襲來的，林那（Linnaeus）及法蘭克林（Franklin）早已把它應用於動物界及植物界了的。

現在，究竟自然選擇過程的本質是什麼呢？根本的說，它是生物對生活條件的適應。如達爾文在他的著作裏開首的幾頁所解釋那樣，我們從這裏找到了理解生物世界，即解答它的謎的鑰匙。「適應」一語，現在已經成爲生物學者的口號了。生物學者已極明瞭，哪些是適應的，他研究適應過程，便能了解他的研究物之歷史的創始。赫克爾（Haeckel）擅長造字的藝術，他給生物學的這一分支起名「ecology」（生態學）它和「economy」（經濟）及「economics」（經濟學）（註五）都由同一個希臘字的語根轉變而來。生態學這字英國不大用，合衆國是用的，植

（註五）這二字的前半語根是 oikos，意義是「房子」，「住所」，從它演出的 economy 意義是「家政管理」。

ecology 是「居處的科學」或「環境狀況的科學」。

物學者把它和植物生理學並引着用，稱為植物生態學。但是不必創造新字，只用舊名辭，把它的意義充分表出來，豈不更好嗎？我自己在數年前頭，曾經叫植物學的這一分門為「植物生活的經濟」(the economy of plant life)。所以我們覺得，達爾文和馬克斯對於進化過程的基本決定因素的說法是很一致的，甚至名辭方面也相似。

此種相似性不限於各項共通性方面，便在經濟過程的生產物方面也相似。馬克斯告訴我們人類從動物裏發生出來，發展到典型的人類活動的初期，是從發見生產工具開始的。他說：「勞動手段的使用和創造，雖然在其他某些動物間已見萌芽，但特為人類勞動過程的特徵，故佛爾克林說，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註六)考茨基(Karl Kautsky)用玩弄文字的方法以說明馬克斯的思想，因此不能從德文直接譯過來。他說：動物能在自然裏「finden」(找見)工具，但人獨能「erfinden」(發見)它們。盧施福(Ernest Rutherford)在一篇講演裏，把初步人類的發明才能，描寫得如畫，他所講的是稱為武器的特種工具，他說這些工具是向着集中力量進化的。例如，棒可以敲較大的面，斧或刀斫的是一條線，矛或箭刺的或射中的是一點。

如果生物不能產生出器官，即工具，(註七)活的動物及植物適應生活條件的過程裏能夠

(註六) 郭大力、王亞南合譯資本論第一卷，二一九頁。

(註七) 參看郭大力、王亞南合譯資本論第一卷，二九八頁脚註。馬克斯說：「達爾文使我們注意自然的藝術史，那就是注意動植物的器官，當作生產工具（為動物植物自身生活而用的生產工具），是怎樣形成的。」

發生些什麼呢。

達爾文告訴我們，必須把複雜的機構，即本能，看做長期有用的適應作用之總和，正像各種藝術一樣。這結果，達爾文解釋動物和植物的形態的基礎，正像馬克斯解釋人類社會形態的基礎一樣，是生存的經濟條件了。並且，產生工具是典型的人類活動的一個最初表現。但是這只是原人特有的活動傾向嗎？人類進化到高等階段，沒有相同的現象了嗎？法蘭西斯·培根（馬克斯和恩格斯認他為造成歷史唯物論的先驅）（註八）說明人類的王國形成（這是指科學的統治，和人類對自然的勝利）時，關於實驗科學的興起，曾經說過如下的話，他說：『不是空手或空智慧能夠得到巨大成功的；需要工具，並且需要幫助的器具，才能進行研究。』（註九）這話不但適用於近代科學的初期，便在二十世紀的科學進步時代也同樣正確的。優秀的物理學家維納（Otto Wiener）在我們的感覺領域的增大一篇講演裏，曾經指出：物理科學的最重要的成功，和器具的進步密切相關連，器具只能認為我們感覺器官的擴大物，——用巴·扶洛夫（Pavlov）的有才能的話來說，感覺器官是『外界的分析器。』還有，波爾士曼（Ludwig Boltzmann）說起基爾阿夫（Kirchhoff）為分光鏡的發見者的時候，用了他明晰的思路，發表了同樣的思想。

（註八）參看 *Die heilige Familie*（神聖家族）二〇一到二〇三頁。

（註九）原文為 “Nec manus nuda nec intellectus sebi permistus multum valet; instrumentis et auxiliis res perficitur.”

因此，我們無論討論全體生物的起源，或者人類社會的起源，到底必須涉及經濟過程，即生產過程。一方面，植物能生產有機物；一方面，一切人類的極頂，產生知識，即科學。但無論哪一方面，我們首先必須研究器官即器具（工具）的起源，有工具才能生產。

這種歷史唯物論和達爾文主義兩者間的類比，研究物是十分不同的，一方面是人，一方面却是動物界及植物界。但達爾文主義還有一部分，研究的題目是和歷史唯物論所研究的相同的。物種起源和馬克斯的批判，出世後十二年，達爾文出版了人的由來（*Descent of Man*）著者在這新著作裏，注意不只在生物學方面了。達爾文爲了要證明人類從較下級的動物進化來的這題目，他必須進入社會學的討論了。他在顯著的二章裏指出：人的智慧及道德的比其他動物優越（用馬克斯的話來說，即觀念體系的上層建築），是由二種物質特性發生的：第一，是神經系統的即腦的高級部分的更加發達，結果增進了智力；第二，「社會本能」更發達了，這是高等動物裏已經具有的。所以，由達爾文看來，和馬克斯一樣，社會本能的發達，即社會性的生長，是自然的兼歷史的過程之起點，人類的智性和德性是從這過程發展起來的。因此，許多英國及德國的作家把達爾文看作新實在論派倫理的建設者。要說明達爾文主義和馬克斯主義並行不悖的情形，須有比這里更多的篇幅。（註十）並且將離開一八五九年愈遙遠了，但我們主要的是

（註十）討論馬克斯主義和達爾文主義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刊印于一八六四年）的關係，也是有趣味的。

講那時候。

這是兩大著作裏倡導的基本意見一致的主要路線。這二種著作是差不多同時出版的，誰也不能直接影響誰。這二位至高的巨人，住的很近，——相離不過一小時的行程，他們有往來沒有呢？關於這一件事情，我們可向馬克斯的女婿愛威林（Aveling）找證據。愛威林告訴我們，馬克斯是一位不辭勞悴的博覽家，曾把達爾文的一切著作仔細研究過。當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一八七三年出版時，曾贈送一本給達爾文，達爾文在下面的信裏說起收到那書的事情：

一八七三年，十月一日。

親愛的先生，——我感謝你送給我你的偉大著作資本論的榮譽；我深願我能够更深刻的了解那些政治經濟學上深長而且重要的題目，使我受之無愧。雖然我們二人的研究方面是這樣的不同，但我相信我們都是努力希望擴張知識的人，並且經此長途以後，一定能够增加人類的幸福的。

親愛的先生，永久為
你的忠實的

查理士·達爾文

爲了要鄭重說明，我在這短文裏，必須重復開始的話來作結論。當我們紀念這二書出版的「金剛石紀念」的時候，我們是聯合紀念馬克斯及達爾文的，因爲我們認爲這二人曾經在自然科學的旗幟下並肩前進。他們二人都認自然科學爲他們革命觀的一個堅固的基礎——這

等觀點，確能透澈地振起一切人們的「意識」和「存在」！這還不明白？不是科學的方法，廢棄往昔神祕和形而上形式之自然科學的方法，就是打倒資產階級的腐朽的文化，建設將來無產階級文化的方法嗎？孔德（August Comte）早在一八三一年已經預說這話了，當他說到對於實證哲學，即科學的哲學的訓練，在各階級裏，無產階級是最能了解和接受這種心理革命的階級的時候。

我譯完達爾文和馬克斯的正文和附註後，我覺得從這一篇的文字裏，可以得到些重要的意見，但同時又感覺到作者雖然盡了把二種學說加以比較的責任，但還沒有把達爾文主義加以最精密的估計和批評。後來記起友人曾給我看過揭棄達爾文主義這篇文章，是蘇聯恩達運門和托金合作的，曾登在真理報上，後經易林先生譯出，登在二卷三期的新知半月刊上，現在把直接批評達爾文主義的抄錄幾段於後（文字稍有刪改），以補前文的不足，和供讀者的參考。

「共產主義的偉大教師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對於自然科學的各種問題，曾表示了非常深刻的關心。在他們那莫大的理論遺產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自然科學的各種基本理論問題的最有價值的著述，各人的思想、意見及其研究。

「他們運用辯證革命的方法——唯物辯證法，對於與他們同時代的自然科學，給與了最深刻的分析；在自然科學史上較為顯著的一切成果，一樣都沒有逃過了他們的理論的評價。

「不用說，在自然科學與生物學史上佔着顯著的一頁的達爾文主義，當然也沒有被他們遺留在視野之外。

「達爾文的主要著作物種起源出版之後，馬克斯立刻就寫信給恩格斯說：

「雖然那解說是英國風的，而且粗雜，但是這本書對於我們的見解給了一個自然史的基礎。」

「在別的地方，他這樣地強調辯證法：『達爾文的著作是非常有價值的東西，它適合於作為歷史的階級的鬥爭之」

然科學的支柱」……

「實際上，馬克斯把達爾文的學說認作自己的見解之自然科學的支柱，是因為達爾文主義主張生物界中的發展一思想，破壞了主張事物的現存秩序之不變性與永遠性的保守的見解而有着革命的意味與意義的緣故。

「列寧也在民粹主義者的鬥爭中，在與米海洛夫斯基型的主觀的布爾喬亞社會學者的鬥爭中，考慮過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相互關係的問題。他在回答米海洛夫斯基時這樣寫着：

「達爾文判決了把動植物的種當作沒有任何聯繫，而祇是偶然的『神造的』不變的東西這種見解的死刑，最初地把生物學放在完全科學基礎之上，確定了種的變異性以及種與種之間的遺傳性；同樣地，馬克斯也判決了認為社會乃是個人的機械的集合體，是容認着由支配者的意志（亦即等於上述社會及政府的意志）而生的一切變革，偶然產生的，偶然變化的這種見解的死刑，而最初地把社會學放在科學的基礎之上，並且把社會——經濟構成的概念，確認為特定的各種生產關係的總和，而這些構成的發展正是自然史的過程。」

「達爾文的學說，同樣也受到了恩格斯的很高的評價。在馬克斯的墓前，恩格斯曾經這樣說過：「像達爾文發見了生物界的發展法則一樣，馬克斯發見了人類史的發展法則。」

「但是，馬克斯與達爾文的對照以及對於達爾文主義的高度的評價，那意思，決不是把馬——列主義和達爾文主義當作了同等的東西。達爾文主義，是在馬——列主義的基礎之上被改造後，纔被提高成爲生物界的發展之真實的理論的。

「達爾文是他那時代及其階級之子。他的學說，是被印上布爾喬亞的限界性的印章的。因此，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對於達爾文的若干基本問題，不得不加以深刻的改造，同時加以批判。例如恩格斯就曾經這樣寫過：「我承認達爾文的學說及其發達的理論，但是達爾文的證明方法（生存鬥爭，自然選擇）祇不過是最近發見的事實之最初的一時的、不完全的表現而已。」……

「雖然達爾文在若干問題上採取了自然發生的辯證法的立場，然而還沒有上升到徹底的、真正的、歷史的見解，因此可以在他的學說裏面看出關於某些基本問題的化石性、抽象性、及片面性。例如，達爾文片面地處理着生存鬥爭，把這個公式普遍化了；雖然附了若干條件，甚至把這個公式移到人間社會之中了。換句話說，就是在某種程度上，達爾文是站在「社會的達爾文主義」以及與他同時代的馬爾塞斯主義的立場之上的。

「恩格斯激烈地批判了達爾文學說之馬爾塞斯主義的一面。『達爾文的生存鬥爭的全部學說——他寫道——不過是荷布斯的萬人對萬人的鬥爭的學說，關於鬥爭之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說，甚至於馬爾塞斯的人口論，從社會移植於生物界而已。完成了這步手續（這是否無條件地正確，尤其關於馬爾塞斯的學說，還是頗有疑問的）之後，把這個學說再從自然史的領域運輸入社會的領域中，是頗容易的，因此而認為上面的學說證明了社會之永久的自然法則，這是非常笨拙的。』

「馬克斯也再三地批判了馬爾塞斯主義，強調着達爾文的學說中之馬爾塞斯主義的特徵。那批判，關聯着我們對於狂妄的法西斯蒂及社會法西斯蒂之「社會的達爾文主義」，布爾喬亞的「人種論」的鬥爭，以及對於資產階級的殖民地政策及帝國主義戰爭之「科學的」生物學的「正當」的熱心的嘗試的鬥爭，是有着特殊的意義的。

「把生存鬥爭作為生物進化的主因的達爾文的理論，恩格斯曾經給與了深刻的批判。恩格斯這樣寫道：「在達爾文的時代以前，就是現在他的信奉者們，也都強調着生物界之調和的協同。例如植物界把養料和氧氣供給動物，而後者則又把糞及氮、碳酸氣供給植物。而達爾文承認了達爾文的學說的一些人，則又到處祇看到鬥爭。雙方的見解，在狹小的界限內都是正確的。但又同樣都是片面的、偏狹的。無生的自然物之相互作用，包含了調和，也包含了衝突；生物則包含了意識的以及無意識的協同，也包含了意識的以及無意識的鬥爭。所以，在自然界中，片面地祇提出鬥爭，是不可能的。把歷史的進化與糾葛的複雜的內容，想要用「生存鬥爭」這樣乾枯的單面的實語來概括一切，完全是類乎見解了。這樣做法，是比什麼都拙劣的。」

「達爾文的偉大功績，在於證明了人與動物的起源是同一的，打破了宗教上把人的起源歸於神的那種獨斷說。但是，達爾文在人的起源問題的決定中，由於布爾喬亞學者的偏狹，而不能脫出純生物學的意見的狹窄的圈子。他沒有究明具體的社會的合則性，發見勞動的功能。完成了這個的，是恩格斯。恩格斯的解說「從猿類進化到人類」過程中的勞動的功能」的偉大的意義，就在於恩格斯發見了這個具體的歷史的合則性，解決了生物學的合則性與社會的合則性推移的問題。換言之，恩格斯設定了在人類起源中之社會的與生物學的具體的統一。」

「從這個簡單的概要裏面，要把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關於進化問題的一切豐富的遺產說出來是不可能的。但是從這個概要裏面，可以斷定一件事，就是達爾文主義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中受到根本的改造，而被提高到更高的階級了。」……

馬克思與隱喻法

梅林著
羅毅南譯

在資本論第一卷再版序言的一個腳註裏，馬克思寫道：「德國庸俗經濟學的那些善于粉飾底饒舌家嘲罵我底書的文體。評判資本論的文學底缺點誰也不能比我自己更嚴厲了。但是爲了使那些鄉紳之流見識起見，我趁此機會引用一個英國底和一個俄國底書評。」那俄國批評家告訴我們說這著者「並不像……大多數德國學者……他們著書的文字是那樣乾燥晦澀，以至平常人的頭腦被牠弄得發昏了。」

馬克思底文體確是應該悉心研究的。這種研究顯然有助於理解這人及其著作。但是這課業是困難的，而且牠並不是他底後繼者目前必盡的急務之一。因爲這種研究而忽略了他底思想的實踐底意義或許是他最不願意底事情。所以，一直到現在爲止，關於他底行文措詞不過有些斷片底說明；現在，當他逝世廿五週年紀念的時候，我們也不過想要試行批評資產階級學者那樣喜歡提出來反對他底格調和表現方法的理論。從威廉·洛斯澈（Wilhelm Roscher）先生以至最年輕底大學講師，他們外一致指斥他偏愛隱喻法。馬克思愛用比擬之詞是無可辯的，但是這些反對者責難他的真意却是說：雖然他底思想或許是輝煌底，可是並不明確；糾纏在「曖昧底神祕主義」裏面，他甚至把史底唯物論也解釋得十分含混，而且應用「象喻的雜

漢語』云云。

要反對這些冗長底議論，祇消引用亞里斯多得的一句格言：天才的表徵是認識類似（*Homion theorein*）的能力。無疑的，天才的這種特徵也可以曲解為蠢材所有的一種特色。十六世紀路德底語法的清新有力和十八世紀哥德底文詞之間，在十七世紀中，有過藻飾體和馬利尼體（*Marinism*），正如霍勒（*Albrecht von Haller*）所謂：『好像伏在吹脹底氣袋上游泳似的，漂在隱喻法上的誇張底浮詞。』然而，這其實並未駭倒反而是證實了亞里斯多得底話。真的，馬利尼派並不會認識類似，而是把不倫不類底東西強勉配合攏來。認真起來反對他們不過表示反對者瞎得像鼯鼠一樣，不能辨別少女頰上的紅暈和老處女皺臉上的賣俏底胭脂而已。

在德國古典作家之中，勒辛（*Lessing*）比任何人都更多用隱喻法作為一種文藝底表現形式來闡明哲學。他說他自己（用了一個優美底隱喻）成為詩人並不是天生的而是變成的，作為隱喻法的一位大師而論，他也是變成的。在他底初期作品之中，我們不大看見他使用喻象底言詞，而且當使用的時候，有時也是不愉快的。甚至在老孔僧（*Laocoon*）裏他也還說：『純然底隱喻並不證明什麼和辨明什麼。』在同一頁的下面幾行上他又說：『但是，這是說毫無意義而祇見象喻；沒有意義的象喻使最活潑底詩人成為可厭底饒舌家。』為要補正這些話的單面性，勒辛用了下述底隱喻：在完滿底表現中，思想和喻象互相聯屬好像夫婦似的。

勒辛從兩方面說明這問題。一方面他說：『倘若不濫用太牽強底隱喻，那麼一個作家怎麼

會成爲浮誇的呢？但是他又從另一方面說：「當我引動我底讀者底想像的時候，我也正在試行引動他底推理。我以爲把理論裝飾在象喻裏面，用比仿來表明不爲理感則爲形覺的一切相屬底觀念，這不但有用而且也是主要的。不知道或不理解這一點的人必須慨然放棄變爲一個作家的意願，因爲已經變爲好作家的那些人都不過是沿着這道路前進而得到成功的。」在反哥色（*Anti-Goesse*）裏，勒辛底異常豐盛的輝煌底隱喻引起了那漢堡收師哥色底責罵正不下于馬克思引起洛斯澈之流底責罵那樣傷心。

和勒辛比起來，哥德是天生底而不是變成底「隱喻製造者」（用他自己底名詞。）大家都知道在一首詩裏他說他是非用隱喻不可的，因爲離開牠他就不能說明他自己；而且他曾經寫信給斯蒂因（*Von Stein*）夫人說：「在隱喻法上我和桑科·判扎（*Sancho Panza*）及其諺語賽跑。」這一隱喻便是哥德底隱喻的特徵：諺語是羣衆思想，吟詠和寓言的隱喻法的集粹。因此路德喜歡借用民間底鄉談土白，以使他底文字精警和鮮活。再我們底古典哲學的頭領黑格爾（正和哥德是我們底古典文學的頭領）是一個偉大底「隱喻製造者。」在這一方面他底作品比之康德有了顯著底進步，後者對於德國教授派文體的乾枯得像塵灰似的學究氣是要負大部份責任的——而在這控斥中最要指出的是康德原來能夠寫得明朗的，當他選擇這樣寫法的時候。說黑格爾底文體是繁重底，晦澀底，思緒紛旋底典型，這是粗魯底過甚之詞。如他底傳記作者洛森克朗茲（*Rosenkranz*）所說，黑格爾底作品中飽和着德國言語的一切因素，

從中古底神秘主義以至開明時期的語彙；而且他底作品總是潑辣有力底隱喻底的。

以這一點而論，和在其他方面一樣，馬克思是黑格爾底學徒中的最有才能底人。他也是天生底「隱喻製造者」；在他底博士論文中，象喻好像出自不竭之泉似的源源而來。這整篇論文——討論德謨克利圖斯底自然哲學與伊壁鳩魯底自然哲學之間的差異——就是一個綿長底隱喻，表示伊壁鳩魯底自然哲學怎樣在那天體說上顯示最大成功，而終於由此全部傾覆。在馬克思底青年時代一般也有這印像。他說：「宗教對於我們是個幻覺底太陽，人覺得牠似乎是環繞着他的，以至他認定他自己是他自己底活動的中心。」他又說：「同一底心在哲學家腦中就造成哲學系統，用工人底手就造成鐵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隱喻的使用是特別流暢的。在這書的序言裏他可以說是已經用「象喻的雜湊品」把史底唯物論的方法作了一個概略底說明；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中他又把批判的內容綜合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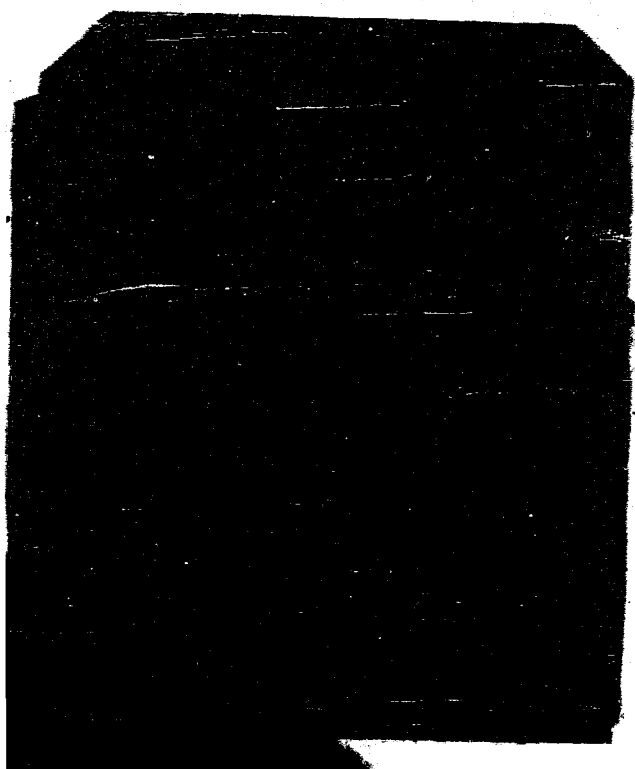
在這一章裏我覺得馬克思達到了他底文體底優美的最高度（單以藝文技巧的外觀而論）。在這裏我們能夠把握住他底象喻的最清楚最確切底性質；在這裏我們發現了資產階級教授們往往敵視馬克思底隱喻法的真理由。讓我引用這一章的第四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初看，商品似乎是一件容易明白底平凡事物。但是一分析就知道牠真是很奇怪底東西，充滿了玄學底煩瑣性和神學底荒唐性。以牠是一種使用價值而論，那是毫不足奇的……當我們把木頭造成桌子的時候，木頭的形式改變了；不過，桌子還是木頭，一件可以感覺底平常東西。但是牠一旦成爲商品，牠就已變爲雖然可以感覺却也是超越感覺的東西了。牠不但用牠底

腳站在地上；而且，對於其他一切商品，牠用牠底頭倒豎蜻蜓，並且在牠底木腦子裏面牠發展着更比牠想要隨意跳舞起來還要離奇的念頭。」伶俐底商人不是都在探究那產生那麼多玄想和神祕的木腦子而毫不措意造成這平常桌子的可感覺底質料麼？

在馬克思底作品中，一個隱喻絕不是爲牠自身底緣故而引用來作裝飾品的。也並不像勒辛似的，不過用牠來幫助理解更容易更充分，或增強想像和推理。馬克思底隱喻根本是把兩件相同底事物一舉而融會貫通起來；牠是完滿底表現法的理想的實現，如勒辛所說，思想與象喻互相聯屬好像夫婦似的。隱喻如馬克思所使用，是思想的可感覺底母體，前者從這母體接受了生命的精氣。

我們底資產階級底教授們不懂得這個，而且倘若我們以爲他們不懂是因爲他們懷着惡意，那我們就想錯了。他們不能懂，確也不應該懂。倘若革命底辯證法的道地底隱喻活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大學講座上，這社會就會發生怎樣的事體呀？這就可以說明爲什麼那些憂時愛國之士那樣油嘴滑舌地談論「曖昧底神祕主義」和「象喻的雜湊品」了。馬克思使用隱喻，達到最優越底程度，是天才的祕奧之一，對於這一類批評家們當然永遠是難解之謎。

他們把牠放在和他們底「概念底分析」對立的地位；這種分析是玄學觀念的永遠不完底影子跳舞，單調地滑行在資本主義底監獄的牆壁上；他們滿懷着驕傲，以爲並不需要「曖昧底神祕主義」和「象喻的雜湊品」來證明這些影子的互相擁抱絕不會生育活底小兒。在這毫無實際的境界裏，隱喻也已喪失了牠底權利了！



卡爾·馬克斯

著者 恩格斯等

譯者 何封等

出版者 讀書出版社

發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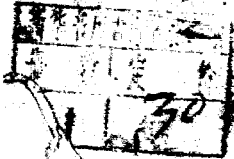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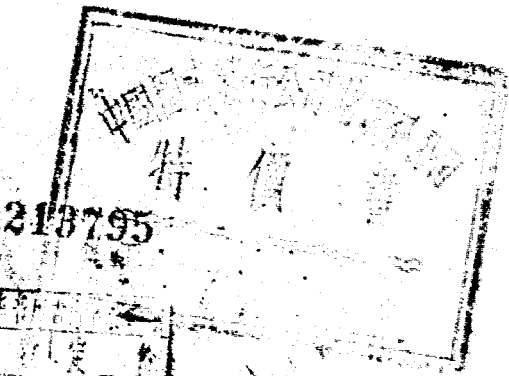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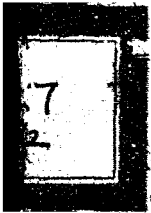
東北現名光華書店
新中國書局
北平·天津·石家莊
瀋陽·濟南·開封
徐州·鄭州

一九四〇年八月滬初版
一九四九年四月長春四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No 74 0301—10 000.

al Chik.



展着